东方艳情小说珍本

思無邪外編【壹】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思無邪滙寶　外編(一)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遊仙窟]　／唐・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　作

[趙飛燕外傳]　／舊題「江東都尉伶玄撰」

[趙飛燕別傳]　／宋・譙川秦醇子　復撰

[武曌傳]　／明・晉陵紫薇垣散人葉子穀氏　纂

[控鶴監秘記]　／舊題「張垍纂」

[大東閨語]　／日本・平安金羅麻子強　著

⊙繪圖本・排印本

[三山秘紀]　／日本・平安金羅麻子強　著

[春巒拆甲]　/日本・茅渤活活庵主人撒潑　著

[滿娛樂散雲史・枕藏史]

／日本・足立敬亭枕史氏　戲譯

[花影隔簾錄]　／錢塘韓景致瑜樓等撰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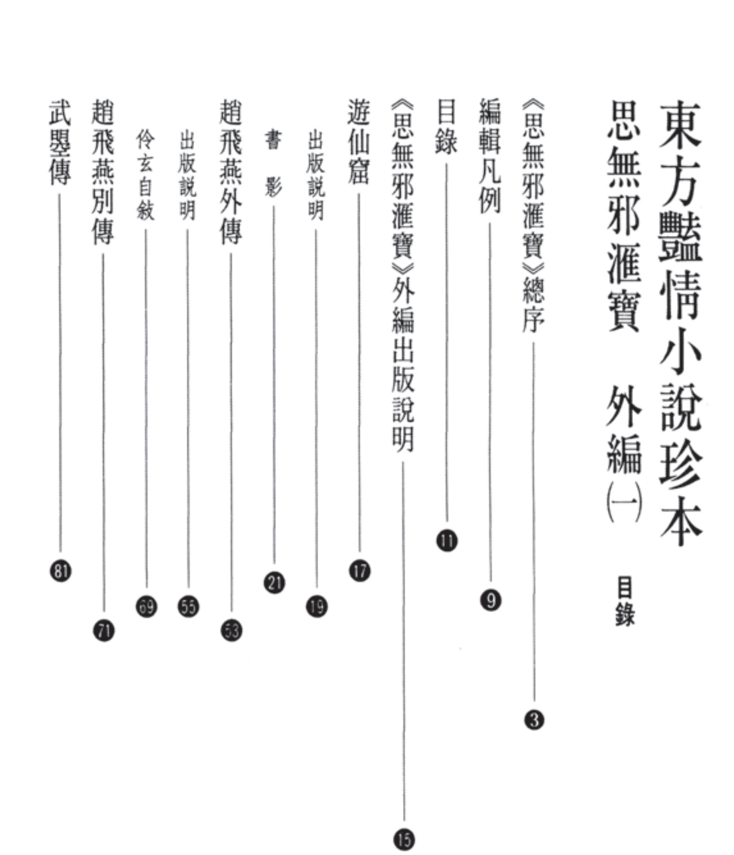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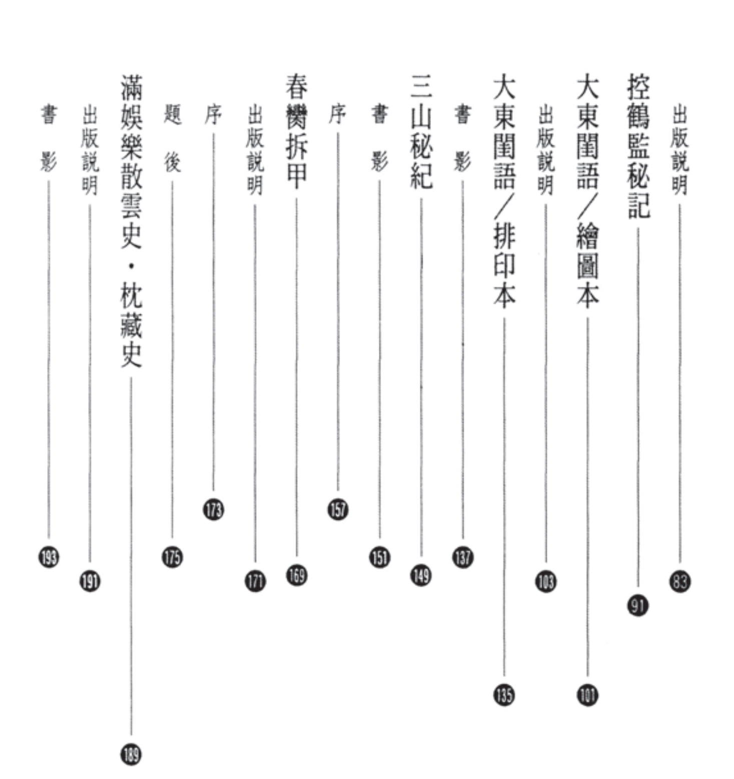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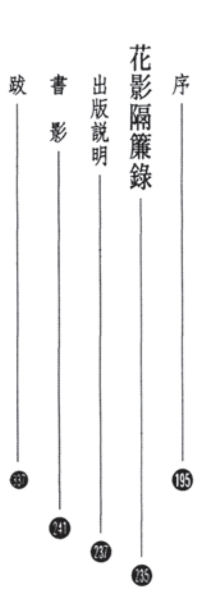
思無邪滙寶　外編㈠

目錄

目錄



目錄



《思無邪滙寶》外編出版說明

本外編收集下列兩方面作品：

㈠對《思無邪滙寶》某部或某幾部書有直接影響的前代小說。

㈡明清兩代以外的艷情漢文小說，包括中國域外漢文艷情小說。

加上外編，就使得《思無邪滙寶》不只是明清艷情小說總滙，亦是中國清代以前的艷情小說總滙，且又包括現已發現的數種日本漢文艷情小說。這裡所指的艷情小說，是指以性描寫爲中心或中心之一的小說。收在外編的作品，只選擇我們認爲可靠的版本爲底本，參校其他本子，但不加校勘記。其他體例，與《思無邪滙寶》其他各冊相同。外編除《春燈拆甲》及《花影隔簾錄》外，都是較簡短的故事，故出版說明中不附故事梗概。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遊仙窟」

唐・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　作

《遊仙窟》出版說明

《遊仙窟》爲我國現存第一部艷情小說，於後世小說影響亦大，故收入本叢書爲附錄。此書乃唐・張鷟（約六五八—七三〇）作。張鷟字文成，自號浮休子，深州陸澤人。其事跡見《唐書・張薦傳》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彼之著作《朝野僉載》中亦頗存其生平資料。文成以文章名世，史載其「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文成凡七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正諫大夫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時號青銅錢學士」。又謂「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云云。據日本資料可考知，《遊仙窟》於文成生前，即已流入日本，千餘年來，盛行不衰。文成累官至司門員外郎，死贈國子司業。卒年七十三歲。

文成著述甚夥，然多散佚，其流傳至今日者，除《遊仙窟》外，又有《龍筋鳳髓判》四卷及《朝野僉載》六卷，皆殘缺。《遊仙窟》中國久佚，亦未見著錄，至上世紀末，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方錄入《日本訪書記》中。二〇年代起，才出現陳乃乾編《古佚小說叢刊》本（一九二八）、川島校點本（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九，有魯迅序及豈明〈夜讀抄〉）、汪辟疆編《唐人小說》（一九二九）等中國刊本。此書日本有醍醐寺、昌平學、容安書院及尾張眞福寺等處所藏古抄本，皆曾影印；刊本甚多。今以日本慶安五年中野太良左衛門刊本爲底本，參校江戶初期無牌記刊本日本古抄本及中國刊本。

據《遊仙窟》題銜，知文成作此篇於襄樂縣尉任內。篇中自述，謂「奉敕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差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李劍國據此考知「文成爲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蓋在儀鳳四年（六七九）」，又謂「唐述窟土人傳爲鬼神之窟，文成使河源經此，觀其險幽，聞其神異，遂有《遊仙窟》之作。其時當在至河源之初，署寧州襄樂縣尉乃用其本官，記室則臨時辟署之職」（見《唐五代志怪傳奇序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上冊，頁一三六）。如此，則此書爲張文成二十餘歲時所作。

《遊仙窟》以駢文寫故事，乃承繼宋玉《高唐賦》、曹植《洛神賦》和張敏《神女賦》傳統而來；篇中多用詩歌對答，風格近民歌，此書可能仿當代講唱文學寫出。以駢體文和詩讚相結合寫故事爲此文之特色，與敦煌變文，特別是其中故事賦如《燕子賦》、《韓朋賦》、《下女夫詞》等相似。以韻文寫小說，文成開其端，晚唐小說《傳奇・封陟》等亦爲賦體。至清陳球《燕山外史》又有發展，餘波及於晚清小說如《玉梨魂》等。小說中挾雜詩，唐人小說亦多用之，流風及於後代小說，尤以元明間文言小說爲甚。宋元以來之講唱文學就形式而言，與本書相類。本叢書第二十四冊所收之《春夢瑣言》明顯受此書之影響，可供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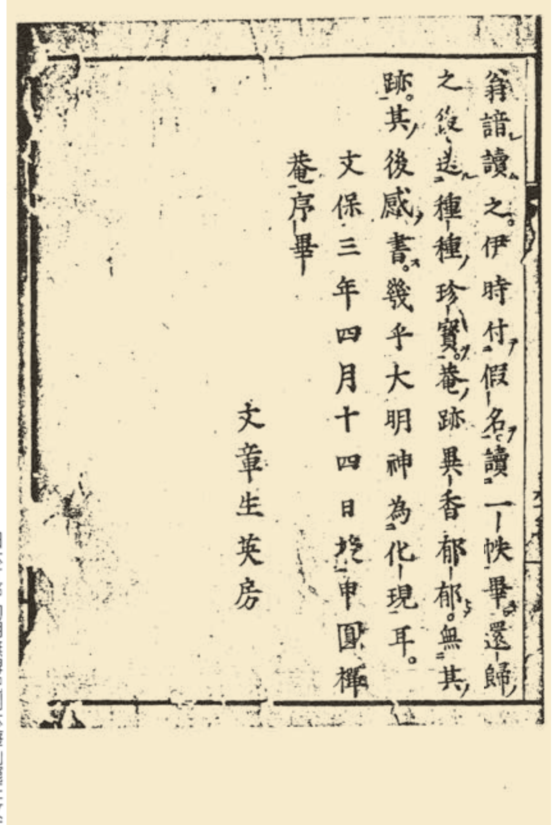
遊仙窟

寧州屬関内道在京西北三百里也襄樂縣尉張

文成作

若夫積石山者。山海經曰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一説云在繼州北龍門縣從黄河上去洛四百餘里在乎金城西南漢書曰金城郡在京師之西一説云山名在積石山東北也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龍門尚書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龍門山在河之西

日本江戸初期無牌記刊本遊仙窟正文首頁


翁語讀之伊時付假名讀一帙畢還歸之後送種種珍寶菴跡異香郁郁無其跡其後感書幾乎大明神為化現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於申園禪菴序畢

文章生英房

日本江戶初期無刊記刊本遊仙窟上文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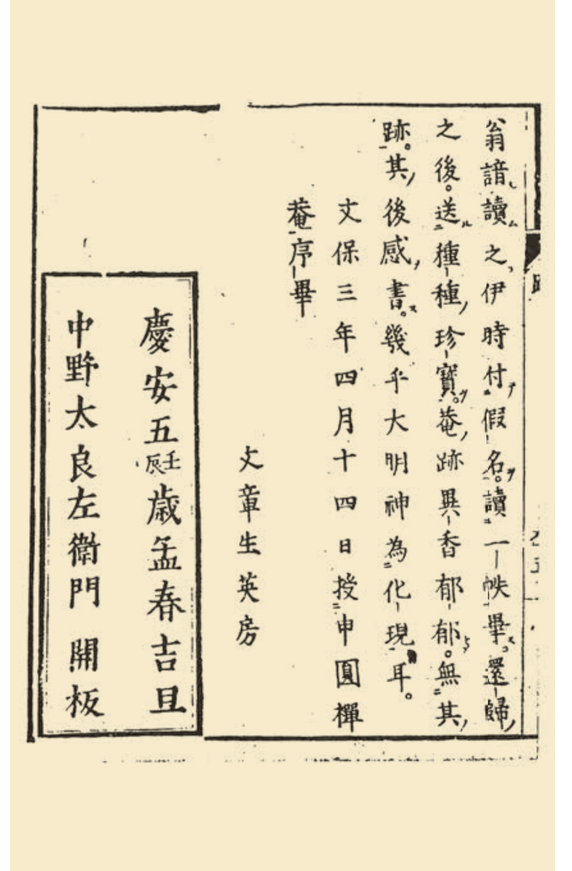
遊仙窟

寧州（屬關内道。在去京三百里。西北也。）襄樂縣尉張

文成作

若夫積石山者。（山海經曰。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一説云。在繼州北龍門縣。從黄河上去洛四百餘里。）在乎金城西南。（漢書曰。金城郡在京師之西。一説云。山名。在積石山東北也。）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尚書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

日本慶安五年中野太良左衛門刊本遊仙窟正文首頁


翁謂讀之伊時付假名讀一帙畢還歸之後送種種珍寶菴跡異香郁郁無其跡其後感書幾千大明神為化現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投申圓禪菴序畢

文章生英房

慶安五壬辰歳孟春吉旦

中野太良左衛門開板

日本慶安五年 中野太良左衛門刊本遊仙窟正文末頁

遊仙窟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 作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即此山是也。僕從汧隴。奉使河源。嗟命運之迍邅。歎鄉關之眇邈。張騫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踪。二千年之坂隥。深谷帶地。鑿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崗巒之勢。煙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跡罕及。鳥路纔通。每有香菓瓊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華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祗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

投娘子。片時停歇。賜惠交情。幸垂聽許。女子答曰。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疏。只恐不堪。終無吝惜。余答曰。下官是客。觸事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問曰。此誰家舍也。女子答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身。談之不能備盡。須臾之間。忽聞內裡調箏之聲。僕因詠曰。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纖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人更別求天。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十娘半面。余即詠曰。斂笑偷殘靨。含羞露半脣。一眉猶叵

耐。雙眼定傷人。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於時夜久更深。沈吟不睡。彷徨徙倚。無便披陳。彼誠旣有來意。此間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以贈書曰。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巹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熟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擎韡履。忿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閒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

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刃。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故相逢。却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書達之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眞成欲逼人。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今朝忽見渠姿首。不覺慇懃着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剩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沈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眼。朝朝無便投膠漆。園裡華開不避人。闈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心更覓新。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着人。祇可倡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攬之。忽然空手。心中悵怏。復何可論。余因乃詠曰。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眞。誠知腸欲斷。窮鬼故

調人。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即欲燒却。余即詠曰。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憐。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裡拈衣。袨服靚粧。當階正履。余又爲詩曰。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敧。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艷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裡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賺眲眼子長長馨。巧兒舊來鐫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看未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帔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裡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踊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翳疑織女留星去。眉似姮娥送月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嫈嫇返却迴。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入。然後逶迤迴面。婭姹向前。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向見稱揚。謂言虛假。

誰知對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十娘曰。向見詩篇。謂非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十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既成大禮。隨父住於河西。蜀生狡猾。屢侵邊境。兒及夫主。棄筆從戎。身死寇場。煢魂莫返。兒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兒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蘙弊。不知上客從何而至。僕斂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衣纓。長戟高門。因循禮樂。下官堂構不紹。家業淪胥。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沈跡下寮。非隱非遁。逍遙鵬鷃之間。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十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下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

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勑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充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寧處。十娘曰。少府不因行使。豈肯相顧。下官答曰。比不相知。闕爲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十娘遂回頭喚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下官逡巡而謝曰。遠客卑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昇堂。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爲禮貺。深覺面慚。兒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未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昇堂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於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光之且敞。梅梁桂棟。疑飲澗之長虹。反宇雕甍。若排天之矯鳳。水精浮柱。的皪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廊四注。爭施玳瑁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瑠璃之瓦。白銀爲壁。照曜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鴈齒。入穹崇之室宇。步步心驚。見儻閬之門庭。看看眼磣。遂引少府升階。下官答曰。客主之間。豈無先後。十娘曰。男女之禮。自有尊卑。下官

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少府遣通。亦是周匝。則遣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少府語話。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暐曄。裙前麝散。髻後龍盤。珠繩絡翠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鬬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嚬。眞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迴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錦袖麒麟兒。刺繡裙腰鸚鵡子。觸處盡開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絕娃媱。傍人一一丹羅襪。侍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屆此。不及傷神。下官答曰。僶俛王事。豈敢辭勞。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眞成好客來。下官曰。昨夜眼皮瞤。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鬚席。銀繡緣邊氈。八尺象

牙床。緋綾帖薦褥。車渠等寶。俱映優曇之花。瑪瑙眞珠。並貫頗梨之線。文柏榻子。俱寫豹頭。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亮。分張北戶之間。杯盞交橫。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曰。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五嫂爲人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須身當。五嫂笑曰。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即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擎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釵銅鐶。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癭蝎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觴則兕觥犀角。尪尪然置於座中。杓則鵝項鴨頭。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小婢細辛酌酒。並不肯先提。五嫂曰。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徑須把取。十娘則斜眼佯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頻頻相弄。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

五嫂曰。胡爲不盡。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顚沛。五嫂罵曰。何由叵耐。女婿是婦家狗。打殺無文。終須傾使盡。莫漫造衆諸。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山濤之妻。鑿壁知阮籍爲賢人。誠如所言。不敢望德。十娘曰。遣綠竹取琵琶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僕乃詠曰。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聲。十娘應聲即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嬌從何處來。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覩十娘面。如今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妤扶輪。曹大家閣筆。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妙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

恰有金聲。十娘曰。兒近來患嗽。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劇。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當作酒章。五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十娘即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五嫂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及見復關。載笑載言。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曒日。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良由得伴乍心虛。十娘曰。五嫂詠箏。兒詠尺八。眼多本自令渠愛。口少元來每被侵。無

事風聲徹他耳。教人氣滿自填心。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鯔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鴈醢荇葅。鶉臛桂糝。熊掌兔髀。雉臎豺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浪與少府作消息。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瞜。手子膃腯。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個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曰。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腳。然後勒前腰。十

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腳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語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十娘佯作色嗔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脉朝來頓引。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十娘答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個動君心。下官謂。爲性貪多。欲兩華俱採。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蕚。遊蜂入紫房。人今總摘取。各着一邊廂。五嫂曰。張郎太貪生。一箭射兩垛。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覓兩都盧失。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兔入狗突裡。知復欲何如。下官即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伸口。

打兎得麞。非意所望。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處。談道兒一錢不直。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淸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忝預人流。寧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少時。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雞膱雉臛。鱉醢鶉羹。椹下肥肫。荷間細鯉。鵝子鴨卵。照曜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綸於玉疊。熊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鱠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㮕棗石榴。河東紫鹽。嶺南丹橘。燉煌八子柰。青門五色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雞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下官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暫緣公使。邂逅相遇。玉饌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幸願張郎。

莫爲形跡。下官答曰。既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時復偷看十娘。十娘曰。少府莫看兒。五嫂曰。還相弄。下官詠曰。忽然心裡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即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着可憐心。於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機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即分梨。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捺。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十娘詠鞘曰。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即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亦復太能。下官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却。

五嫂曰。何爲即休。下官詠曰。向來知道徑。生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碁。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劇戲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既得速罷即須遲。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嚬眉。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即今形勢冷。誰肯重相磨。下官詠曰。若冷頭面在。生平不熨空。即今雖冷惡。人自覓殘銅。衆人皆笑。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篳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叨咷。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即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蠶賊容儀。

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宛轉。野鵠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盻。異種婄姑。緩步急行。窮奇造鑿。羅衣熠燿。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愧其迴雪。光前艷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霹靂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作舞。桂心咥咥然低頭而笑。十娘問曰。笑何事。桂心曰。笑兒等能作音聲。十娘曰。何處有能。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鳳凰來儀。一時大笑。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著詞曰。從來巡繞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處㛹妍。今宵若其不得。剩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謝曰。

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情乖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生柳葉。十娘應聲曰。少府頭中有水。那不生蓮華。下官笑曰。十娘機警。異同着便。十娘答曰。得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於時硯在床頭。下官因詠筆硯曰。摧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由水太多。十娘忽見鴨頭鐺子。因詠曰。嘴長非爲嘲。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於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廻。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十娘詠曰。雙燕子。可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酒巡到十娘。下官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十娘詠盞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伸頭。從君中道歇。到底即須休。下官翕然而起謝曰。十

娘詞句。事盡入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五嫂曰。張郎新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適懷抱。其時園內。雜菓萬株。含青吐綠。叢花四照。散紫翻紅。激石鳴泉。疏巖鑿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蓊茸。清冷飂飅。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渭南之千畝。花含花開。笑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余乃詠花曰。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暫折。擎就掌中看。十娘詠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即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下官即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意言不勝再。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兩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即是桃花源。十娘詠曰。梅蹊命道士。桃澗佇神仙。舊魚成大劍。新龜類小錢。水湄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露淨山光出。池

鮮樹影沈。落花時泛酒。歌鳥惑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裡。翻入客懷中。五嫂即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於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盧少物華。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弦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五嫂曰。張郎射長垛如何。僕答曰。且得不闕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繞遮齊。衆人稱好。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得挽則低頭。聞君把提快。再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幹

全不到。擡頭則大過。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於時。日落西淵。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既曛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置。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盃酒。房中小小。何暇怱怱。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鄣五三張。兩頭安綵幔。四角垂香囊。檳榔豆蔻子。蘇合綠沈香。織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裡。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履。帳口銀虺裝。床頭玉獅子。十重蛩駈氈。八疊鴛鴦被。數個袍袴。異種妖嬈。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裏小擷臂。綠袂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投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能裝束。斂笑正金釵。含嬌累繡褥。梁家妄稱梳髮緩。京兆何曾畫眉曲。十娘因在後。沈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僕問曰。且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十娘何處漫行來。十娘回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人

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於時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把手子。寸斬亦甘心。十娘斂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輒相瞋。徑須剛捉着。遮莫造精神。余時把着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故邀人。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裡顛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但若得口子。餘事不承望。十娘嗔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頰疑鑽破。五嫂詠曰。自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佯作不禁他。十娘曰。昔日曾經自弄他。今朝并悉從人弄。下官起。諮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即道。請五嫂處

分。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個物。不道自應知。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即今輸口子。餘事可平章。下官斂手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慇懃死罪。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曾聞。線因針而達。不因針而纏。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以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蠟燭兩邊明。十娘即喚桂心。並呼芍藥。與少府脫鞾履。疊袍衣。閣幞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帔。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花容滿目。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褌。交脚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枕頭。拍搦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吃一意快。一勒一傷心。鼻裡痠痺。心中結繚。少時眼花耳熱。脈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

媚狂雞。三更唱曉。遂則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裡向渠邊。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欷。不能仰視。五嫂曰。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五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獨鶴慘離絃。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鳧忽異林。慇懃惜玉

體。勿使外人侵。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卞和山未斵。羊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十娘應聲詠曰。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下官瞿然。破愁成笑。遂喚奴曲琴。取相思枕留與十娘。以爲記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家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渠頭。十娘報以雙履。報詩曰。雙鳧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並贈詩曰。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鵲。池邊獨舞鸞。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看。十娘又贈手中扇。詠曰。合歡遊璧水。同心侍華闕。颯颯似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因報詩曰。兒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

掛渠冠。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羅巾。皆自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慇懃爲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迴。下官拭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尙解傷離。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十娘報詩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十娘詠曰。天匡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翅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手子而別。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沈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行到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煢煢而靡託。既悵恨於嗁猨。又悽傷於別鵠。飲氣呑聲。天道人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來

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衣寬。朝朝帶緩。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端坐橫琴。涕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嚬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余心。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趙飛燕外傳〕

舊題「江東都尉伶玄撰」

《趙飛燕外傳》、《趙飛燕別傳》出版說明

《趙飛燕外傳》及《趙飛燕別傳》皆述漢成帝后趙飛燕（前三四—前二）故事，爲本叢書第三冊《昭陽趣史》之重要資料來源；對中國其他艷情小說影響亦深。故收入本冊中供參考。

《趙飛燕外傳》舊題「漢・江東都尉伶玄撰」，末有〈伶玄自述〉，謂「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眞朴，無所矜式。……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爲述飛燕姊弟故事，子于因撰此傳云云。末又收〈桓譚云〉一節及晉荀勖校此書之奏，以證成伶玄作書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趙后別傳》，其文纖靡，不類西漢人語」，桓譚語及荀勖奏亦情理與文體不合，指爲後人依托。又謂書中「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漢爲火德者，蓋其誤也云云。……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預有滅火之說？其爲後人依託，即此兩語，亦可以見。」李商隱〈可歎〉詩有「梁家宅裡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之句，後七字出典自此篇，可知此篇爲唐人所熟知，而其文體頗似六朝，故疑爲南朝人之作品。薛洪勣指出：「徐陵〈雜詩〉『宮中本造鴛鴦殿，爲誰新起鳳凰樓』，《王臺新詠・序》『陪游馺娑，騁纖腰於淸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這裡用飛燕事，而鴛鴦殿一名，只見《外傳》。梁簡文帝〈和湘東五名士悅傾城〉『敎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游淇水上，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持畏風』。這裡明指漢成宮，淇水句是說作風放蕩，而畏風持履的細節描寫也只見

於《外傳》。時間再向前，有鮑照的〈擬白頭吟〉『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這『嗟稱』就是艷羨之情溢於言表，我們只在《外傳》中才多次見到這樣的描寫。……徐陵是梁陳間人，簡文帝生於梁卒於梁，鮑照則是緊接東晉後的劉宋人。」因此薛洪勣說：「我認為《外傳》可能寫於東晉，至少是兩晉南北朝的作品」（〈試論《飛燕外傳》的產生時代及其特出成就〉，載《學術研究叢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頁一〇三－一〇八）。按上舉各例中，簡文帝詩採用《外傳》情節最為明顯，而鮑照詩則仍不能確定所寫為飛燕合德事，故仍將《外傳》定為六朝之作品較可靠。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謂：「《飛燕》，傳奇之首也。」此書實為唐人小說之先導者，亦為中國艷情小說之先導者，其於艷情小說，影響甚深。如《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九回西門慶醉臥，潘金蓮進春藥過量，致西門慶精瀉而死一節，明顯的受到《外傳》趙昭儀夜進慎卹膠七丸（《別傳》作進大丹十粒）致成帝「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的痕跡。《昭陽趣史》（本叢書第三冊）及《濃情快史》（本叢書第二十一冊），皆採錄此篇情節及文字。秦醇之《趙飛燕別傳》，亦受本篇之影響之成者。大致後世提及飛燕、合德事者，罕有不及此篇者。

此篇版本甚多，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為善本，今以為底本，並參校《古今逸史》、《漢魏叢書》及《說郛》等書。

《趙飛燕別傳》見北宋劉斧所編撰之《青瑣高議》，今本置於〈前集・卷之七〉，篇名下注明「別傳敍飛燕本末」，下署「譙川秦醇子復撰」，前有小敍，自謂得之同里李生「牆角破篋中，

……雖編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云云。一般以爲宋人著作。此篇部分文字襲自《外傳》，而重點在寫飛燕爲自固久遠計，既通少年，不孕；又詐有孕派人購民間子，又不得入宮。有宮人生子，合德又恃寵當成帝面，令人將嬰兒擲殺；及後宮人有孕者子輒被殺。後合德以進丹藥過量令成帝精瀉死，被迫自殺，又受天罰化爲巨黿，居北海受千年寒水之苦。此篇情節文字，亦引入《昭陽趣史》、《濃情快史》及其他涉及飛燕、合德姊弟之故事中，影響亦大。

此篇版本亦多，《說郛》等題作「趙后遺事」。魯迅《唐宋傳奇錄》亦收此篇，今以《青瑣高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爲底本，校以《唐宋傳奇錄》。

趙飛燕外傳

漢江東都尉伶玄　撰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姐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姐弟事陽阿主家爲

舍直。常竊傚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貲。服疏苦財。且顧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其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於計反)爲丞光司帟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藉。嫕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

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閒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眞得仙者。上立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

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絝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嬺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母)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宮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羊花滌之。終不能驗。眞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

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屛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沈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沈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

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釭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裡。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於何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

爲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鬥鴨水池上。苦獺囓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眞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汚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維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壎(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嫕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鶵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

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早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尙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昚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

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歛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嘔)血而死。

伶玄自敘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尙眞朴(樸)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嬺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睞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認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

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收錄。

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縢添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

尙書臣勗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勗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合爲一篇。其趙后樊嫕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趙飛燕別傳】

宋・譙川秦醇子　復撰

趙飛燕別傳

譙川秦醇子　復撰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牆角破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脱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持花枝。顫顫然。他人莫可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寵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清滑。二人皆稱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稀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以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一人亂。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見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

飲。帝或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宗。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遇。渥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仲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臂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塡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入身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見后。具述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餒無聊賴。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

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姊尙誰援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金錢。特令不言。帝自屛罅覘。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之。見昭儀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帝。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浴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后。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

服。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后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覩嗟歎。昭儀知帝欲留。先辭去。帝逼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嘉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

先。姙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

來上。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

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姙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已。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欲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今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厚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纔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可泄。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今再求子。盛之器中。穴其器。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

復擕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擕入宮。後宮守門吏嚴密因向有璧衣中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姙。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宮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頗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即下丹水中。水即沸。又

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帝一夕在太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或仆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湧泉。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縊。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故爾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氏王獵於海上。見巨黿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顒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氏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武曌傳〕

明・晉陵紫薇垣散人葉子穀氏　纂

〈武曌傳〉、〈控鶴監秘記〉出版說明

〈武曌傳〉爲《如意君傳》（見本叢書第二十四冊）之刪節本，見葉子嶔編之《醒睡編》卷九中，或爲葉氏據《如意君傳》節錄者。《醒睡編》現存書林四知館刊本，前有葉氏所撰〈雜纂醒睡編序〉，署「萬曆丁亥（一五八七）冬季清狂散人二庵葉如璧子嶔氏書於萬花深谷中」。美國國會圖書館及日本內閣文庫均有此書明刊本。〈武曌傳〉可校《如意君傳》，並提供明人刪削小說之樣本，頗有參考價値，故收入此附錄中。

〈控鶴監秘記〉二則，述武則天時事，見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子不語》中。據袁枚按語，謂爲「唐人張垍所纂」，彼得之張冠伯家；然唐人文字傳至清代而絕未見記載，故一般以爲實爲袁枚之假托。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起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知縣。後辭官不仕，築室於江寧小倉山隋氏廢園，改名隨園，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袁枚爲乾嘉著名文學家，爲當時文壇領袖。作品達三十六種，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及文言小說集《子不語》等。

《子不語》三十四卷，據袁枚自序，「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爲《新齊諧》。」然此書仍以《子不語》名世。此書故事，乃袁枚得自親朋好友之口述，或採

自邸報、公告及其他書籍者。〈控鶴監秘記〉見於此書之第?卷中，坊間刊印之《子不語》，一般都將此條刪去。或有據張林西《瑣事聞錄·不入詩話》所記「袁某好相人陰」之說，而以〈控鶴監秘記〉兩則皆有描述男陰之語，因證成此兩則爲袁枚所作，亦可供參考。今以乾隆五十三年隨園刻本爲底本排印。

武曌傳

唐初載二年。武后淫慾愈熾。內幸僧懷義。張易之。張昌宗。每與交接之際。往往陽物中衰。后情不愜。宦者牛晉卿進曰。陛下何不樂也。莫非以易之輩未稱聖意與。臣聞洛陽有美少年薛敖曹者。肉具雄偉。身如剝兔。頭如蝸牛。挂斗粟而不垂。非流輩所能及也。后喜甚。即日手詔遣晉卿傅訪之。晉卿一見敖曹。督促上道。見后於迎暉閣。賜坐。隨令侍嬪引敖曹於瑩玉室。更衣沐浴。敖曹肉具昂然半露。宮嬪掩口笑曰。上上得人矣。乃迎至華清閣。設衾褥。呼敖曹。並坐貼體。隨以薔薇水自澡其陰。令曹盡去裳衣。睥睨少頃。見肉具纍然偉長。曰。卿莫作逗遛態。徒爲忍人也。后乃自解衣裩。令曹詳見其陰。顱肉豐肥。光潔無毛。引曹手捫摸之。不覺肉具挺掘。后思昏蕩。乃用偃月墩籍其腰。而仰臥之。敖即捧后雙足置之腰間。取肉具當陰口。初甚艱澀不能進。后曰。徐徐爲之。曹欲

急進。后蹙眉瞑目。憎愛交作。半推半就。僅沒龜稜。既而淫水浸出。稍覺寬落。又進少許。后一時不能當。急以手牽裩帶纏其中之半。謂敖曹曰。肉具殊堅大。宜少緩往來。無何。后目慢常(掌)熱。頰赤氣促。不覺以手攀曹腰。輕聲顫語。星眸困倦。香汗津津。四肢鄲然於墩褥之上矣。敖曹欲拽出肉具。后急抱曰。眞我兒也。無敗我興。又淺抽深入者數十回。淫水汪汪浹於裩帶。后撫曹背曰。卿甚如意也。因呼曰。如意君。何相見之晩也。乃以身仰承敖曹。交接良久。恣其淫謔。問曰。倦乎。曹曰。未知足。焉知倦。后笑曰。飢餓士也。何無厭足如是。曹曰。有心請客。何畏大腹人耶。后情益悅。縱身任其抽送。扳搖甚急。抱定曹敖作嬌聲曰。如意爲人毒害。令我快活死也。敖曹情興方發。乃密解裩帶兩匝而進之。后覺陰中送急。知言是欺。乃曰。卿甚忠上也。曹曰。觀過斯知仁矣。又進二寸。后不能禁。任其抽拽。后知其將洩。怡然感之。以身貼定者。移時而起。自此與

曹坐則疊股。寢則連肩。情愛萬狀。一日。與曹宴樂於梠香亭。謂曹曰。我雖與君久相交狎。未嘗盡入肉具。令(今)日試爲之。以暢其美。乃仰臥高枕。以疊<肉>藉其腰。曹執肉具投陰口。不令深入。后情動不能遏。急欲送進。淫津流溢。若蛙之吐涎。曹曰。深入妙乎。后瞑目嘻笑。復進二寸許。后柔聲氣促。乃架兩足於敖曹背上。拔拽數十番。曹戲謂曰。陰中可熱癢否。后曰。美不可言。且問所餘幾何。曹曰。二寸餘。后曰。此去尤巨。當漸入佳境。不可暴入。曹曰。到此地位。勢不容已。直至其根。后情甚快。乃以體着敖曹。舉股搖蕩者百餘度。低語曹曰。且勿動。我飄然莫知所之矣。有頃。后兩足紓緩。頓令息微。神思昏憒。敖曹驚佈(怖)即抽出肉具。扶后起坐。久而方甦。后瞪目觀敖曹曰。此後更不宜如此粗率。若不少息。我因而長逝。汝則奈何。曹曰。陛下不耐事。幾破臣膽。使不得畢佳興也。一日。后折海棠一枝。笑挿鬢傍。酥胸半露。體息香妍。乃倚於翠微屏。

斜睨敖曹。敖曹情思躍然而起。即以手撫一肩。兩臉相偎。后吐舌親敖曹。敖曹即抱后腰。倚屏立而淫之。已而攜手後苑。見綠楊深處。雙禽相狎。后情復發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即命左右具墩褥。各去衣裳。后曰。今當效禽鳥之樂。乃伏於裀褥之上。敖曹以肉具從後而入。后復反首親敖曹。其歡樂之情。誠難以言語形容者。是歲六月晚涼。后臥清風閣。時月色朗然。見后姿體瑩玉。光彩掩映。情興難遏。肉具掘起。戲將后兩股撥開。徐以肉具插入陰中。后星眸乍轉。已被抽拽數次矣。夢魂中不覺手抱曹背笑曰。不俟君命。深入禁闈。女當何罪。對曰。突入鴻門。無非盡忠。后大喜。縱身恣其抽送者數百。后訕笑曰。雖淫娼賤婦。不是過矣。曹與后淫狎過甚。無復君臣之禮。每置后於懷。飲酒自飲其半。以半使后飲之。后亦欣然承受。遇晚輒令小嬪。執燭傍侍。使曹仰臥。后在上自爲抽拔。俛首看其往來之妙。情思飛越。至四鼓。凡五濕巾帕。曹恐后力

乏。轉后在下。直送至根。復抽至首者數百餘回。后瞑目顫聲不絕。謂曹曰。此一交。比常更覺不同。可著力多耍一時。即死甘心也。良久。曹覺精洩。以口嚙后臉。后樂極失聲。大呼曰。好兒子。我死也。一泄如注。敖曹抽出肉具。后情未休。用繒巾拭淨肉具。以口吮之。敖曹肉具復振。又爲交合。抽拽無算。是後交接無度。天下賤惡之。一日。乃載黃金羅綺。同至武承嗣家。令館於密室。承嗣領旨。侍奉敖曹有加。一晚。有寵姬栢香。慕曹丰采。夜潛奔就。與之交接。百計不能入。但濡首而已。栢香情極難忍。口嚙曹臂。悒悒而去。後武后崩。敖曹隱身而去。不知所向云。

纂刻醒睡偏(編)卷之九終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控鶴監秘記」

舊題「張垍纂」

控鶴監秘記二則

控鶴監秘記。唐人張垍所纂。京江相公曾孫張冠伯家有抄本數十頁。皆載唐宮淫褻事。絕不類世所傳武后外傳。其略云。

太后幸懷義數年。懷義驕恣不法。馳馬南衙。爲宰相蘇良嗣批頰。后聞而銜之。一日。置酒上陽宮。從容謂千金公主曰。汝知朕左右無人乎。爲此紆鬱。奈何。公主頓首曰。臣欲奏天皇久矣。天皇不言。臣何敢先言。今陛下既知小寶之罪。臣竊以爲。天皇是何等聖佛。託身人間。廣選男妃。自應擇公卿舊家子弟姿稟穠粹者。置床第間。足以游養聖情。捐除煩慮。何事幸彼市井無賴之徒。爲嫪毒曇獻故事。被千秋萬世擬秦胡兩后耶。后曰。微汝言。朕亦知之。近日宰相批懷義面。正欺其市井小人耳。若得公卿子。通曉文墨者。南衙何敢辱之。言畢。嘆。公主曰。陛下勿嘆。陛下知太宗時。有鳳閣侍郎張九成乎。其從子昌宗。年近弱冠。玉貌雪膚。

眉目如畫。其風采絕類巢剌王妃。后默然。俯而未應。公主遽前跪。起附耳語曰。陛下毋過慮。兒兼知昌宗下體矣。兒於凝碧池置莊。春花盛時。駙馬輒宴賓客。宴畢。賜浴。浴時。兒於琉璃屏窺之。羣臣無有佳於昌宗者。昌宗通體雪艷。無微痕半瑕。瘦不露骨。豐不垂腴。其陰頭豐根削。未起時。垂不甚長。渾脫類鵝卵。有窪稜高起五六分。鮮紅柔潤。語未畢。太后色和。謾曰。兒試耶。公主曰。兒非不涎之也。爲后故不敢。然終不自信。故遣侍兒逼焉。回顧侍者曰。據實奏天皇。毋慚也。侍者跪。起附耳。如公主狀。奏曰。奴初遇昌宗時。似南海鮮荔枝。入口光嫩異常。稜張如繖。三四提後。花蕊盡開。神魂飛矣。昌宗遲速亦不自爲主張。婉轉隨奴意。事畢後。紅玉頹然。奴觸之。體猶噤也。太后大喜。指公主曰。兒誠解人。朕每聞世俗女子。但好壯健。不選溫柔。此村媪淫耳。夫壯健遲久。可以藥力爲也。海外愼卹膠。朕宮中有石許。無所用之。男陰佳處。全在美滿柔和。

懷義老奴。筋勝於肉。徒事憨猛。當時雖愜。過後朕體覺違和。御醫沈南璆肉差勝。然上下如一。頭角蒙混且皮弛。稍稍褁稜。非翹起不脫。故時覺不淨。如卿所云。乃全才也。公主出。即命侍者召昌宗。衣以輕綃霧縠之衣。冠以玉清雲仙之巾。浴蘭芳。含雞舌入宮。后果大幸。薛沈輩不復召矣。當是時。后春秋高。學修養法。常含昌宗陰而睡。昌宗陰頭豐肥。后口爲之勞。終弗忍棄。后兒齒生。昌宗覺苦。乃薦易之。后口含易之。而以下體受昌宗。情尤酣艷。易之寵亞於昌宗。二人易班休沐。每歸家。后遣人伺之。不許與妻交一語。上樓去梯。其母憐之。爲置人壁間。方生國忠也。太后使昌宗騎木鶴。呼爲子晉後身。又命修三教珠英。居控鶴監。與學士崔融宋之問等酬唱。之問尤諂事二張。爲持溺器。人笑之。之問曰。卿知是何等溺乎。我爲婦人遇二張。亦不知何者爲名節。況天后也。后以龍錦千段賜公主。且曰。朕聞古時公主。多行不端。此選駙馬者之罪

也。自今以後。命畫工寫昌宗上下形體爲式。如式者方充駙馬之選。庶幾公主夫妻和樂。亦不虛生帝王家。公主及侍兒宮人皆叩頭呼萬歲。中宗睿宗倣而行之。其時安樂公主雖驕奢。與武廷秀恩好頗隆。無面首之侍。皆后力也。昌宗妻貌寢。后召入宮。封一品崇讓夫人。常戲曰。夫人何修。得嫁六郎耶。時有一世修貌。二世修陰之謠。亡何。五王起兵。入宮誅二張。橫屍未收。百姓怨之。臠割肢體爲糜碎。宮人婉兒揣后意。於殘骸中收得莖頭半段。紅潤如生。手持獻后。后泣曰。是六郎也。契苾兒不能如是。選第一府白玉盒盛之。曰。朕萬年後。以此爲殉。

上官婉兒以祖儀得罪。沒入掖廷。容貌瓌麗。兼工詞翰。天后愛之。使侍側治筆硯。后幸昌宗。不避婉兒。婉兒性黠。媚昌宗而遠之。后尤喜。然昌宗每溲。婉兒顧盼不能無情。天后命將作大匠於峽石。爲昌宗造園。屋舍皆黃金塗。白玉爲階。后爇奇香。擁眞珠帳。幸昌宗。昌宗醉眠。陰軟。后

與爲戲。拉莖上皮覆陰頭。頭稜高。皮格格不上。俄而挺然。根雖弩健。而頭肉肥厚。如綿毬成團。色若芙蓉。捻之類無精管者。后嘆曰。使人之意也消。婉兒心動。裙下皆濕。不覺手近昌宗。后大怒。取金刀揷其髻曰。汝敢近禁臠。罪當死。六郎爲哀求。始免。然額傷有痕。故於宮中常戴花鈿也。吏部侍郎崔湜。以才貌年少。私侍婉兒。婉兒有外舍。極亭臺之勝。招與宣淫。先通〔盧陵王〕武三思。後通湜。湜問。盧陵王三思何如。曰。盧陵王稜角混。韋皇后笑其食哀家梨。不剒皮何能知味。三思故自佳。然亦嫌肉薄耳。問兩后選男何法。曰。陰雖巨。以皮筋勝者不選。問。何故。曰。人之一身。舌無皮。故知味。踵皮厚。故履地。女陰纖膜微蒙。天生男子之陰。亦去皮留膜。取極嫩處。與之作合。又與稜角。使之擱摩。幼而蕊含。長而茄脫。以柔抵柔。故有氤氳化醇之樂。否則拖皮帶穢。進退痲漠。如隔一重甲矣。天后幸男子畢。不許陰頭離宮。馮小寶雖壯盛。頭銳易離。六郎

稜肥腦滿。如鮮菌靈芝。雖宣洩。而陰頭猶能填塞滿宮。久而不脫。故歡愛之情。有餘不盡。六郎侍寢。后雖衰。仙液猶透重衾也。湜曰。如昭容言。天下優劣。豈獨男子然耶。湜少忝官階。爲女子所悅。所遇豈無粲者。然下體亦正難言。往往有交無媾。木木然如瞽人投井。不知何往。爾時徒儽精神。少回味。道天下女子皆然。自蒙昭容恩接後。方知西子毛嬙所以專寵六宮者。必別有勝人處。昭花心穠粹。湜一交接。覺陰頭觸嫩處。如醍醐灌頂。毛髮皆蘇。手按昭容後竅。翕翕然躍。便知將宣洩。不敢搖身。俟穀道躍定後。再候意旨。故常得昭容歡。湜亦蒙昭容湛露之恩。深含細吐。山澤氣交。次日上朝。不覺疲儽。想世間男子喜乾。女子好久。皆如乞丐。食豬脂三斗。便道窮奢極慾。眞初世人耳。昭容笑曰。卿言大快。然知音甚難。大抵男女交接。如匙之配鎖。各有所宜。聞劉妃陰有橫骨。非尖勁者不能入宮。卿陰頭柔嫩。若遇之。不大苦卿耶。天后云。肉重則

進佳。稜高則退佳。眞解人語。方呢語間。安樂公主擁駙馬武延秀至。頗有所聞。公主褫駙馬褌手其陰夸曰。此何如崔郎耶。昭容曰。直似六郎。何止崔郎。此皆天后選婿之功。不可忘也。是夕酣飲。觀拔河之戲。次日。爲中宗生辰。至午始朝賀。當是時。湜雖通昭容。附三思。而心知韋氏必亡。故陰附臨淄王。王起兵誅韋后。婉兒持燈來迎。亦斬於纛下。湜爲同平章事。竟不能救。侍郎張說使子均收昭容屍。厚葬之。兼表請復昭容號。編序其文集。人莫不多說而惡湜也。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大東閨語」

⊙繪圖本

日本・平安金羅麻子強　著

《大東閨語》、《三山秘紀》出版說明

《大東閨語》現所收集到的，有下列兩種版本：

㈠繪圖本，計二十八圖，圖上附故事文字；所錄文字除正文外，又有若干批語及整個故事的總評。此本帝后公主之名，皆空格括出。現將此本全部印出。

㈡排印本，版面分上、下兩部分：上部佔四分之一，爲眉批；下部佔四分之三，爲正文。全書眉批只四條，第一條以日文釋「屄」字。第二條爲「文德帝怡子公主」一則之總批。第三、四條批明本書最末兩則故事非原本所有，爲「補」入者。正首頁首二行大字作「大東閨語」，第三行下署「平安・金羅麻著」，頁七行，行十五字。全書計三十三則，其中「赤染衛門」一則「繪圖本」分爲兩則，《三山秘紀》亦作兩則，故此本有三十四則故事。「繪圖本」二十八則皆見此書中，一般來說，兩本文字大同小異，唯此本正文若干則較「繪圖本」完整，此本帝后公主姓名照書。「繪圖本」多處有總批，此本則只留下一處。此本末行，在「大東閨語終」下，有小字牌記：「排印頒同好，誓不取分文。」則其流行的數量及範圍亦有限。此本高羅佩原藏，現存荷蘭萊頓漢學院圖書館。

《三山秘紀》爲吳曉鈴所藏，封面手書書名《三山秘紀》，下註明「又見東枕秘」。寫刊本。首有不署名者〈三山秘紀序〉，謂「高陰先生出一冊相示，曰：『是吾友金子強所著。』」是知

此書作者爲金子強。正文首頁首行作「三山秘紀」，版心亦署「三山秘紀」，下葉次。四周單框，絲欄。半葉五行，行十三字。全書二十八則，皆見於排印本《大東閨語》中；與「繪圖本」亦只有五則彼此不同。《三山秘紀》與「繪圖本」各則後之總批除少數批有彼無外，大致相同，唯「繪圖本」多有批者署名而此本則只存一處署名。比較此書及《大東閨語》可知同出一源，皆爲金羅麻即金子強所作，據校勘的資料看來，「繪圖本」似最近原本而稍刪節，而「排印本」則刪去若干總批而加正文，三山秘紀似處兩者之間。今《大東閨語》以「排印本」爲底本而校其他兩本；《三山秘紀》文字則亦參校《大東閨語》，唯各保存原來面貌，不加增刪。

日本‧枕史氏（足立敬亭，一九二一—?）之《滿娛樂散雲史》（抄本，高羅佩原藏，現存荷蘭萊敦漢學院圖書館）〈春史錄目上〉列：

《去垢集》一卷　　日本‧金羅麻著

評曰：文筆簡勁，其寫歡合，不費多語而讀者神往，且其本事亦取於史傳，意名□匠之作也；或云山陽外史。亡友流涎情史藏評本，曾貽予，喜如獲驪珠。

柳曰：此書文辭極好，決非庸流所能及，爲山陽作無疑。

夢曰：此書據史述之，固妙。然其長所在此，短所亦在此。

鄙見如此，評者以爲如何？

《大東閨語》一帖　　日本花山人著

評曰：據《去垢集》，加之畫。筆致淡采，情狀躍如。小揚州仙史手摹貽我，併集爲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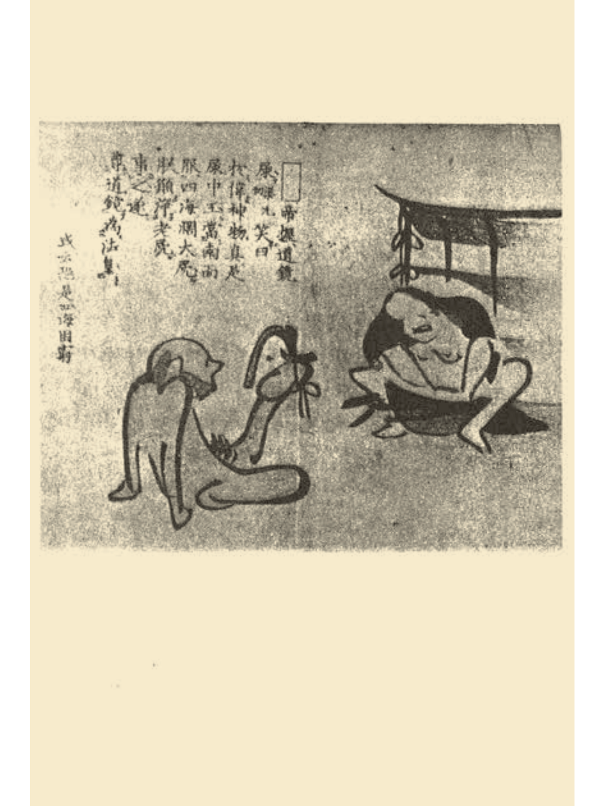
夢曰：仙史多情如此，則何不稱情史也？嗚乎，方今晦夜生月，故仙亦有情也哉。一笑呵

呵！

柳曰：《閨語》，余一閱之，妙甚！

據此，則《大東閨語》實據《去垢集》而來，「繪圖本」之作者爲花山人。《三山秘紀》既與《大東閨語》同出一源，則亦來自《去垢集》。《去垢集》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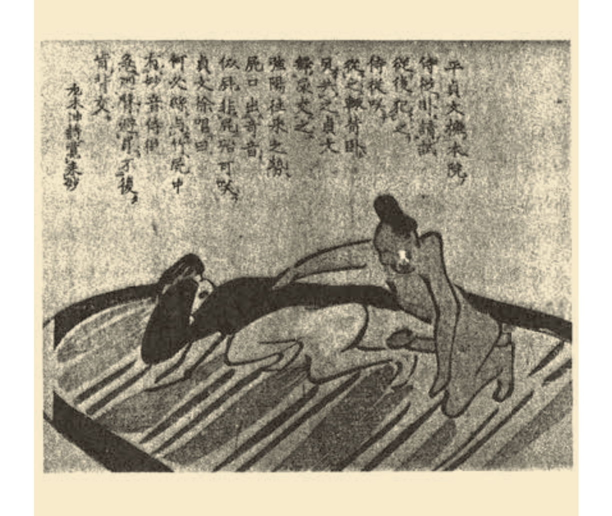




帝娛道鏡
康嫪之笑曰
於偉神物真是
屌中王當南面
服四海瀾大屌
事之迹
帝道鏡為法皇


在五中將通
嘆曰
皇后玉門
何必勞情
金馬門




屁口出奇音
似屁非屁殆可咲
貞丈徐唱曰
有妙音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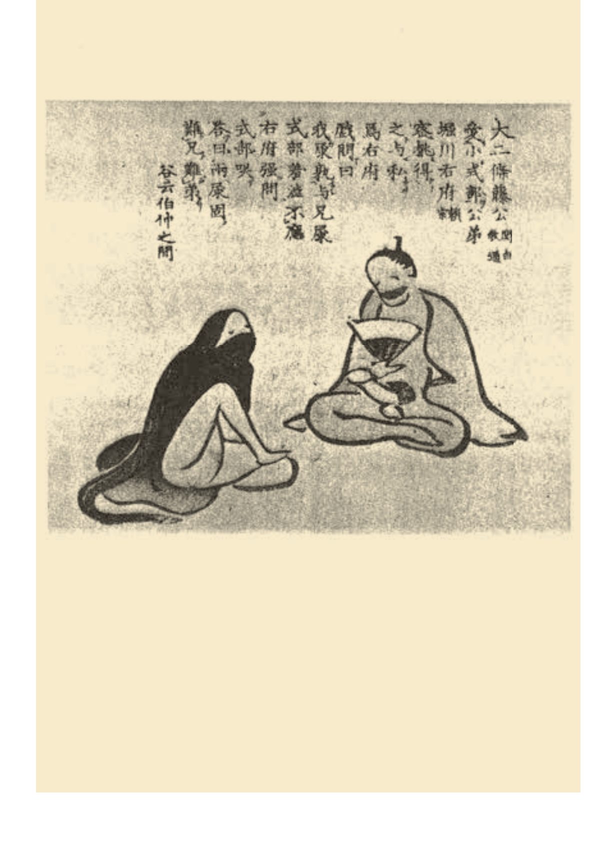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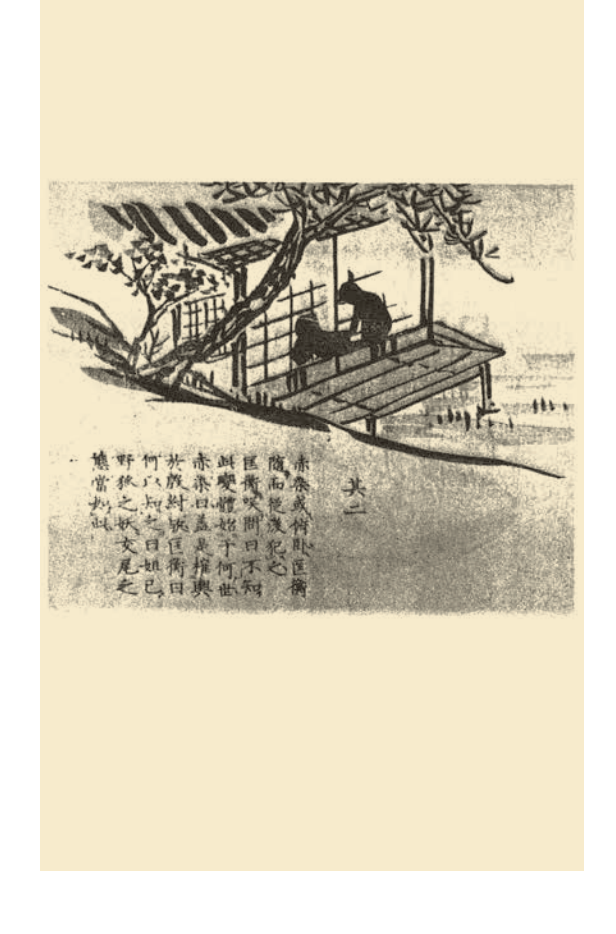



泉式部嫁藤保昌既而
有以寵漸移式部憂之
祷貴船祠保昌聞
其所詠和歌大感動
情好殊篤保昌卧
拊式部臀曰
尻中滋味較似優於
昔日式部曰唯是
神明所與惠
保昌咲曰
神明亦賞
陰門實狹
真是神助




大二條藤公関白教通
愛小式部公弟
堀川右府頼宗
窃挑得
之与私
焉右府
戯問曰
我與孰与兄優
式部黙然不應
右府強問
式部哭
答曰兩優固
難兄難弟
俗云伯仲之間


赤染衛門才色並茂嫁
江匡衡、一夜匡衡仰
臥,抱赤染而從下
犯之,赤染哭問曰
不知此物體始于
何者,匡衡曰蓋是
權輿於大舜歟
赤染曰何以知之
曰舜庶民娶帝女
敬重之狀當若此
谷云博士家語


其二
赤染或倚卧匡衡
隨而從後犯之
匡衡笑問曰不知
此變體始于何世
赤染曰蓋是権輿
於殷紂號匡衡曰
何以知之曰妲己
野狐之妖文尾之
態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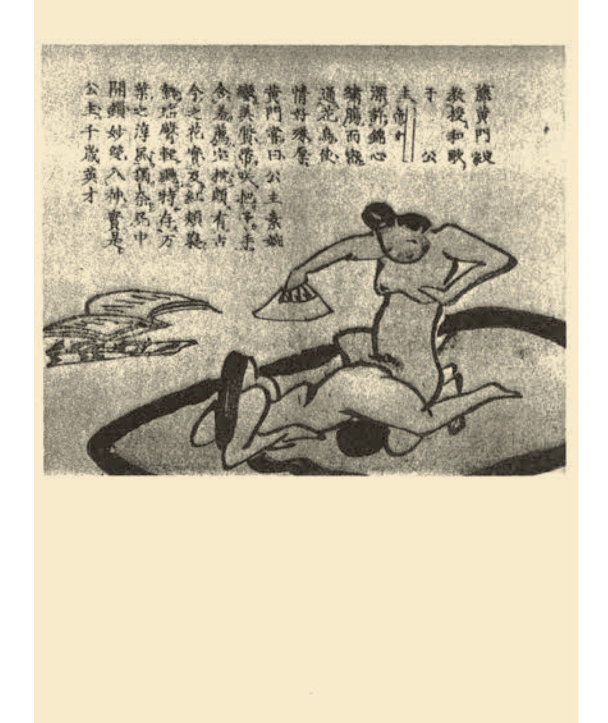









源義仲妾名巴者
義仲後嫁和田義
盛爲義盛愛其美
而勇。一夜義盛御
巴。婦與和諧精疲
互猶與巴意出入
甚不聞乃春氣盛
屍於是褻中肅然
雛與義盛嫁負
曰壯哉新婦
勇屄中之
力亦然人


藤黄門殿
教授和歌
深韜錦心
繍腸而飽
通花鳥使
黄門常曰公主素婉
公主千歳英才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大東閨語」

⊙排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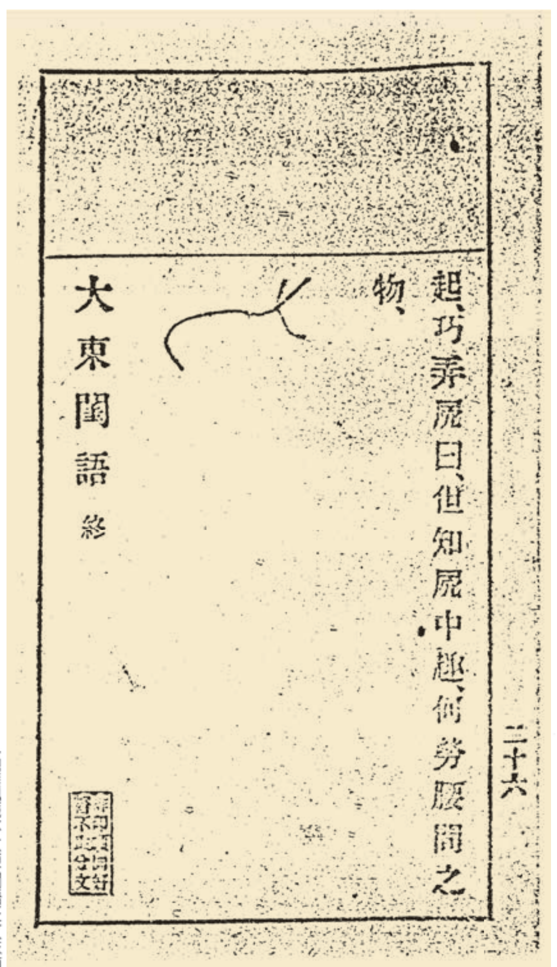
日本·平安金羅麻子強　著

大東閨語

平安 金羅庶 著

光明皇后、假寐帳中、釋元昉至、乃以掌啟后股、后帶笑輒張股、元昉不敢御、俯熟視玉屄、廻指弄之、見屄底津液生、笑曰、褌礫臀上珊瑚屄、安養寶池、去此不

高羅佩藏本大東閨語正文首頁



二十六

起、巧弄屄曰、但知屄中趣、何勞腰間之物、

大東閨語　終

高羅佩藏本大東閨語正文末頁

大東閨語

平安 金羅麻 著

光明皇后假寐帳中。釋元昉至。乃以掌敲后股。后帶笑輒張股。元昉不敢御。俯。熟視玉戻。廻指弄之。見戻底津液生。笑曰。硨磲臀上珊瑚戻。安養寶池。去此不遠。皇后藤不比等女孝謙帝母

孝謙帝。握道鏡屌笑曰。於偉神物。眞是屌中王。當南面服四海潤大戻。朕願淨老戻事之。遂尊道鏡爲法王。

在五中將。通二條后。清和帝皇后諱高子中納言藤長良女數踏危垣。不屑世笑侮。搖屌后戻中。笑曰。臣避世於皇玉門。何必曼倩金馬門。貞觀元年皇后年十有七業平年二十有四

文德帝怡子公主。密通在五中將。公主長於齋宮。未慣人道。逮中將進硬屌。陰門苦而不入。公主忍疼。御之。嘗語侍女曰。在郎娟娜艷質。若好處子。獨奈臍下物。如猛士著堅甲怒立。❶

平貞文擁本院侍從臥。請試從後犯之。侍從笑從之。輒背臥共尻之。貞文舞㞎交之。強陽往來之勢。屄口出奇音。似屁非屁殆可笑。貞文徐唱曰。何必絲與竹。屄中有妙音。侍從急廻尻避㞎。不復肯背交。

二條后晚通僧善祐。（后時年五十五）事露。善祐被謫。后被廢焉。后自悔曰。正知屄是禍門。苟使屄若臍。則終身無此患。

本院左相（平時）奪亞相國經夫人。（在原棟梁女平貞文亦通之）而帳中將媾合。夫人故引衿掩膚。左相訝之。夫人謝曰。舊夫猶可念。不忍舉體遽委公。但自臍而下。唯命是從。乃開張皎股。善接之。

西宮左相（源高平）愛紫式部。嘗曰。婦慧則屄自不癡。此兒一揚臀。成百滋味。從前從後。無施不可。

平將門襲平政盛。大勝矣。俘虜中有平眞盛婦。（眞盛政盛嫡子）年少色美。營中軍士挑之。婦泣而不從。軍士強奸之。強陽奮然鷹舉。深入淺出。攻擊甚雄

壯。婦於此不得精神不接。舞腰躍尻。快適形於色。既而婦先大漏精液。軍士笑曰。君匪石心忽爲吾㞗所轉。婦吁嗟良久。而對曰。身辱不能死。屄弄不得閉。紅淚白淫兩難禁。

泉式部嫁藤保昌。既而有似寵寢移。式部憂之。禱貴船祠。保昌聞其所咏和歌。大感動。情好殊厚。保昌臥擁式部臂曰。屄中滋味。較似優於昔日。式部曰。唯是神明所垂惠。保昌笑曰。神明安管陰門廣狹。

亞相行成與清少納言情交和諧。嘗合腹累股臥。行成戲曰。玉門氤氳。一若桃花源。清氏應聲對曰。阿郎。阿郎偉㞗。秦時所未聞。行成絕倒。

大二條藤公（關白教通）愛小式部。公弟堀河右府（賴宗）密挑得之。與私通焉。右府戲問曰。我㞗孰與兄㞗。式部羞澀不應。右府強問。式部笑答曰。兩㞗固難兄難弟。

赤染衛門才色並茂。嫁江匡衡。一夜。匡衡仰臥。抱赤染而從下犯之。赤

染笑問曰。不知此拗體始於何世。匡衡曰。蓋是權輿於大舜歟。赤染曰。何以知之。曰舜庶民婚帝女。敬重之狀當若此。赤染或俯臥。匡衡隨而從後犯之。匡衡笑問曰。不知此變體始於何世。赤染曰。蓋是權輿於殷紂歟。匡衡曰。何以知之。曰妲妃野狐之妖。交尾之態當若此。

源義朝妾常盤。國色無雙。義朝遇害後。平清盛納之。甚寵專房。清盛屌剛強。通宵恣欲。英氣不撓。常盤已疲。汗如漿。勉強搖臂。歔欷悽咽。連遣氣。嘗笑曰。宜乎先君爲公被窘。公屌鋒確乎銳。非先君比。(清盛時年四十二 常盤時年二十二)

亞相藤忠家(俊成父)夜與宮人隔帳語。宮人辭氣艷麗。忠家殆不堪情。遽入抱之。宮人羞澀。欲直避。忠家不縱。宮人於是誤放屁。其音殊大。乃大恥俯伏。忠家惋愕而出。顧謂曰。佳人何意。尻口出聲呵人。

白河帝出祇園夫人。賜平忠盛。夫人悅其強陽曰。壯哉武臣屌。今皇胤在子宮。而得猛屌恒出入玉門衛護之。則賤妾何慮之有。

近衛帝藤皇后(右相藤公能女)爲二條帝屈節。再入内承新恩。帝少於后數歲(二條帝十八歲皇后三(二)十三歲)勁屌暖頸。塡塞玉戶。后色動氣促。乃廻玉臂。緊抱帝。纖腰搖搖。玉屄激昂。交合快熟。不能窈窕矜持。顰娥眉。龜鼻息。陰液潮湧。香汗泉流。興歇。歎曰。天威屈妾弄妾屄。妾屄不堪擾妾心。屄若可縫可緘。則庶幾莫此憾。帝笑而益寵幸。

小督局者。高倉帝寵姬也。藤隆房通之。小督張胯交膚。柔手執屌擋陰戶。隆房笑問曰。竊聞主上屪味爲諸姬所歡。愧我屪味不足爲君齒。小督掉頭答曰。君君臣臣。

平相國晚寵妓王。每御未嘗不令之飽淫。妓王嘆其雄壯。相國傲然跳屌曰。大丈夫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佛媄歌舞妙絕。容輝蔽人。平相國一覩大悅。遽起。抱去之帳內。佛媄年十七。心悸體慄。羞赧滴汗。遂服淫焉。相國陽物奇偉。佛媄屄不能快容。

以唾濡屌。故張股接之。及屌頭已沒。佛媛不覺顰顣。相國笑曰。汝難媾合。猶西施捧心。還是增妍。縱使妓王效顰。陳屄安得再鮮。

源義仲有二妾。（一曰巴　一曰山吹）並寵。更進御。義仲或一宵御二妾。交合迨五六度。屌氣未衰。二妾嘆美之。義仲笑曰。大丈夫屌亦當雄飛。安能雌伏。恨我屌不得一串兩牝。

常盤為平清盛被愛。生一女焉。然後寵衰。常盤喚婢。令搜其屄曰。我屌尚在不。〔在〕我則足矣。未幾。嫁大倉卿長成。屄味仍舊甚美。長成大寵。生數子。

安德帝平太后。（高倉帝皇后清盛女號建禮門院）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太后兄平內府（宗盛）嘗挑之。太后羞赧不肯從。內府強而逼其寢焉。太后夙喪先帝。雲雨之歡久絕矣。軟屄纔觸硬屌。寒松心忽摧。皓乳不掩。懇交柔膚。細腰巧御。若轉盤珠。屄中沾而不寬。似御屌控之。其滋味不可言。興罷。內府撫太后

臀曰。吾妹實最上美玉門。眞至尊寶貨哉。惜乎此禁臠。不先考相國。

壇浦之敗。平太后爲東兵被獲。源廷尉（義經）悅其美。欲奸之。太后方懷悲憂。無意於嬿婉。而勢不得已。強忍薦枕席。臨廷尉適玉體。美容微帶笑曰。何不速刃我。而作此不良治耶。遂扱瑤股。授玉屄。廷尉年少。（義經時年二十六建禮門院二十九）快屄絶倫。逮強弩連射屄奧。太后恍惚。淫心是競。急舞臀旋屄。坐遺仇讐思。竊憐悅己情。既而暖液溢於屄底。隨突隨鳴。廷尉歡(觀)色承意。健朘高抽深侵。太后至此。不覺啼。廷尉飽抱麗質。向曙辭去。太后慨然目送之曰。不意東奧豎子。侵掠逼我子宮。

平太后瑤姿姣麗。屄味亦極美。源廷尉擁太后臥。嘗指屄上豐肉曰。神璽寶鏡。非我所敢鬪。唯此珍脣。我西征大獲。太后默兮。

源義仲妾名巴。喪義仲後。嫁和田義盛焉。義盛愛其美而勇。一夜。義盛御巴。媾興和諧。精液互漏矣。巴患出入甚不固。乃呑氣蹙屄。於是。竅中

肅然縮矣。義盛感賞之曰。壯哉新婦勇。屄中之力亦絕人。

藤黃門（貞家）教授和歌於式子公主。（後白河帝女）深許錦心繡腸。而密通花鳥使。情好殊厚。黃門嘗曰。公主素婉孌美質。帶笑抱予手。含羞薦寶枕。頗有古今之花實。及紅頰寢熟瑤臀颺。存萬葉之淳風。獨奈屄中開鎖。妙絕入神。實是公主千載英才。

平資永姨字板額。容貌醜黑。勇悍善戰。阿佐利與市納之爲妻。與市語人曰。吾婦無姿色。而鍾美於臍下。其爲屄也豐肉寡毛。軟竅約而按屌頸。舉足跳臀。不厭勞煩。歡心渾厚。何似負色驕人者。因知婦人色不足稱。當以屄爲主。

後嵯峨帝通羽林郎某（古今著聞云世人稱鳴戶少將）婦。遽擢其夫。昵近左右。觀婦屄。婦辭而不聽。婦遂張胯觀之。於是夫遽起拜之。稽首逼屄前。婦驚愕。怪問之。夫笑答曰。余得意。賴君好屄薦達。嘉惠。安不拜焉。恩遇殊厚矣。

鎌倉幕府藤頼經。以故幕府源頼家女爲夫人。當時頼經年十有三。夫人年二十有八。侍女戲問夫人曰。幕府弱齡。不知媾術熟不。夫人莞爾笑曰。後生可畏也。

兼好法師通中宮少辨（伊賀守成忠女）硬孱撞屄奥而謝曰。唯阿堵物。未免俗耳。（兼好時年五十有餘 少辨時年十有七）

平相國御歌妓佛媛。孱頭比犯子宮。佛媛蹙身。刮相國肩曰。漸入佳境。

齋藤別當（實盛）年已耳順。性甚嗜淫。一夜。以墨染鬚髮而戲侍婢。心有餘而孱不起。巧弄屄曰。但知屄中趣。何勞腰間之物。

大東閨語終

校記

❶ 此則原書有眉批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三山秘紀」

日本・平安金羅麻子強　著

三山秘記

又名東杭秘

吳曉鈴藏本三山秘記（紀）扉頁

三山秘紀序

余性不好色。所好在兆。人或非之。余曰。兆者本也。色者末也。君子務本。世人未知兆中趣。徒務容色美麗。何惑之甚。古人有言。十開（方言謂女）

陰開曰十味。百御百趣。与其擁一西子。不若御十無鹽。諒哉斯言。高陰先生出一册相示曰。是吾友金子强所著。備深閨陰微之趣。發聖人未發之言。庶幾吾子好北之意。余

吳曉鈴舊藏本三山秘紀序葉二右半

闕一過。陽物奮起衝犢鼻褌。乃撫掌大笑曰。盛哉金子之文。千載衆牝究在目睫。若金子者、可謂淫董狐矣。

三山秘紀

安德帝平太后（高倉帝后清盛女號建令門院）光麗豔逸。端美絶倫。太后兄平内府宗盛嘗挑之。后羞赧不肯從。内府强而逼諸其寢。太后夙喪先帝。雲雨

三山秘紀　一

吳曉鈴藏本三山秘紀正文首頁

田義盛。義盛愛其美而勇。一夜、義
盛御巴。婍興和諧。精液互漏。巴惡
出入不固。乃杏氣盛牝。於是竅中
肅然縮矣。義盛感賞曰。壯哉斯婦。
勇牝之力亦飽人。

吳陸谷鈔藏本三山秘紀正文末頁

三山秘紀序

余性不好色。所好在牝。人或非之。余曰。牝者本也。色者末也。君子務本。世人未知牝中趣。徒務容色美麗。何惑之甚。古人有言。十開方言謂女陰曰開十味。百御百趣。與其擁一西子。不若御十無鹽。諒哉斯言。高陰先生出一冊相示曰。是吾友金子強所著。備深閨陰微之趣。發聖人未發之言。庶幾吾子好牝之意。余閱一過。陽物奮起衝犢鼻褌。乃撫掌大笑曰。盛哉金子之文。千載衆牝宛在目睫。若金子者。可謂淫董狐矣。

三山秘紀

安德帝平太后(高倉帝后清盛女號建令門院)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太后兄平內府(宗盛)嘗挑之。后羞赧不肯從。內府強而逼諸其寢。太后夙喪先帝。雲雨之歡久絕。軟牝纔觸硬陽。寒松之心忽焉摧折。皓乳不掩。柔膚細腰。若盤轉珠。牝中沾而不寬。似銜陽控之。其味美不可言。興罷。內府撫太后臂曰。吾妹眞最上美。玉門眞至尊貨哉。惜此禁臠。不一薦先考相國。

平太后瑤姿婈麗。牝味亦狂美。源廷尉擁太后臥。嘗指牝上豐肉曰。神璽寶鏡非我所敢問。惟此珍牝爲我西征之大獲。

非熊非羆。

檀浦之敗。平太后爲東兵所獲。源廷尉(義經)悅其美。欲犯之。太后方切悲憂。無意於燕婉。不得已密薦枕席。廷尉臨逼玉體。羞顏微帶笑曰。何不速刃我而作此不良邪。遂披瑤肢。授玉戶。廷尉年少。(義經時二十六建令門院二十九)快陽

絕倫。逮強弩連射牝奧。太后恍惚。淫心是競。忽舞臀旋牝。坐忘仇讐。竊憐悅己之情。既而暖液溢於牝底。隨突隨鳴。廷尉觀色承意。硬莖高抽深侵。太后慨然目送之曰。不意東奧豎子侵掠逼我子宮。

光明皇后假寢帳中。釋元昉至。乃以掌敲后股。后帶笑輒張其股。元昉不敢御。俯視玉戶。廻指弄之。見牝底津液生。笑曰。硨磲臀上珊瑚牝。安養寶池去此不遠。

寶池瑞蓮。花心初發。

二條后晚通僧善裕。（后時年五十五）事露。善裕被謫。后亦被廢。后自悔曰。正知牝是禍門。苟使牝如臍。終身無此患。

盍三緘其口。

兼好法師通中宮小弁。（伊勢守成忠女）挺陽撞牝奧而謝曰。唯阿堵物未免俗耳。

兼好時年五十有餘小弁年十有七

閨景語氣溢於紙上。

近衛帝藤皇后（右柳藤公能女）爲二條帝屈節。再入內承恩。帝少於后數歲。（二條帝十有八）（后二十三）勁陽暖莖塡塞玉戶。后色動氣促。乃廻玉臂緊抱帝。纖腰搖搖。玉戶激昂。交合快熟。不能窈窕矜持。顰蛾眉。嚊鼻息。陰液如潮湧。香汗如泉流。興歇嘆曰。天威屈妾弄妾牝。妾牝不堪擾妾心。牝若可縫可緘。庶幾無此憾。帝笑。即益寵幸。

如讀古樂府。

小督局者。高倉帝寵姬也。藤隆房密通之。小督局張胯交膚。柔手執陽抵陰戶。隆房笑問曰。竊聞主上陽味爲諸姬所歡。媿我陽物不足齒數。小督掉頭答曰。君君。臣臣。

憾小督詞中逸此語。

本院左相時平奪亞相國經夫人。（左原棟梁女平貞文亦通之）於帳中將媾合。夫人故引

衿掩膚。左相訝之。夫人謝曰。舊夫可念。不忍舉體遽委公。但自臍而下唯命是從。乃開張皓股善接之。

一何長舌。

平貞文擁本院侍從臥。請從後犯。侍從笑從之。輒背臥舉尻相接。貞文舞陽交之。強陽往來之際。玉戸出奇音。似屁非屁。貞文徐唱曰。何必絲與竹。陰中有妙音。侍從急廻臀避陽。不復肯背交。

左太沖詩覺未入妙。

西宮左相源高平愛紫式部。嘗曰。婦慧則牝自不癡。此兒一揚臀成百滋味。從前從後。無施不可。

大二條藤公關白教通愛小式部。公弟堀川右府賴宗密挑得之。與私焉。右府戲曰。我陽孰與兄陽。式部羞澀不應。右府強問。式部笑荅曰。兩陽固難兄難弟。

伯仲之間。

齊藤別當實盛年已耳順。性甚嗜淫。一夜以墨染鬚髮而戲侍婢。心有餘而陽不起。乃弄牝曰。但知牝中趣。何勞腰間物。

淵明吐舌。

亞相藤忠家（俊成父）夜與宮人隔帳語。宮人辭氣艷麗。忠家殆不堪情。遽入抱之。宮人羞澀欲遁避。忠家不縱。宮人於此誤洩氣。其音甚宏。乃大恥俯伏。忠家惋愕而出。顧謂曰。佳人何意尻口出聲呵人。

蕉雪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白河帝出祇園夫人賜平忠盛。夫人悅其强陽曰。壯哉武臣之陽。今皇儲在子宮。而得猛陽恒出入玉門衛護之。則賤妾何慮之有。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鎌（鎌）倉幕府藤賴徑。以故幕府賴家女爲夫人。當時賴徑年十有三。

夫人年二十有八。侍女戲問夫人。幕府弱齡。不知媾合熟否。夫人莞爾笑曰。後生可畏也。

常磐爲平情盛被愛。生一女而寵弛。常磐喚婢。令搜其婢(屄)曰。我牝尙在不。在。我則足矣。未幾嫁大倉卿長成。牝味之美仍舊。長成大寵。生數子。

後嵯峨帝通羽林郎某(今著聞云世人稱□戶少將)婦。遽擢其昵近左右。恩遇殊厚。一日。其夫乞觀陰。婦辭。不聽。婦遂張胯令觀。夫遽起朝拜稽首。逼玉戶前。婦怪問之。笑曰。予之得意。賴君美牝薦達之惠。安得不拜。

亞相行成與情少納言情好和諧。嘗合腹累股臥。行成戲云。玉門氤氳一若桃花源。情氏應聲對曰。阿郎偉陽秦時所未聞。行成絕倒。

赤染衛門才色幷茂。嫁江匡衡。一夜。匡衡仰臥。抱赤染而從下犯之。赤染笑問曰。不知此種拗體始於何時。匡衡曰。蓋是權輿於大舜歟。赤染

曰。何以知之。曰。舜庶民婚帝女。敬重之狀當若此。

博士家語。

赤染或俯臥。匡衡隨而從後犯之。匡衡笑曰。不知此變體始於何時。赤染曰。蓋是權輿於殷紂歟。匡衡曰。何以知之。曰。妲己野狐之妖。交尾之態當如此。

平將門襲平政盛。大勝。俘虜中有平貞盛婦。（政盛嫡子）年少色美。營中軍士挑之。婦泣而不從。軍士強汚之。強陽奮發。如鷹之舉。深入淺出。攻擊甚雄。婦於是精神不得不接。舞尻躍腰。快形於色。既而婦先大洩。軍士笑曰。君匪石之心。爲吾陽所轉。婦吁嗟良久。對曰。身辱不能死。牝弄不獲閉。白淫紅淚兩難禁。

紅白花開煙雨中之光景。

平相國晚寵妓王。每御未嘗不令之飽淫。妓王歎其雄壯。相國傲然跳

三山秘紀

其陽曰。大丈夫窮且益堅。老當益壯。

在五中將通二條后。（清和帝后諱高子中納吉藤長良女）數踏危垣。不恤人之笑侮。搖其陽於后牝中曰。臣避世於皇后玉門。何必曼倩金馬門。亦是陸沈。（貞觀元年后年十有○葉平年二十有四）

文德帝怡子公主通在五中將。公主長於齋宮。未慣人道。中將挺陽進之。陰門苦不相入。公主忍痛御之。嘗語侍女曰。在郎阿（婀）那（娜）艷質。若好處女。獨奈臍下物如猛士著堅甲。怒不可遏。

有文事必有武備。

藤黃門定家教授和歌於式子公主。（後白川帝女）深許錦心繡口。而密通花鳥使。情好殊厚。黃門嘗曰。公主素婉孌。美質帶笑牝含羞。薦寶枕。頗肖古今之花實。及紅頰寢熟。瑤臀輕飀。特存萬葉之淳風。獨奈牝中開鎖。妙絕入神。實是公主千歲英材。

源義仲有妾。一曰山吹。一曰巴。幷寵更進。義仲一宵御二妾。交合至五

六度。精氣未衰。二妾美之。義仲笑曰。大丈夫陽物亦當雄飛。安能雌伏。恨我一陽。不得串兩牝。

孟堅賦所謂中必疊雙者邪。

源義仲妾名巴。喪義仲後。改嫁和田義盛。義盛愛其美而勇。一夜。義盛御巴。媾興和諧。精液互漏。巴惡出入不固。乃吝氣蹙牝。於是竅中肅然縮矣。義盛感賞曰。壯哉斯婦。勇牝之力亦飽人。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春鬱拆甲』

日本・茅渤活活庵主人撒潑　著

《春巒拆甲》出版說明

此書署「茅渤活活庵主人撒潑著」，活活庵主人無考，茅渤爲日本地名，是知此書爲日本人著作。書中多用日本式漢字，語法亦不規範，一眼可知非以漢語爲母語者所作。此書現存日本名古屋鬼磨子書房影印本，收於揖可磨慟主編之《艷文學叢書》（名古屋，一九七八）中，今據以排印，因無他本，只依文理作校。書首〈春巒拆甲序〉，尾題「旹維昭陽協洽仲秋下浣，茅渤活活庵主人撒潑自題」。接下又有「題春巒拆甲後」，署「戊子秋八月望後三日，活活庵主人再識」。正文首頁首行作「春巒拆甲」，次行作「茅渤　活活庵主人　撒潑　著」，第三行起正文。頁七行，行十七字。寫刻，旁有訓點及假名之訓釋。書至四十一頁，曳然而止，原本如此，抑影印本有缺頁，亦不可知。此書之作者及其寫作、出版日期，仍待研究也。

*　*　*

《春巒拆甲》故事梗概如下：

武陽烏申字君灘生者，厚資財而貌極惡，無敢與婚者；即妓女亦不願與交接。値乞巧之夕，烏申於舟頭咒天，忽夢遇河鼓神，告以此乃前生恃才傲容，姦婦百數之報。又贈以諾龍春方。烏申因得嘗人間之大歡喜云云。

春䜌拆甲序

春䜌拆甲者。活活庵主人括之囊中攸祕之書。非千里公行之物也。既爲括之囊中攸祕之書。則手錄一通。括之囊中容祕也矣。安用災梨禍棗以問世爲。蓋情之追鍾。足以移人也。然情有餘而才不足。則不足以移人。才奇而情疎。亦不能以釣其玄。而是編也。不必買騷人韻士之賞。純悟癡情惑疾。深撢其情者之魂而已耳。若或騷人韻士。才奇而情疎者。一讀之。足以移其情也。彼騷人韻士。情疎而才奇者。一讀之。足以移其情。則括之囊中。容祕乎哉。恨事奇文不奇。不足以傳。或云稗官小說。烏播雕龍之聲耶。以事摛思。桀也者桀。足以移其情。則又何括之囊中。容祕乎哉。於是乎。遂書以上木云爾。

豈維昭陽協洽仲秋下浣

茅渤　活活庵主人撒北人自題

題春鸞拆甲後

天上日出。人間事生。事事嶔奇。奇奇驚人。此是浮提第一種佳趣。夫雲霞流水。可以滌煩想。絲竹奏肉。可以摛藻思。所謂眼橫鼻豎。豈復免尋常楦鎔乎。美女姣童。如菩提涅槃。名衲高羽。若繫驢橛丁。而後識其奇。奇也奇也。抑一種之奇。將非尋常之奇也。吁。於一大快活也亦然。夫夫差捐吳郡千里之江山。而兌一絕世有一無二之西施。所獲太奢。傾國是償。況自古有不亡之國者哉。至今猶說其快。快耶快耶。另一種之快。實非尋常之快也。奇快奇快。奇快安在哉。晴空鳥跡。止水風痕。換骨改肌。丹鼎已成。乘彼白雲。升於帝鄉。而後可知也矣。現出於拆甲編中也者。特其緒餘焉耳。然一讀之。則使其人。必營營於人間第一種奇快快之域也。

戊子秋八月望後三日

春巒拆甲

題後

八

思無邪匯寶外編

活潑(活)庵主人再識

春巒拆甲

茅渤 活活庵主人 撒潑著

妍媸之於人。大抵先天注定。而非後天可以作礩也。其融醜者。以容見斧鉞。標緻者。爲衆所覓晜。憎媸好妍。人情之格套。而其秉性。莫以人力可安排也。嗚呼。醜陋之有恨。孰知人事不暱。或雖則風月機關中。歡心喜意之場。獨有傷心失意之人。如烏申者。烏申。姓烏名申。字君灘。乃武陽人也。生得面貌頷頦。常雖打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頗有幾分蠻狀。

崑崙色同釜賊。銀海光肖銅鈴。密密痘疤若撥攫。參差檀暈如栽鍼。鼻偃恐澍雷。口頦疑狼嗔。五尺小身都是猢猻。恰好名字呼申申。

那烏生家世典鋪。產盛業厚。今茲三十三。未娶。爹娘在堂。既把家事遞與烏生掌管。恆歎生之無耦。出許多花紅錢。央冰人欲察訪各處。以覓

媳婦。然未成。便有個緣故。彼雖富饒乎。於放債之事。取予甚嚴。所以無懶聱鳥。惡其慳悋。閧傳他的醜陋。是以雖則挨風緝縫。以梅(媒)氏說合。衆聞識其粗蠢。而做締姻者。殆沒有矣。誰知那烏生三十三歲。尙未識人道。適値淸明佳節。爲從弟金生者被哄去了。徘回北郭綠港之瀦。天色晴明。遊人如蟻。弦歌沸耳。桃花奪眼。遂投妓館。樓房華麗。鋪陳齊整。佳肴美醞。酩酊坐間。唱的牽頭。獻笑追歡。調絲品竹。按板而歌。自古謂。妓愛俏。媽愛鈔。這個烏生。眞雖像猳玃之面。還是扮粧濟楚。所以媽兒知有鄧通之錢。曲意低聲。或問姓名。或啕居址。迗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嫌。以情揆情。展轉相擾。烏生未嘗踏花柳之地。此日偶然得以擅靑樓之敖遊。而肇識人間中。有如此歡喜也。看看金烏歛光。婭鬟擡燈。點八仙桌三張。少頃之幾嫖子。輕移蓮步而來。各是國色天香。迎眸注睛。魂蕩魄迷。方纔吃了幾盃。心裡一喜一悶。暗想此妖狐窟。惑幾人

耶。又想。咱鎮日掙扎做個生意。假令得陶朱白圭之富。正是癩蝦蟆在陰溝。口不識天鵝肉而空汚。豈復躂哉。春草青青秋卉枯。人生又是不百歲。若得這等美人而作姙房。便死也甘心。左思右想。不覺下三更。青衣乃進臥房。把手導之。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甚是壯麗。壁上掛着一幅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焚奇南香木。兩旁書桌。擺在玉躞春宮册子。衾褥咸錦繡。心下想道。如是華美。今夜儘幾兩銀子。也非可惜。便把錦被壓在身下。側身睡下。背後美人與青衣。站而靠楹。唧唧噥噥了一會。烏生偷眼瞧之。忙呼青衣。却見美人轉身輒走。青衣急攔住。又噥噥了一會。美人趦趄未肯就榻。那烏生生疑惑。低聲說喧涼撫慰之。更不答應。惟搦銀釵埋鬈而已。青衣送進熱茶。僝睞(婊)子如此做作。心中牽掛。向烏生之耳旁吩咐道。令嫖子生平有肝木旺之瘼。因今宵吃了幾盃微發。以故特將息了。嘿嘿無言的。俟蹔之瞌睡而

快。孤老忒煞莫嗟訝。美人在傍。嚷道。儂恆不吃酒。難道此夜到醉哉。你不知人之心內。妄多嘴也。青衣又惱。葫蘆提回復而走去了。美人不解帶。和衣倒身而睡。各自斜東歪西。一飯頃之。烏生慾火難禁。扳扯美人要雲雨。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美人悉作眞夢。全不答應。歡娛愁夜短。寂寞恨更長。然東方旣白。金生促歸期。烏生怏怏回家。直入後房。沈吟了半晌。想道。咱奈何當煙花笑中。歡心樂意之場。獨傷心何也。便開鏡匣自照。側頭看了。側腦看了。眸子不昧。自己還不耐看。乃擲撇鏡子。大歎息了。騃騃坐着。自此寢廢餐忘。慨慨成病。形骸柴立如鳩子。愈饒醜容。出市。婦女皆掩面過之。孩兒則驚啼而逃避。遂憫慌而不出。不覺春盡夏去。彈指間。値新秋乞巧之夕。忽生了念。僦小艇一隻。獨坐舟頭眺東溟而理棹。去前灣可五六里。焚香灑酒。咒天曰。

咱之阿爹阿孃。生平罔過惡。何故須下殘疾兒也耶。在下生

來從爺孃之命。晝牙籌。宵拈簿。胼胝焦勞。二十餘年。常以衷情偶於人。性質惣愨。没有秋毫詎騙。奚使此身。在閻浮間。三十三歲。尚未識人道。而作天地一畸人也耶。倉（蒼）天兮。倉（蒼）天兮。吁嗟。徂兮。咱怎生奈何。

禱畢。絕倒舟中。夢裡惟聞疾風洶瀾之聲。聲止。至一處。起來。泊於寶塘陰畔。搴衣登靈岸。淸光奪目。寒冽透骨。琪樹璀璨。而垂琅玕。瑤草馚馧。而吐芳馨。紫鳳彩鸞。嚶嚶於其間。非人間山島可能彷彿也。方纔神爽意洽。佇立企望。趄而行。可五六里。覔見珠宮貝闕。岌然如描。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於前。舉口道。小童奉靈神法旨。請你說話。言罷。掖而走。疾如飄風。忽到一大殿。烏生吃了一驚。擡頭看時。四傍僉瑱琗靈光如白日。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俄然聞得環珮之響。十隊仙女。各犨明璫。曳霞裾。扶侍一位王者而出。正中擺設白玉凳。那個王者。眼笑而倚。

命侍女傳旨。教請烏生坐。烏生那裡敢坐下着得。鞠躬再拜。俯伏在地。口唱道。下濁愚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烏生在敬懼中。注睛覷之。王者冠橫袍亂。醉眼朦朧。而肖嫠痺之容。既嗹喀欲嘔。綠衣侍女乃捧白湯。絳衣輒撫背。久之王者言烏生曰。你識此地又知我乎。即塵寰所謂銀漢。俺乃河鼓神也。俺之與靈星之女通多年。天帝常不許。會得今夕之期。而把週歲之盃。吃得酕醄大醉矣。曩適聞你以負不群醜容之故。爲衆見擯斥。繇痛哭浪爲咒。夫覷你。你前世朱門大措。穎敏絕倫。而丰姿姣好者。恆掞藻揚輝。風流倜儻。而恃才傲容。姦人家婦女以百數。以故今世受其報。令你恍釁而不識字。醜魏而無攸聊耳。而今定心鑱粹告於我。不忍覩其懞慌。便命侍女取筆研寫數十字。寫畢云。此天上神仙中奇術。今授了你。修之用之。不啻知人間滋味。又能得神仙中歡喜。烏生受了帖。長揎敬顙。又抖擻精神。開口欲羕(求)其用法。欸

然呵殿之音頻揮。數輩仙女走來。稟於王者。道。仙娥在中冓久等。良君何愍下界一愚民。而莫使令娘子生疑惑。握手前導。河鼓神慌忙下発。道。俺爛醉移時。欲徒廢今夕之期。非你們來告。則恐失娘子之意。拂袖走入。烏生出殿門。逕取前路以回。舟宛然。即登而繙維楫。忽一陳(陣)衝風。瞷瞷一瞬千里。風馬牛之不相及。頃刻却回舊所。仰視天漢。白練萬丈。明星皎潔。遂歸私家。急探袖中。取出批帖觀之。其文若蝌斗不可識。遍徼博覽士以讀之。莫有識者。偶遇兎道萬福寺支僧。乃出示焉。揣摩移晷而譯。即得其全文矣。蓋諸龍方也。書其春方於此以問世。修之用之。一日百戰。不損精耗神。却取洞天仙府之嬉也。看官們信而莫嘲焉。

野婆鏡印。一枚

阿濕婆牡柄。二枚

莫訶婆伽。一腈

葫蘆藤。一支

總計四品爲末。煉以雀蛋。搗三千杵。愈搗愈神。

那個烏生。生來除勞五姑娘之外。未嘗歷妙境。到是不初嘗滋味。得遛釣其玄提。而頓覺人間中大歡喜也。今錄其狀於左。

蓋聞陽具常走。陰户堅守。走者易鎔。守者叵媟。以易鎔配叵媟。難矣。夫少年子弟。叨娟褻者。非都盡其歡。強幹撒交而已。豈與手銃異乎。且陰户爲性。好宵惡陽。喜痓嫌掘。縱春心稍動於裡。差(羞)澀不發於表。雖則再醮孤孀媚婦之儔。邂逅遇。則不能雲雨之場。到其妙境。陰户叵媟。又難矣。想夫交會一事。以陽鎔陰媟。作混沌一團。爲人間中大歡喜也。渾身陰精。爲狂交瀉乎。云有靈藥。令其叵媟立蕩漾。苟下一匕。黃耆

皺媚慾火動於內。淫漿溢於外。童身處女。天癸促於裡。媚色著於表。頑情脹(婊)子服之。締鴛鴦於半夜。生比翼於片時。可亶誣乎。貞質烈女予之。誤爲未亡人。不管醜夫好漢。與彼傢伙之小大。妄要交接。有攸試也。且夫當標梅拆甲。破瓜之時甚驗。況敗柳殘花。慣雨飫風之者乎。方投之。頃之。藥氣直透。心神飄蕩。嬌情數發。方纔雙手摟搿。強拖硬扯。哼嘴偎貼了一會。即解帶卸衣。雙雙相媲。鑽入被窩。一個淡粧弱態。攀龍附鳳。媚雨會襄王。一個皓齒轉黛。駕隺(鶴)乘鸞。彩雲迷楚岫。有詩爲證。

戲浪鴛鴦情太癡。　乾坤美快萃斯眉。
風流一夜何攸似。　花滿巫山月照時。

及此時。藥力屢熾。慾火熬煎。兩顴暈紅。吻唇乾燥。氣惱按不

遏。活癢禁難耐。雪股半揷。春臠全偎。知是十分勃發。百媚千嬌。霎時興濃。於是乎輕摩軟玉。嗅溫香。撬起纖腰。壓夌雙股。伸手而擦騷毬。肥肥膩膩。如饅搖。若飴腫。嫩竅含葩。雞冠微吐。未到狂雲驟雨之歡。毬露滴滴。浥髀幹間蘸紅裩中。乃騰身跨上。忙將麈尾捏對縫口。只見攢蛾蹙額。輒似畏縮之狀。原來因藥氣直走於命門。淋漓醲湩。如夾麝蘭。芬薌撲鼻。薰馥襲人。所以不抹鬆。一挺盡根。衹覺牝內熱烘烘。緊縐縐。他自掀臀湊腰。藕臂勾肩。杏唇對嘴。舌尖乍吮乍咂。鳳眼時闓時闔。氣息喘急。哼哼不絕。口裡叫道。心肝命肉。正此時用力衝突。往往來來。出出進進。緊射毬兒摏牝心。緩拍龜稜搠四圍。一深乃如咬。一淺恰像吃。一抽一送。乒乒乓乓。亂攧狂聳。約不彀一百抽。牝户自作聲。騷水泛溢。汩汩流出。其綢繆之

態。浹洽之情。幹得異常。而非言語所能摸（模）擬也。方看得他的本領。奈何已丟了幾十次。髻觶釵墮。繡枕自推放。錦衾已撇了。皓體漲膩。冰肌流漿。臉色呈紫。眼房灌朱。愈覺情興敦（勃）然。就蹺了金蓮。擱而在肩上。輕輕款款。一連又是五百餘抽。雲酣雨洽。研研擦擦。莫不酸癢有趣也。當此時。戰合千般。旖旎萬種。正在垓心。他已忐忐忑忑。口內咿咿呀呀。嬌聲顫作道。妾已魂靈飄散了。正是。

貼胸交股乾坤合。撥雨撩雲日月沈。一枕鳳鸞情不薄。半窗花月興偏深。

其鸞顛鳳倒。縱體沈酣。彼此互罄繾綣之意。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滿娛樂散雲史・枕藏史]

日本・足立敬亭枕史氏 戲譯

《枕藏史》出版說明

《枕藏史》爲日本·足立敬亭（一八五六—？）編著《滿娛樂散雲史》之第一部分，署「枕史氏戲譯」，「枕史氏」爲敬亭號。此書前有小揚仙（岡田篁石號，一八五一—？）序，謂枕史譯自「古枕草紙」者。日本春畫稱枕草紙，古枕草紙上，常錄整則故事，如本冊所收之繪圖本《大東閨語》者。是知此書爲足立敬亭據日本古春宮畫上故事翻譯爲漢文者。小揚仙序署「時陽曆二月十四日，即陰曆辛酉正月人日夜」，可推知爲一九二一年，而書已譯成，則譯文又當作於此年之前。此書計九帖，各帖後有枕史氏之評，第九帖又有夢蝶之總評。又書眉有夢蝶仙史（簡署「夢」）、香生（簡署「香」）、都都逸、揚仙等之評語。諸人皆作者好友。夢蝶仙史爲山田天籟（一八六四—？）號，香生爲松尾香草（一八五一—？）號，揚仙則爲小揚仙，唯都都逸無考。

日本之古枕草紙，其繪圖受中國春宮之影響，前人論者甚多。觀此書所譯古枕草紙上文字，其受中國艷情小說之影響亦有跡可考。如第一帖〈楢葉大宮〉，故事令人想起《如意君傳》（收入本叢書之第二十四册），其中敍弓削僧之奉召奏對一節，文字實自《如意君傳》而來也。

此書爲抄本，原高羅佩藏，現藏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

序

夫枕艸紙之書多行于世。大抵画之，敍以淫猥之語。其俗陋最甚。官今禁之矣。余曾觀本邦春画，而疑官其陰陽勢大倍于股膝。而視西人所画，則尋常無他奇也。然則邦人之陰陽比彼，則悉皆大矣。蓋大小存於其人耳。予閲諸画史，曰：如春画，不敢大陰陽，則不能尽其實而目。是乃画之秘也。如此原本，雖傳文古而雅，至其本事，專拳陰陽夸大之人。是乃丈之秘也。枕史今以漢文譯之，則洩秘中之秘。以欲使西人一覽乎。秘焉之之

時陽暦二月十四日，即陰暦辛酉正月人日夜，閑了之於殘燈耿耿之處。

小揚仙題





枕藏史　　　　　枕史氏戲譯

第一帖　楢葉大宮

世之有當玉危者流、私上尊號於奈良帝、謂楢葉大宮、蓋楢字、倭訓奈良、而其為樹、葉極大、以帝亦都于奈良、而其玉門大、相附會耳、先是、其后深帰依三寶、設浴槽于禁内、躬以湧洗配、手摩千眠踞、以像作総捨肉身、帝其女也、自幼寵貴無匹、百事隨心所欲、習成性、及長而登於執政、驕逸益甚、帝生而有玉門疾、病癢不可忍、時下玉指探之、漸拆漸大、初止容一指、而二指、而三指、而四指、而五指、終容全臂、猶有餘裕矣、聖慕方忽悦、春情四動、寒但小聽、官宦寺等捉讒騃俳、佞境、指術愈昂、後自

夢蝶仙史曰、史見二字、用倒叙法

香生曰、聖戲而有此疾、下既之多豪花風者、何足以怪矣、

夢曰、玉門玉指俊此呼者、猶在有悉奪奪之句

夢曰、此使人代之一同、止下文許多作事、指點不前、所謂此本法、

高羅佩藏本枕藏史之正文首頁

序

古枕草紙之著多行於世。大抵畫之綴以淫猥之語。其俗陋最甚。官今禁之矣。余曾觀本邦春畫。而疑寫其陰陽物大。陪(倍)於股膝。而視西人所畫。則尋常無他奇也。然則邦人之陰陽比彼。則悉皆大乎。蓋大小存於其人耳。予聞諸畫史。曰。如春畫不□大陰陽。則不能盡其實面目。是乃畫之秘也。如此原本雖倭文。古而雅。至其本事。專舉陰陽誇大之人。是乃文之秘也。枕史今以漢文譯之。則洩秘中之秘。以欲使西人一覽乎。秘焉秘焉。

時陽曆二月十四日。即陰曆辛酉正月人日。夜閲了之於殘燈耿耿之處。

小揚仙題

夢蝶仙史曰。先是二字。用倒敍法。

香生曰。聖體而有此疾。下氓之多患花風者。何足以怪乎。

夢曰。玉門玉指。彼此呼應。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夢曰。欲使人代之一問。生下文許多情事。措詞不苟。所謂伏筆法。

枕藏史

枕史氏戲譯

第一帖 楢葉大宮

世之有當玉巵者流。私上尊號於奈良帝。謂楢葉大宮。蓋楢字。訓奈良。而其爲樹。葉極大。以帝亦都於奈良。而其玉門大。相附會耳。先是某后深歸(皈)依三寶。設浴槽於禁內。躬以萬乘配。手摩千氓之垢。以倣佛說捨肉身。帝其女也。自幼寵貴無匹。百事隨心所欲。習成性。及長而登祚執政。驕逸益甚。帝生而有玉門疾。病癢不可忍。時下玉指搔之。漸坼漸大。初止容一指。而二指。而三指。而四指。而五指。終容全臂。猶有餘裕矣。聖算方鬼恍。春情日動。喜側聽官宦宮妾等相譃(謔)駸入佳境。指術愈昂。後自倦勞。欲使人代之。會橫萩大臣之弟。有藤原朝臣。亦玉

夢曰。稱旨二字下得絕佳。非長史筆者不能。

古有姓溪曰冉。姓谷曰愚公者。余竊以爲奇。今姓此人以此姓。更奇。百忙中忽用揷注法。有古色。

香曰。醜陋之態。使人嘔穢。而一上才筆。艷麗華縟如視深殿春娥之錦畫。

夢曰。讀到此段。則鐵心石腸之人。亦變爲錦心繡腸之人。文字感人誠如此夫。

夢曰。聞伊賀有曰孰膝者。其人陽物極大。坐則不能辨其孰膝孰陽物。故名曰孰膝。余惜不獻其中膝於此帝。以傳芳名於千秋。

不能正視者所何也。余恐衆嬪春情勃發。玉液濕褌。

夢曰。疊用此物二字。似繁而非繁。蓋古文佳法也。

香曰。不朽一句。有千鈞(鈞)之力。

巵中之錚錚者。尤長秘戲之術。一夕侍寢。獻玉莖以代玉指。偏奏秘蘊。稱旨。自此日夜不使離側。雖玉體違和之時。朝臣而在。則龍顏莞爾有喜色。因賜姓惠美。惠美與笑。邦音通也。時朝臣亦富春秋。陽勢鼎盛。而每侍御。故留餘地。或微摩淺搔。才染指而止。或盡莖揷入。而抱起玉體。竝步到上林苑。以蛺蝶狂於花。燕子戲於柳之態。具供天覽。益盪叡念。其渡御處。殿陸郎廊階。滴滴有痕。侍女執巾而從焉。直僧有弓削某者。方坐燈下。帝隔帳窺之。怪有三膝。宣侍嬪問之。某不敢廋。以實奏曰。中膝非膝也。男子所當有之物也。帝珍之。再宣近召。命以顯弄。某乃奉旨。去衣徹褌。則大如束廿莖。隨手勃興。龍矯可驚。衆不能正視。竊牽袂相哂。某夷然前膝奏曰。賤臣馬齒過強壯。未嘗接婦人之雪膚。每羨世之少年輩。縱贈芍采蘭之娛樂。臣獨否者。職此物異常焉。依此物也。實爲臣寇讐。臣而不有此物。何苦歸□門。今者得一供天覽。身死而此物不

夢曰。倒御法。其快多在婦人。而不在男子。弓削夙知之。故托敬天而獻媚。其實所以包藏禍心也。宜哉。此帝之惑此僧也。

夢曰。一結極妙。

朽也。帝注視半晌。春情勃發。不能自禁。急自九華帳裡展轉而出。手褪袞龍羅裙。辱把巨莖擬玉門。如合符節。詔曰。奉御奉御焉。抑昔人以緇徒比木石。然彼亦人也。豈無情哉。枯木值春則開華。頑石相觸則生熱。而況此人而有綸言乎。某乃仰臥。安玉體於腹上。奉倒御之。帝曰。天下不如意者有二。一爲雙陸輸贏。一爲陽物弱小。今所徵用之物極大。不唾則不易入。御喉爲發喘。一任奏秘戲。無復遺憾。獨至倒御一法。則未可謂無恨矣。乃叡感之餘。微訝其異樣。宣問其所由。某謹對曰。若太陽降臨賤奴肚下。黎民何由仰光。今爾擎奉在上者。所以表敬天之禮也。自此後又玉巵者流。目倒御法。曰弓削流言。

枕史氏曰。諺曰。戀無上下之差。此語已洞人情。何復怪於由義之異味乎。

病瘻頑仙咏史曰。則天甚愛六郎風。佳話當年傳日東。時有

山僧能解事。一莖松蕈御簾中。亦可以代此篇之論贊矣。

夢曰。起法一變似讀柳記。

香曰。起筆異樣一句含包許多脚色。

夢曰。聞妓院娼婦寄情郎必請人代艷書。今使作者在狹斜中。則佳人請代作者門前成市。誠不堪艷羨。

都都逸曰。所思之人不思妾。不思之人却思妾。情海風波概如此。浩歎浩歎。

香曰。其旨婉美。其語清新。譯得巧妙。吾輩木強男子。雖費三晝夜。不能得此隻辭也。

寢殿幽深無人之處。主人召兼好法師。手授紙筆。使代作艷牘。心雖阻。口難否。承意草之。其文曰。

氾一筆唐突。恐見怪訝。以故豫陳其緣由。勿厭其覼縷焉。頃者得童僕之怜(伶)名云侍從。聞此童時亦候左右。即今所以當青鳥使也。嗚乎。不畏柏木葉守之神祟。未曾見之姸姿。常存於幻眸。朝露睹頃。尚不能忘。因思他園名花不易折之戒。幾欲自制逼。奈吾心不如吾意。況山井淺心之歌意。亦暗成吾戀之讖。益加繾(繾)綣矣。抑岩木之山尚有溜。鯉淵之波不徒起。君如有情露。亦爲泄一滴。幸勿卑棄武藏鐙。

主人一誦。嘻曰。其旨婉美。其語清新。縱使非某院艷書較之。判者覩之。

香曰。癡狀如見。

香曰。形容輕妙。

夢曰。玉門之戰。時而炎熱如燬。時而流液如泉。謂之火攻亦可也。謂之水攻亦可也。蓋男者陽。女者陰。陽生火。陰生水。水火相爭。天地之秘戲畢矣。今不用火攻水攻。却用舌攻。何其陰險之甚乎。嗚乎。癡情害人亦大矣哉。

豈有不留心者乎。艷質一再。直使侍從贈婦之許。懇索答。使人反命呈前書。視之。封緘如故。佗無一字。此以小夜衣三語爲答耳。因沈思一刻。悟古歌所謂。不襲他裾。不見他夫之意。慍曰。吁。法師妙文。亦屬畫餅歟。劈拋地。少焉復拾。微吟曰。

爲想却時觸玉摻。　吾收我書藏香奩。

蒙臏於面而泣焉。既而復以爲。縱不得眞契。豈無夢交乎。乃倒衾而臥。欲眠不能睡。太息曰。此戀而不遂。生存世何爲。宣起大兵襲擊彼舍館。以霽此恨怒耳。以火攻耶。以水攻耶。否否是尙非計之獲者也。寧不若掉三寸舌。讒誣渠夫。獲罪使至死。而後奪略婦。強迫遂我思。眞是上策也。自問自答。稍就睡。忽有背後呼醒者。顧則侍從也。懇慰籍曰。玉環無情。青鳥誤使。爲惱尊慮。僕之罪多矣。然婦心之爲性。似堅實脆。雖貞婦亦然。要是笆上之霰。萩上之露耳。若主公面挑之。則彼亦非岩木。安知

夢曰。作者多情。故此種筆墨。他人不能及。

香曰。一覩旣蕩心魂。

夢曰。兩處相觸。和湯自入八字妙。在所不說破。

夢曰。收筆托之南柯一夢。頗有漆園叟之風味。

香曰。到底不着主人與婦之名字。使讀者迷於想像裡。而反從贊語中始見忠臣庫云云。二句殆有畫龍點睛之妙。

不重小夜衣裙乎。僕今爲尊請舉玉趾。慫慂不止。於是。如冥路遇佛。欣然從之。赴於婦家焉。時方黃昏。婦將澡浴。身着密絺襯衣。入浴室。二人乃佇室外。自戶隙窺之。則看先脫襯衣。其渾身肥晳。乳房玲瓏。如囊水精而雙懸。看次褪紅裙。固不知有窺己者。則不掩所可掩。浸手中巾澡牝者三。而後縮身入槽矣。乃悉看破之。牛涎縋地。龜首朝天。直欲抱□侍從臼臀。彼悟之。莞哂。戲曰。華淸水戰。公能爲之。手一拍背。啓戶納之。自外鑷而去。於是解衣帶。跳入槽中。婦愕然而不聲。槽窄無地可避。加之彼我赤裸。兩處相觸。和湯自入焉。忽聞足音震地。蓋主夫悟事闖來也。直揚脚踢戶。戶仆。駭自中瞻。此遲彼早。拔佩刀斬吾額。痛甚。絕叫一聲。聲徹耳而覺。則何圖是南柯之一夢。而手牢抱膝。驚汗淋漓。褌浸衾汗矣。

枕史氏曰。予嘗觀演戲忠臣庫。到其三齣。有鹽谷某刃傷高

揚仙曰。余常診君病也。何當此時不服腎氣丸乎。又曰。縱使不傷額。數失精者是所以深傷腎臟也。外膚之病易治。內臟之病難治。枕史豈可不戒乎。

師直之事。事自色一字起。這帖托諸夢以諷世。尤奇矣。昔人曰。心者表也。夢者影也。表直則影亦直。表不直則影亦不直。顧予亦每感夢交者。蓋由心表不直也。然而。幸止於浸褌。未曾傷額。今讀這帖。愓(惕)然戒心。

第三帖　老嫗嬌音

昔有說。一場妖夢爲在吾。中將受九十九髮之目深喜者。老嫗一日訛

夢曰。起法又一變。

二郎曰。誠哉不違汝之占夢。得好漢如中將者。半達素願矣。雖然。未得

一眠。尚不饜意焉。因今欲作玉章。介汝亦寄中將。抑摩呂手蹟學山禪

師之書法。頗臻妙。中將之所最喜。其悅懌不措可知也。爾時汝宜僞曰。

香生曰。先自書法入。可謂好手段。

筆之者匪他。實爲賤妹。賤妹曾仕某守。今也告歸。代母處家。願君憐彼

哀。幸賜一顧云爾。則中將固好色。必喜應之。汝直誘至。我欲裝少女嬌

夢曰。好色二字自是下文伏筆。

音瞞。以遂本事也。二郎吃驚。然其性溫和。乃枉順之。嫗欣然。展擅箋揮

筆。老腕顫。字字幾如蚓之糾。如蛇之蟠。束末繫以和歌。

夢曰。形容筆蹟至矣盡矣。

我匪無夜衣可被。(披)　願着都人晝錦衣。

斜封而委二郎。二郎傳遞。上之中將。中將披之一讀曰。不啻思戀凄切。

香曰。村舍光景。閒閒敍去。毫如無關係。而大有關係矣。文之間架妙構。全篇爲之生精彩。

夢曰。好辭令。如讀盲史。

夢曰。此段情事。皆從上文好色二字生來。

夢曰。筆墨流麗如花顏玉姿。不復覺難澀之態。

書風高古可□意者。彼怕我高貴。氣阻而筆慄邪。其無可憐也。即夜。二郎爲導。不從僕御。微服赴之。其距離雖不太遠。一路傍田塍。左右多枳穀。芒針刺人。而樹梢上。陳掛穫稻。望之迤邐如牆。此間茅舍七八。乃從導入其一焉。村居荒涼。以戶代障。障皆黯煤。房隅周以破紙屏。一燈耿然。二郎自此去矣。時有廚邊燒藁。煙氣咽人而屏失。故焚妙香。聞之前數步。戶陰有人一咳曰。枉瓊躅於蓬蒿。不翅光君之於夕顏。深情厚思。至死不忘也。其音嬌甜。如吸喉泄齒。微怪之。而又以爲此間反有一段風興。亦不可知。益前。有俄然自暗中執袂者。其所觸之手。皮皺骨癯。復爲之踟躇。而彼則狎然。已解其布裙。遂及吾帆褌。伴而入屏焉。對顏不見。暗摸其陰。直揷寶莖。如澀而不入。以爲由處女妙齡。情竇未開邪。塗唾再揷。須臾乾澀如故。而彼薦玩寶莖。或摩之掌裡。或挾之股際。喜如獲龍珠。吾亦勢成騎虎。遂與之昵。既而多可疑者。試吸其口。齒多豁矣。

夢曰。履霜冰至。此時而悔之。亦不免爲六日(月)之菖蒲。十月之菊花。

夢曰。尙字有力。使人愴然。

香曰。倏然而止。妙。

夢曰。雖然一轉。千古名言。世之好色者。不可不猛省。

始悟爲老狐所誑。膽落而莖縮。此時彼現本音曰。頭番一昵。未足以當點籌而莖已軟縮。不復掉者。意者。憐摩呂之念未深也。何其沒心腸之甚。且嘻拈莖使掉。愈拈愈縮。而彼尙堅持弗肯放。

枕史氏曰。易曰。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何氏解之曰。生稊則生機長。生華則洩且竭。若夫九十九髮嫗之生機。蓋有增無竭。所謂老益壯者。適借業公一昵洩之耳。而其淫行醜態。流臭百世亦甚。嗚乎。少女耽。猶可説也。老婦之耽。不可説也。雖然。公亦有罪。罪在不知足。其見辱。不宜乎。

夢曰。本是一部枕史。却以正正堂堂之史筆提起。文乃奇變。

夢曰。先敍養和帝次二位尼然後及建禮門院。正是引客入主法。

夢曰。左傳文公二年云。秦伯猶用孟明。魏冰叔評之曰。一猶字有五義。孟明一敗於殽。再敗於彭衙。秦伯知孟明之可用不棄之。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一一如見。余謂一叱字亦有五義。尊尊大義一也。制下之義二也。欲收功於己之義三也。□美人之義四也。求合歡之義五也。

夢曰。判官本武人而精於醫書如此。何其英雄多智也。

夢曰。不托之醫書。則恐他人指目。故托之醫書。英雄欺人。誠如此也乎。

合小掌。恭向天。拜訣皇祖太神。是爲八歲養和帝。二位尼奉之。挾劍璽。立舷首。指示帝曰。波底有樂都。今將遷駕也。奏罷投海。建禮門院亦繼投矣。此時。源氏軍中于思畀目之兵士等。認緋袴漂於波間。悟其爲女院。爭下鐵搭。鈎髮上之。則氣脈已絕矣。衆大噪。有以火烘者焉。有使吐水者焉。總帥九郎判官來叱曰。何其亡狀乃然邪。苟是萬乘之配。至尊之母。在平時則簾幃九重。奴輩欲端倪亦不可得。而況狎近乎。揮而遣之。召集俯泣於舡腹未殉於海之諸嬪。協力以遷奉院於我舡。更裳衣。御湯藥。救護百端。絕無其效。諸嬪愈泣且惑焉。判官沈思久之曰。考醫書。凡蘇溺死之法。與以火烘。寧不若以人身溫之。今可倣也。雖然諉諸卿等。則同陰虛感。回陽難。必吾雖無狀。請自當之。或可以庶幾其萬一

夢曰。雞越之絕險。檀浦之風濤尚且不畏。何況覬覦非望乎。其忍之愈久。則其所望愈深矣。

香生曰。百忙中挿敍瓊細之閒事。全首反覺活動。

夢曰。英雄好色。自古皆然。廷尉亦昵世英雄。安有不好色之理乎。至此發此望。我尙以爲達。

夢曰。承上文同陰虛感回陽難。而曰二氣之所感引。文脈亦甚細。

也。乃悉却嬪。判官手綏御衣帶。以己之躬。接院之肌。不啻冰寒玉冷。忍之熨摩者一刻。心竊祝曰。神若有靈。一使御魂返。少焉微溫生體。稍稍進依我。彼蓋覺寒冷也。判官喜懼交至。益牢懷之。且枕吾膝。熟視其貌。則黛如遠山青青。臉似春月朧。鬢髮濡垂。光澤愈美。猶夏雲經驟雨未全乾。且時時魘而顰眉端有香。無物可喩。喩諸吉祥天女乎。國色夐優。喩諸天稚命乎。天杳爾具。不可謂庸常人間之類種也。可謂光艷赫赫日宮之再生也。顧以糾糾一武夫。得爾咫尺者。抑何等宿因緣。又何等好果報。眞可自怪也。嗚呼。八嶋之風。檀浦之雨。櫛之沐之。被堅執鋭。以征勦百方之敵。至竟誰適。若不能配如此院者。天位寶祚亦何所望。癡慮慷慨交迸湧之際。看院伸一手纏吾頸。周一手抱吾體。蓋瞢騰中以爲臥在先帝側。誤以吾擬帝也。此時陽根炎於褌中。忘我喟嘆曰。天神國神欲罰即罰。死亦不畏也。直露陽。用是摩擦院股。其抱着益緊。蓋二

夢曰。玉門文色。少時淡紅。既而純紅。既而濃紅。既而淡紫。既而純紫。既而濃紫。最後至玄黑。今高文不曰紫玄。而曰似紫。非深於斯道者。隻字下不得。

夢曰。廷尉於回生之術。雖扁鵲倉公恐不易矣。

香曰。文氣亦雄健。

揚仙曰。源氏好色。不啻一判官也。雖然。於判官爲最甚。諺所謂英雄好色。蓋謂此等人也乎。

夢曰。正正之議。堂堂之論。爲結却好未知作者無好色之癖否。

氣之所感引。試摸股間已沾矣。排之寢陰。秀潤如玉。其色似紫。妙味可思。一瞥頃。不知津涎墜和液也。先指攬之。次舌嘗之。如院亦知愉覺快者。看徐徐擡腰。嬌貴不可道。今則非須臾可忍。直使仰臥之。以身頃壓。奮然盡根入陰。院忽一聲叫吆而蘇。御體全復夷矣。視判官侍側。未及宣一語。撫然而在。貌益悄麗。判官拜之悚然。欲身亦隨波上泡而滅也。

枕史氏曰。以柳下之懷狀。責諸好色之英雄。難矣。雖然。世人或云。判官之覬覦天位。蓋自覬院牝始。然而一敗塗地。身亦作衣川之水泡矣。嗚乎。覬不可覬。視不可視。罪也。天上尚且不免。決(況)人間乎。判官盍以□仙爲淫鑒焉。

蓼曰。此段敍事。彷彿子長孫子傳。

香生曰。快男子與烈婦狀貌。躍然於紙上。

第五帖　河邊賂妻

磯城嶋帝御宇之時。新羅有罪。勅興征討之師。選二元帥。一曰大伴金村。一曰河邊瓊岳。各率兵數萬。赴於彼土。分左右二隊而進。戰鼓色雷轟。管響虎吼。拂空彩旌。如春火之燒野。脫括白羽。似朔雪之亂風也。抑勝敗兵家常。雖有良將。亦末(未)如之何而已。旣而左隊則得大捷。斬馘數千。振旅而旋。右隊則反是。一戰敗衂。將卒男女。悉爲擒矣。中有部將伊企儺者。頗勇悍。虜憎之。迫使脫行縢。脅以白刃。曰。宜露尻東鄕。振之三回。而曰。日本王啖臀肉。否則殺汝。伊企儺不屈。反罵曰。新羅王啖我臀肉。竟被斬。其婦云大葈姑覩夫之死。賦一首和歌。述愛國殉夫之志。

韓城縱擬望夫臺。　敢向太倭振巾來。

夢曰。朝臣優柔。寫出如覩。

夢曰。愈出愈怯。態怯愈醜。

香曰。馬字如可删。而暗映玄毛欺熊等之字。是譯者苦心之處。

夢曰。曰指曰陽。兩兩互摩。何得不生春情。

夢曰。炷妙香頗風流。塗奇藥亦多情。非風流多情之人。何能至此。

夢曰。使他人奸我妻者仁也。見之而恨妬者義也。仁且義。而爲其婦所棄抑何也。

吟了慟哭。虜亦感其貞烈。往往流涕云。却說右元帥河邊瓊岳。原爲無恥之怯夫。亦共婦見擒。虜乃嬲問曰。朝臣。朝臣。命與婦孰重。對曰。女皆婦也。命則一而已。曰。然則。吾今於朝臣目前。欲恣弄婦且媟合如何。曰。若助命。則忍見之耳。於是虜前命拽出婦。婦驚愕號泣不顧。令傍卒捉其手足。左右張開。爲大字狀。而悉褫衣裙。隱處忽顯。而後馬跨之。以玄毛欺熊之胸肚。浪觸白肉擬雪之下體。且指與陽交下。一突一抽。故分明之以眎夫。夫一睨。回想信誓旦旦。至昨至今。如是我歡之事。徒切齒蹉跎耳。彼弄媟已數時。夫因以爲。今也定應放婦。而不放。看更炷妙香於枕頭。又塗奇藥千女臍。了之小息耳。先是。婦遭猛衝。一旦氣絕。而比香煙薰鼻。藥水繞臍。恍然再蘇。新液自股湧。虜候之再跨。連御數番。婦亦蠕蠕蠢尻。夫覩到此。恨妬交迫胸。曰。縱使踰死出之山。濟三途川。亦欲攜手同行。而今爲髯虜。成此狀何也。因忘吾瀕死命。欲生啖虜之肉。

此時。彼始倦媟。壓免婦矣。夫欣接曰。吾孀無恙歟。直欲尋舊歡。婦脹頰怨曰。惜自己之一命。以多年伉儷之妻賂敵。使曬赤恥於白日。怨淪骨髓。再歸何爲。自此。絕媾勿論。亦不許夫之近於身邊云。

香曰。與前段伊企儺夫妻反映。姸媸益著。

枕史氏曰。語云。駿馬爲癡漢之騎。乃以貞女爲惰夫之婦。女之不幸莫甚焉。若使河邊之婦爲伊企儺之婦。安知其不爲大藐姑之所爲乎。婦有貞淫之別。由夫有勇怯之差也。要之。夫之罪也。非婦之罪也。抑我又有爲河邊婦惜者焉。古烈女有爲敵所強姦者。一旦汚其肌。至其口吸時。忽咋舌斃敵。身亦倣之死云。河邊婦而果欲潔貞節。則其於與虜接。豈無所爲乎。嗚呼。豈無所爲乎。

香曰。其然豈其然乎。然在非常之時。則大有此理。

夢曰。斷實確不可動。

夢曰。一結似歐九五代史筆意。無限煙波。

夢曰。好色二字通篇骨子。又其命脈。

夢曰。忽下而字轉折。何等敏腕。

夢曰。疊用許多或字。生無數波瀾。使讀者狂瀾怒濤。不可逼視。

兵衛督乎貞文。綽號平忠。爲人好色。稱天下無雙。幾世間一切婦女子。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爲其所懸想者。莫一不靡從焉。而宮嬪中。有本院侍從者。姿色絕世。平忠戀之。雖屢寄艷牘。絕不得一答。反騙弄之者數次。平忠懊惱。竟發相思病矣。平忠以素善繪事。病床無聊之餘。戲染翰。而其所描。都以從前爲姬所騙弄之事迹爲意匠焉。或描累寄數牘之後。吐露其切情云。多言非敢所望。只讀了二字。見答則足矣。爾時。姬特剪取其二字。糊貼之他箋以返却。我覩而涕泣之態。或描梅雨瀟瀟之夕。姬故誘我於其房。使乘暗摸其雲鬟濡髮蕩我心魂。而後托言鎰戶。一起入奧。遂不復出。我獨倚障。呆待徹曉之風。或描思戀綦切之餘。癡想百出。以爲若得姬之尸而齅之。惡臭之餘。或減戀思幾分則幸矣。一

香生曰。敍寫曲盡。善及繪畫無不及。何等才思。何等靈筆。

日。瞷彼侍女翡翠攜一箱而出房。奪取之。則異香薰鼻。蓋薰籠也。籠中藏丁子煎汁。及香丸如栂(梅)子大者二三枚。睇視之而戀慕之情益旺。遂精神恍惚。嘗其汁。吃其丸。不覺慘然淚下焉。皆著彩緻密。姿態如生。縹裝爲一卷。聞姬甚好繪草紙類。使人贈之曰。若被一覽則幸甚。且請。君亦有佳藏。則賜割愛。既而姬酬以一帖曰。此外無所藏矣。翻之則竹取物語耳。蓋以竹中赫姬。雖帝召不敢應自況也。平忠切齒曰。噫。賤婢再三報我。不啻以無情。侮辱至此極。豈曷無所報乎。爾後。故阻絕音問矣。抑彼翡翠者。年齒未破瓜。顏紅如袙。身披花紋染衣。手約袴緣之弛。時時出入姬房。其人才智長於齒。平忠乃生一計。每瞷其出入。與物以買心。漸得馴近焉。然後更製一卷。使彼再贈姬。誡曰。若問自奚。則宜答自三荒禪司也。彼領其意。如其言。此夜。侍從會有抱衾之暇。燈下讀書倦。方不堪岑寂。恰好得此贈。受而一見。外錦螺鈿之軸。青羅之標。締

夢曰。贈以竹取物語。平忠之失意。可憐。

香曰。省筆有味。

香曰。故詳述裝潢模樣。妙不可言。

夢曰。姬亦人也。非木石也。其發春情亦宜矣哉。

夢曰。如讀如不讀五字。雖司馬子長。恐不能下。可謂千古獨擅絕技。

揚仙曰。其實所以心悸也。

揚曰。聽到此。何人不起彼情。

夢曰。平忠手段。可惡又可憐。使平忠遂其志。何至此乎。呵呵。

揚曰。亦是一篇之精髓。

以長紅縧。頗極鄭重。意先擬寶帖被（披）看。其中反係秘戲圖。不覺顏赭。直欲掩卷。而又以爲。觀諸稠人中則應有所憚。孤坐獨覽。竊以遣悶何妨。且夫禪司消息。或封在卷中。亦不可測也。乃再展之。描男女種種媾態。錄癡話以代贊。姬如讀如不讀。通覽一過。心恍乎動。頓覺頭重耳熱焉。忽障外有男女相謔聲曰。吁（迂）濶矣。盍解事。宜纏此手。分明是平忠聲音。姬先一驚。又有聞。曰。狎昵至此。何謂不解。雖然。妾猶年少。請免此一事。是爲翡翠。再愕然。以爲平忠恨吾峻拒不應。易地挑侍女。欲梳櫳歟。屛息傳耳於障。少焉。語熄。只聽枕軋軋。津聒聒之音耳。乃蒙衾蔽耳。強欲不聽。則聲愈聞。強欲鎭止。則心益動焉。俄而有自外啓障者。益驚。排衾而遁。平忠手燭入來。照衾遍撿。則認腰邊有濡痕。蓋爲泄精汚也。獨笑曰。快哉。吾今得報彼矣。乃去。詰朝。贈新縑二疋。曰。薄以供衾材。姬得之。仰慙俯怍。以恨地之無縫云。

夢曰。欲說相國常盤兩兩合歡之快事。先自百方欲使從己而不從處起筆。所謂欲揚先抑。欲奪先與之法。

香生曰。句句清麗與顯相稱。

香曰。好方便。妙趣向。

夢曰。諺曰。媒情事之人。其所□勝於父母。果然相國獲此奇藥。其喜果如何。

平相國清盛。自獲貞婦常盤。喜其色。百方欲使從己而不從也。若夫以威權凌迫。則雖使釋迦食鮮魚亦可矣。然無興味。因緩心待時焉。春則使侍觀花之筵。強侑酒。以挑金釵之醉。秋則使陪觀翫月之團。故□(稽)漏以待海棠之睡。或假猛卒武人雪□風凌之威。欲使屈致歲寒後凋之節。仍不屈也。然而。彼如有所思。每遭公之親挑。不必拒絕。公執其手。則柔然披拂之。公猥其肩。則微側躬。袖掩口。莞爾睨之。有觸則欲墜之花態。公迷悶欲死。而無復術可施。只待雪竹之作枒。東風之吹我耳。先是。小松內府詣熊野。途而得疾。官爲徵醫於海外諸國。會高麗有一奇藥。盛以銀壺。獻之鴻臚館。使玄番頭賂於相公。云。融此塗牝。雖貞女節婦。魂忽鎔。成雲成雨。歡極而泣。其聲如鳥叫獸吼。蓋一種之媚藥

夢曰。公察其色四字頗妙。相國不獨敏於兵機亦敏於情事。

夢曰。花將發。狂雨來。月將照。癡雲妬。花月且然。況於人事乎。常盤反身似殺風景。却有許多情致。淺者何得知之。

香曰。繪寫緻密。眞是雕蟲鏤露之乎。

夢曰。古人云。君一夕之恩。貽妾百年之憂。今常盤一夕情。却保兒百年之命。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

也。公獲之欣悅。即夜召婦於寢。在朱檠影遠。爐香罩帳之中。輙執手猥肩。此際。指尖塗藥。卒然侵入。自股間達牝中矣。婦赧然。蹙雙股。然只是以爲尋常摸幽之戲。不知其塗藥也。少焉。藥和鼎膏而流出。居不安席。公察其色。試再下手。則彼不復蹙支。而臍下已成海。公心竊感藥效奇驗。直掖就寢。傳口於婦唇。頰熱如火。彼亦伸纖手握我巨陽。自歃之。浪濫無比。公欣然抽送。一衝殆入神境之際。婦忽反側身曰。賤妾身蒙寵榮。雖歡無涯。如胸裡有一團之悲憂。何言半而泣焉。於是。情移興轉。如將發之花。忽散於風雨。遺憾殊甚。乃切問。卿已聽我之願矣。我豈不聽卿之願乎。盍言其志。婦曰。然則試愬之。日外。爲猛卒所虜之兒乙稚。意者。不日應被刎。骨肉之情。妾思之。臨事心阻如此。淚墜而珠於肘。公指彈之曰。卿勿泣。卿勿泣。凡事某所乞。官莫不聽焉。爲報卿一夕恩。必延兒百年之命。婦忽開愁眉。曰。有其一語。妾身戰肉顫。喜不可禁。薦低昂

夢曰。相國百年從常盤之頤指。英雄好色。一向至此。

夢曰。予亦少時好狹斜之遊。一夕擲百金尚且不顧惜。當時早知有此妙藥。則天下之美人。我必輪奸之。自許以色壇飛將軍。但恨不早耳。

腰。以四肢纏公。牢抱固結。公亦嘻曰。快矣。今而入神境也。倍抽送。婦又鎖股曰。仍有今稚在焉。彼則見殺否。公曰。然殺之。曰。吁。偏矣。盍亦爲妾活之。曰。然。活之。百事卿命維從。

枕史氏曰。厘厘一壺藥焉耳。能使絕世守操節婦。一朝轉念至此。何其多儆也。然而今之所謂媚藥者。不必遠求異邦之守宮。代以佑古島一杯(坏)土。則亦可以使轉念幾常盤矣。勞則半古。效則倍是。若平公而有知之。其必笑曰。我多塗指一事。

第八帖　梍原夜込

源判官奔奥州之後。江湖更騷然。苟有其葭莩之親者。皆蒙鎌倉公之嫌。被逮捕者日夥一日。或別妻。或喪子。零丁載塗。譬猶燒野之雲雀。失棲啼迷於天衢也。靜姬者。判官之愛妾。所謂権北方者也。嚮訣離公於吉野。後潛匿於生母磯禪司家。爲東兵所搜索。共母護送於鎌倉。此姬也色藝雙秀。加有貞操。其霍岡一舞。夙動鎌倉公之心。而公不顯諸色。陽托訊判官蹤迹。陰欲遂我戀。屢召見姬。或羅列弓矢劍戟。眎以恫喝(嚇)之。或交錯絲竹管絃。命以撫奏之。一陽一陰。活之死之。一求其從已。而只見其低首。不見其首旨也。一日。公又咏和歌眎姬。

堪想名勝在奥中。　壺山石碑合浦風。

蓋托憶勝探夫踪也。姬陽如不悟歌旨。公又賫吟。縮之白玉簪再示。

夢曰。居然史筆。

夢曰。許多應答。盡用韻語。有情有色。

把簪試問主是誰。　白玉無言聖先知。

亦托物挑人也。姬又如不解。專述慕夫之念。以奉和。

滿出白雪三芳路。　空剩行踪不知處。

公乃諷去原夫訂新盟之意云。

衹應山盟有時騫。　妹脊中斷吉野川。

姬心憎之。重獻比體一章。益表想夫。兼希以穿岩女念。再顯夫於世。變今作昔。

賤女手中操苧環。　何時今昔又循還。

於是公激怒。乃托罪於慕亂人。手解刀繩。縛姬庭樹。背其玉腕。開其藕股。拔刀到前。名云刎。實欲姦也。君夫人爲人憐而妬。夙怪公之舉止。今覩此狀。直自帳出。爲執公袪諫。竊執其手。使自袖裡摸吾牝。公之神爲虛逝。莖亦萎。直入帳寢矣。無此間。夫人令侍女解縛放姬。而姑憚世聞。

夢曰。上所好者。下必好之。將軍已好色。故幕府武士皆無不好色。語曰。勇將之下無弱卒。信哉。

夢曰。情思纏綿。譯得有出藍之妙。

併母置之扇谷。縱一丫鬟而侍焉。抑鎌府武士概都雅好色。梶原景時。工□祐經等其尤者也。夙聞姬之艷名。坐思慕之。屢貨母求歡。鮮衣修飾。故端好容貌。其訪姬舍也。重於趨公事。晤語姬也。榮於値除目。每到必齎酒脯。慰藉子母幽鬱且自娛。以爲常焉。□後齊揚光。菖蒲之風遍涼。杜宇一聲。暗妬微行之夕。二士聯袂訪姬。輙開宴。命丫鬟行酒。酒數巡。一坐興動。景時請母欲令姬一舞。數請而才允之。於是。禪司手彈倭琴。景時拍髀爲節。祐經轉喉唱時曲一闋曰。

視彼蟻行迹。戀思尚相催。芳容兮妍面。孰世又忘哉。人生相思切。何以爲其魅。男之思婦時。勝親之思孩。看個縺戀腸。一日爲九回。佛也有方便。神也可助來。叩兮必有響。搧兮必花開。

聲琅琅。如出於金石。且卒尾兩句。暗諷戀姬微旨。而姬不顧。啓金摺扇

香生曰。層層敍姬之堅貞。筆路有順序。

夢曰。昔者韓信忍於股下。范睢忍於厠中。景時忍於蚊螯。亦類淮陰張祿。自古欲大有爲者。概無不然。

香曰。不繁不簡。善狀夜深閴寂之實況。

夢曰。景時雄勇尚有臨敵國之想。況不及景時[者]乎。

夢曰。愈出愈妙。

夢曰。昔孟嘗君得雞鳴狗吠之雄。免其害。今景時爲鼠爲貓又爲狗。纔免虎口。可謂千古一幅佳話。

而起。只見羅袖翩翩。如禽蝶之戲於花。頭上玉簪。與座上銀燭相映輝。二人劉覽。魂不附體。更揚眉張目。無復端容矣。且視時時自裳下露素脛。懊惱欲絕。夜已深。舞亦畢。賓醉辭席。伴就歸途。景時目中舞容宛如。尤不堪寶山空手之憾。乃欲夜込以遂志。故與伴相失。獨回踵姬舍。潛屋後竹篁中。忍蚊螯以待人定焉。時有婉聲之聞。曰胡蝶胡蝶。更漏已闌。蓋收杯盤就寢。是姬之命丫鬟也。又聞磔磔之聲。蓋禪司之咳也。少之寂然。人禽悉定。因潛出篁。手推庭扉。無鐍自啓。升堂。風滅燭。循壁而步。暗中摸索忽有衾裓觸手。以爲姬寢。此時恍如臨一敵國。胸悸股栗。強自鎭之。俯窺其氣息。方熟寐矣。徐徐以身穿衾。忽自中檯枕。叱曰。誰哉來者。莫乃飢鼠求食入懷乎。審其聲音。正是禪司。因愕然。抱頭鼠竄。席爲響。復叱曰。足音比鼠似大。意者貓乎。因假作貓聲。喃喃亂之。亦復叱曰。鳴聲大於貓。是必犬矣。因變作狺狺聲。僅得遁去。世人傳爲笑。名

夢曰。一結用揷注法。却妙。

香曰。贊評簡鍊有雋味。

夢曰。論贊多諷意。故佳。

曰椛原夜込之。方違。蓋夜込者。謂擬漢乘深夜。匍匐以侵入婦寢。方違者。乃誤其方向之謂也。

枕史氏曰。大頭公欲行白日之淫。何尤於蚰蜒子之夜込乎。而皆不能遂。徒遺笑柄耳。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於此者。可以兩戒鎌府之君臣矣。

夢曰。往年與高爲代議士遊北里妓院時。高爲氏語余曰。我御有一婢。其人陰門開豁。五指一拳。出入自在。婢自謂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恐無與妾相配者。會有一梳客告婢曰。信□有曰某者。其人陽物甚大。屢迎新婦而不能合歡。不得已一牝牛以發洩其情。言未畢。婢喜不自禁。直束裝上途。遂聞某於信□。告以實。某大喜。約爲夫婦云。嗚呼。造物者之賦人。一何至此乎。余讀高文。追憶此事。漫錄以博一笑。

香曰。又怪矣。

香生曰。怪矣。

有一沙門。法名常眞。性酷好芋。一噉盡數升。故人呼芋魁僧都而不名。爲人修鼻如象。其尖下垂。頗硬(梗)飮食。嘗倣敲鉦木。創製支鼻木者。每食。使人自傍支持之。因又謂支鼻僧都。抑此僧都。潔行而碩德。絕不近婦女子。止畜一童男。齡方舞勺。眉目如畫。而肢體孱裊。倣不勝衣。僧都鐘愛。常置左右。支鼻之任。亦專命焉。而彼有時誤支。陷汚鼻尖於碗糜者屢。而僧都不尤也。自此誇寵。人相話。則已自傍挿嘴。且寺中事無(恃)巨細吠告僧都。(寵擅威古來小。人之常情此篇。寫出逼眞)人皆莫弗憎之而僧都獨聽其言。與其所欲。壹順適其意焉。會有壯年雲水僧來停錫寺中。夜夜臥佛殿。以殿與僧都寢室才隔一壁。動靜了了皆上耳矣。時方冬。夜寒甚。臥而聞之。如僧都溫酒於衾爐。令愛童行酌者。少焉。有一氣之漏。蓋煮物也。諦齅則非芋香。而聞

香曰。益怪矣。

夢曰。僕鼻甚巨。尚(而)陽甚小。如以鼻之大小論陽之大小。則如□遊者。謂之何。呵呵。

香曰。愈益怪矣。

香曰。後生眞可畏也。

殺罄。既而如就寢。曰夜寒凜烈。酒力難防。盍進以取暖。諦聽則僧都之聲。次洩鼻息。又送紙聲。最後。有呼愉欲死者。其音柔媚。不問而知爲彼童也。此時我陽物。抑若揚。蹶起擬之壁力下上漏精矣。爾後。無晝無夜。目浮童容。口唱童名。拳淫以取快焉。一日以爲。凡男子鼻巨者。陽亦巨云。僧都象鼻如彼。可以類推。孱彼姣童。何以能得耐龍陽之任。且我聽其閨中語。音調柔媚。絕不類男兒。毋乃僧都故男裝愛姬以欺人目乎。因每見童。眉語眼波。以試其應否。稻舟果然有不否載我之態。心竊喜以待僧都如他。生僧。僧都頃病腎。三餐不進。至所嗜芋魁亦不多食。日夜使愛童護枕。於是。客僧氣益焦躁焉。一日。瞯童如廁。廁要其過廊。驀地仆之。就欲媾。誤以膝臨陰。入可八九寸。怯其或衝死。蘧問曰。得毋痛乎。女坦然微笑曰。御坊陽物何大。殆不減於僧都所有也。

枕史氏曰。陰陽相交。上世諸冊二尊之創定。洵萬古不易之

夢曰。引史起筆已奇。次之以易經之語更奇。

夢曰。句法似昌黎。

香曰。此贊稍過冗長。痛刪如何。

夢曰。予知敬亭先生好美人而未知雞奸。嗚呼。作者何其多淫之甚也。

香曰。一結爲總收。不費力。妙。

辛卯暮春於桃花紅處持閱卒業　香生

妙法。而天地生生之理亦具焉。今夫雞姦。熟爲而熟傳之邪。不翅戾於天理神道。有害於衛生亦大也矣。然而。我邦中古。將門世政。尚武成風。徒買舞陽之餘勇於肛門。反不能磨利□門眉斧。亦何右也。方今開明。以雞姦爲國之大禁。夫雞姦之與拳淫。似而非者也。拳淫之害。止於一身。雞姦之毒。流於社會。官所以禁彼而不禁此歟。或問予曰。聞君樂雞姦。此亦僧都之徒也。雖然。今也。爲明法所縛。不得擅其樂也必矣。蓋反僧都所爲。欲女裝其愛童以隱然樂之乎。如何。予對之曰。否否。我所樂異於此。曰。何也。曰。夏之日。冬之夜。若則閒軒靜坐。無聊之時。翻此枕藏史。及入其佳境。公然弄機下之一拳。則不亦樂乎。

支鼻僧都中批評

嘗聞之老妓曰。閨中秘戲。世人多喜陽物甚大。妾獨謂不然。閨中秘戲。不必要大也。譬如食團飯。飯愈大而食者愈苦。若夫小。則口內有餘裕。足以嗜其味。秘戲亦猶是。故陽物不大則抑揚自在擒縱。枕藏史大尾如意足以合桑林之舞。稽首之者。余竊以其言爲有理。今此僧陽物如此其大。而婦人喜之者。余不解其爲何故也。或曰。吾子陽物甚小。故妬此僧而吐此言。要不過一人之私言也。余茫然無以答。聊書質之色壇之飛將軍其人言。余非薩人也。又非好雞奸者也。不啻不好之。未知其味也。然聞之人曰。雞奸鼓舞士氣。故北條□雲於黃八幡。織田信長於桃蘭丸皆無不然。果然。則雞奸之功亦大哉。余願借此術以鼓勇我士氣。作者以爲何如。

夢蝶

思無邪匯寶外編（一）／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花影隔簾錄」

錢塘韓景致瑜樓等撰

《花影隔簾錄》出版說明

《花影隔簾錄》又稱《抱影隔簾錄》，分爲四部分：第一部分爲《花影隔簾錄》，署「錢塘韓景致瑜樓撰」。第二、三、四部分皆題爲「抱影隔簾錄」：第二部分署「錢塘陳俍戲春翁閱」，第三部分署「錢塘王隆愁癡人補閱」，第四部分署「錢塘魏素珠吹簫嫗訂閱」。此書現存日本名古屋鬼磨子書房影印本，收於揖可磨慟主編之《艷文學叢書》（名古屋，一九七八）中，書名爲《抱影隔簾錄》。此書第一部分《花影隔簾錄》，據日本刊本影印，上有訓讀符號。此部分用文言寫，每頁十行，行二十一字，計八頁，故事未完。第二、三、四部分皆爲手抄影印本，比較揖可磨慟手寫的〈《艷文學叢書》贅言〉筆跡，《抱影隔簾錄》抄者可能爲此人。抄本未註明出處，抄者漢文程度較低，錯、白、俗字滿目，又雜日式漢字之俗體字，辨識爲艱，難以卒讀。此三部分女主角及部分人物，雖同《花影隔簾錄》，唯故事不相接續，文字全不相同，可知非同一人手筆。《抱影隔簾錄》語言在文白之間，文理半通不通，用辭習慣又多不同，此種情形觸目皆是，不勝枚舉。只需讀一頁書，即可知非以漢語爲母語者手筆，可定爲日人所寫程度極差之漢文，和臭味重。估計《花影隔簾錄》故事頗得彼邦部分人士之喜愛而不獲全帙，有若干人分頭續貂之作。各部分貌似連續，而重疊正多，因此故也。此書末有跋，署「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年仲秋錢塘溪衙梓于自跋」，此跋語亦在半通不通之間，估計仍爲續書者之傑作。其所謂「錢塘」某某云云，亦爲假托。此種文字，正可供研究漢文艷情文學者參考，故收入此輯中。

出版說明

《花影隔簾錄》除上收之日本刊本影印本外，其第一部分，又見日本枕史氏（足立敬亭）之《滿娛樂散雲史》（抄本，原高羅佩藏，現存荷蘭萊敦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中，可與此本相校。《滿娛樂散雲史》前有日本小揚仙（岡田篁石）序，署「陽曆二月十四日，即陰曆辛酉正月人日夜閱了之於殘燈耿耿之處」，知此書成於一九二一年前。其《花影隔簾錄》部分計十頁，首行書「花影隔簾」，次行稍下署「錢塘韓景致瑜樓撰」，第三行起正文。正文頁十二行，行二十字。此抄本文字與日刊本稍有不同，或另有來源，非據日刊本抄也，故用爲參校本。

又《花影隔簾錄》第一部文字雖較其他三部通暢，然其用詞習慣罕見，及其敘述之方式幼稚。如謂「家累千金，婢僕數百」，「生着赤霜袍，戴白接羅」，又謂「香蘭娥眉顰蹙，玉肢顫搖不持，精液如湯，自含花中湧出，流溢雪膚間。生亦神快意活，不覺失聲吾死矣，一泄如灑」云云，皆甚特別也。至玉鏡之待二十二歲之德潛，德潛與香蘭之交往，實同兒戲，其不合情理處一望即知，更不一一。故此部分是否即爲中國人著作，亦有待研究也。

*　*　*

《花影隔簾錄》故事梗概如下：

第一部分　揚州棲鳳縣大賈柳玉鏡豪富，妻張氏，長女香蘭，子淑蕙。玉鏡爲聘閩人楊德潛爲淑蕙師。德潛年二十二，博學美貌，盡心教淑蕙，玉鏡極禮遇之。一日設筵款待，爲紹介妻女。德潛、香蘭一見鍾情。德潛趁夜風滅燭之時對香蘭上下其手。是夜，香蘭潛出至書室訪德潛，遂通。自是夜半必至，來往半歲，無人知曉。後同縣大姓贊翼托人求婚香蘭，玉鏡許之。香蘭告德潛，乃偕逃。至數十里外迷失，投賊莊，爲三賊所執。並要挾香蘭如不與行姦則殺德

潛。德潛乃懇香蘭滿三人之慾。三賊乃輪姦香蘭至其暈絕。有武人慕容傑過莊院，因打倒衆賊，救香蘭及德潛。又詢得二人事，許令彼等爲夫婦。

第二部分　玉鏡家有健僕犀節，曾偷觀生德（即上文之德潛）與香蘭交媾，無所不爲。後生德外出一年，犀節又鑿開壁板，窺香蘭沐浴時，以大號角先生自慰。彼亦暗中自慰。一日，香蘭於花園梧桐樹下午睡，又以角先生自慰，爲躲在樹上之犀節所見，下樹求歡。香蘭與交，大暢，謂自結婚兩年來未有此佳境。

當地孤善寺和尚龍峰五十多歲，極風流，除經常找女子偷情外，又養兩個十八歲之徒弟作龍陽。一日，龍峰訪玉鏡，回路經香蘭房，聞淫聲，乃窺視。見香蘭與犀節相交，無所不至，遂扣門。犀節懼怕遁去。龍峰入房，趁機姦香蘭。龍峰陽具極大，先逼香蘭口交。香蘭初苦後樂。

第三部分　自此龍峰夜夜找香蘭交合，日間則有犀節。一日，香蘭沐浴時犀節在窗外窺見，入屋求歡。相交時覺香蘭陰道寬大，且受傷，詢原因。香蘭哭訴龍峰陽具過大，交合時用開牝丸，又不顧人死活，令彼受苦。犀節乃與香蘭設計殺龍峰。次夜，犀節潛入龍峰房，趁彼與其徒龍陽時自背後刺殺之。丟去凶刀，即至香蘭室中，告知一切。香蘭甚喜，與其合歡。犀節又以緊牝丸塞其陰，香蘭遂恢復如舊。一夜淑蕙賞月，來訪香蘭，聞淫聲，又偷看香蘭與犀節歡好，見兩人極歡暈迷，驚極，遺下金簪跑回書房。香蘭與犀節盡興，犀節虛脫跌地，撞到床柱石死去。香蘭收拾好衣物，揚聲求救。自謂犀節來求愛被拒，逃走時跌倒，撞死。因大哭。玉鏡安慰香蘭，謂犀節死乃罪有應得者。

第四部分　香蘭月夜於房外見金簪，知爲已贈淑蕙者，乃收起。因慾念甚重而犀節已死，上床以角先生自慰。又一月夜，淑蕙想起香蘭自慰，逢香蘭來送金簪，因談及人生樂事，兩人交歡。一日淑蕙訪香蘭，偷窺其沐浴，見其以角先生自慰，乃入房，兩人歡好。後香蘭接丈夫生德信，謂已抵錢塘將歸家。香蘭告淑蕙此事，又謂將着一婢明夜至其房好合。次夜果有婦人入淑蕙房，滅燈交媾，無所不爲。至晨，淑蕙方知爲香蘭。因縱慾過度有病，互道珍重而別。香蘭回房，淨身濃裝盛服，於月下上床嚥鴆藥逝去。

花影隔簾錄

錢塘 韓景致瑜樓 撰

揚州樓鳳縣、有大賈柳玉銳者、家累千金、僕婢數百、樓
合錄玉、軒樹鎏金、號為豪族、玉銳妻張氏、美而賢、有二
子、長女次男、女名杏蘭、春秋破瓜、嬌艷其姿、蕙慧其性、
如梅花逢春將綻也、男名淑蕙、年齡初學、眉目秀徹、資
質潔清、如雛鶯向暖將語也、人皆莫不羨其清福焉、玉
銳欲為淑蕙延名師就學、頗無可意者、時有揚生德潛
號翠亭者、本閩人也、幼喪怙恃、勤學以文章著、年廿二、
玉銳聞其名、厚幣延之、姿貌端麗、隆準絳唇、鳳眉鸞目、

日本刊本花影隔簾錄正文首頁

玉液一瀉、沛然汜溢、賊亦抽送、一時精神蕩出、須臾賊
及香蘭輩絕矣、時有武人慕容傑者、赴役江南、過莊院
下、聞婦人哭聲甚急、排闥入見之、大怒立擊倒二賊、拯
香蘭者忽穫然體疲不能立、亦倒矣、傑急進解生縛、生
喜且泣、及飲香蘭以水、蘭氣壓穫而疲困、且羞無頭無
語、傑使生着香蘭服、因審問以故、生因盡告事狀、傑大
憐之曰、吾能使蘭為夫妻、云云

日本刊本 花影隔簾錄正文末頁

抱影隔簾錄

錢塘　陳保　戲春翁　閱

說話　有一個家僮足平節尕中諸人見他形體粗肥身長隆白健漢方二十五歲生性頗淫有時候五月某夜天氣炎熱走過東池前房中悄寞只聽得生德和香蘭房中哼哼有聲聽得婦人口裡又吁吁嗳嗳啞啞連聲叫道親心肝去了去死也屋節當時聽罷心中驚慌但心中笑道好樂事也他二人竟在陽台之上太便走近旁門側着耳朵聽了一回兩邊窗隙又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上明鮮一見神散魂飛癡呆了開口凝凝視婦人全裸露着兩腿展開上載生將生牝戶凑迎玉莖仰臥在床生德又赤條條露着身立近床沿拜起兩腿正在那牝戶凑上縱一下亂抽連抽摸擦有趣典有一一千多回抽送便伏在婦人肚

一

日本抄本抱影隔簾錄正文首頁

疼復了心神恍惚亂牽撲弄鼻尾動更上下很倍力甯加亂相逆＝个肩余回香
蘭閉眼不住俄俄了道吸吸去也死白吁吁心神已盡了也又濃濃的淡水太
多濃了眉見只管把動牝戶兩旁也身子癱軟眉閉眼顫搖無語都使無滴
氣力死了一般又放旁裡錯牽向兜芳了牝戶口以口受氣座水盡吸去了停了放手扶
起上身接了一口氣討復湯喫了才後醒醒臉臙眉眼初視龍牽亦笑道好事
也又倒在蒙生牝戶弄揉揉一回又這樣亂牽按撲道我只生得又牽動如何死又
活了來利心神恍惚連喊救次肩也我來兩貝伯樣敬伏話更加十倍也哉
情不盡心上想句不忙也即淘然[illegible]而我東西後有苦之後忍逢五[illegible]深牢往
還到極處也
此後香蘭洗亂尚多不盡蓋漸之也以令[illegible]

十九

日本抄本艶影隔簾錄正文第十九頁

抱影隔簾錄

錢塘 王隆 菘齋人 補閱

話說 後來自此薪峯常與畫堂宋門偷歡即夜夜香蘭臥房潛入許到我次淫慾之極叔不尚叔又不能禁止然後又屢說來相約等乃日中之光宣淫也自古柳大家有家規數十案我夜宵僅衆人不許看蘭擅房廂入中堂又世界都去廂房裏内離得所以奸淫之徒私通來往等弄得入客易某日早晨白晝時分我香蘭在房裡蘭湯洗浴之時屛窗伏在窓邊兒窺看只見蘭湯盆端坐人去把羅衣卸下露出那胸前那先沖沖的酥胸如處玉纖雨臭乳峯聳紅開再反把下面的褲裙卸時見小小的一個肚臍那臍之下嫩毛叢生明鮮生得

大冤遁 奴隷求歡之言天下有此禽獸之徒也 奴隷若生遇我即砍割其首未足以洩此恨也 特撥有抱頭他再三寬恕遁有不規約定他一族以不許其求要住命 拼淫之徒

後事落下 一物如何即拼慕金聲一但若果且聽尽下分解

抱影隱簾錄

錢塘　懿朱珠　吹雨樓　訂閱

話說　秉節却比過了十數日香蘭自想兩閒心想起連夜仍歎笑去嬌之情有許多斷腸消魂又不覺情想越想越不禁止那一般淫蕩之情也然後猛然勞獨宿如何在床怎當那月光明入展轉無聊不能睡去便起身來靠珠簾半捲窺看誰想一見了窗外迎叢陰壁間班竹數竿金花枝裡其之下果然有長盈物是何香蘭接着窗縫仔細看見又凝凝視視便大驚吞兒一了覓了一回忽滿面處白色却只見正在那金簪一個即以前你我送至把金簪一個賠去未哥落下一物也香蘭想一語自想道原來是甚麼簪却落在反覆一看又

應這好設話我常常講致於此不惜身命我愛愛哥哥然一可後迴向有日子只是
常哥好好將息又同家保重不要損壞了身子奴所惡如肯順從昔昔再三傷感
何曾了一陰陽交遊津唾與咽送合合了親密親嘴數回那香急忙拔乾身
回去同家書齋房
卻說　香蘭急急的收拾掃掃完了就便燒蘭湯洗浴淨身又把澡淨淨面
湯試洗便又換新衣穿了一套之新鮮衣服復織留洗抹粉頭面滿面嫵媚嬌
紅向又換了一床新鮮美洪的鋪陳又見寶鼎其下香餅煙撚撚如白雲那時節
月光照耀花陰滿庭看一扇很回身輕輕移蓮步上床鴛鴦燕下一種莞然而笑
覷到了雨眼又不能開將無言也癡迷子往詩曰心在巫山意在雲又將宿世有緣依依
鄉才懇能將指令看佳人更倍增所謂生離其深配合不得擁巢巫山之夢永卻

香蘭歎

抱影隔簾錄　完

六十九

七一

余觀此野史捉影隔簾錄則尽怨殆訪識且俗是亊天下無双矣何以定深賍其言以符其交情之氣妖怪特奇奸淫或以備畜生相淫交媾此異亊也故無聊觀之者當以今意而信者固愚疑者又愚也所謂此書正在那諸人皆不知不傳又却滅以作幸言矣 先儒己卯年仲秋錢塘 痍衛梓于自跋

花影隔簾 一

錢塘　韓畀致瑜樓　撰

揚州棲鳳館，有大賈柳玉鏡者，家累千金，僕婢數百，樓台錯玉，軒檻鑲金，蔚為豪族。玉鏡妻張氏，美而賢，有二子，長女，次男，女名香蘭，春秋破瓜，婚雖未定，慧其性，如梅花逢春，將綻也。男名濟慧，年雖初學，眉目秀徹，資質潔清，如雛鶯向穀，將語也。人皆莫不羨其德福焉。玉鏡欲為濟慧延名師就學，顧無可意者。時有揚州德潤號翠亭者，本閩人也，幼喪怙恃，勤學以文章著，年二十二。玉鏡聞其名，思欲延之，遂致絡廉。隆準綺唇，鳳眉鸞目，王恭之姿，兼揚雄之筆。玉鏡大喜，為掃書室，清潔灑洒，戶牖南向，庭種梅杏，陰氣不

花影隔簾錄

錢塘　韓景致瑜樓　撰

揚州棲鳳縣。有大賈柳玉鏡者。家累千金。僕婢數百。樓舍鏤玉。軒檻鎏金。號爲豪族。玉鏡妻張氏。美而賢。有二子。長女次男。女名香蘭。春秋破瓜。嬌艷其姿。靈慧其性。如梅花逢春將綻也。男名淑蕙。年齡初學。眉目秀徹。資質潔清。如雛鶯向暖將語也。人皆莫不羡其清福焉。玉鏡欲爲淑蕙延名師就學。顧無可意者。時有楊生德潛號翠亭者。本閩人也。幼喪怙恃。勤學。以文章著。年廿二。玉鏡聞其名。厚幣延之。姿貌端麗。隆準絳唇。鳳眉鸞目。王恭之姿。兼楊雄之筆。玉鏡大喜。爲構書室。淸潔灑洒。戶牖南向。庭種梅杏。階礫不律。極其精選。巾服冠履。窮其華鮮。有饌必珍。盤器必美。朝昏親訪安否。每日使淑蕙抱書受業。淑蕙亦能敬謹不惰。生感其厚遇。懇教慇誨。日夕不敢懇焉。如是數旬。玉鏡恐其勤苦生

病。一日天晴花朗。請生飲酒。生辭。不聽。便往。玉鏡喜甚。發牖設席。綺筵上。請生坐之。海鱗野肴。堆積成岳。芳醇薰人。不飲先醉。酒數行。玉鏡謂生曰。荆妻賤女。可賜一謁否。生曰幸甚。玉鏡乃出妻張氏香蘭相見。待禮甚厚。先是侍婢見生者。爭稱其艷美於香蘭。香蘭不信。且戒勿言。於是初見生。驗其艷麗。婢言果然。心蕩魄褫。面羞顏紅。唯默拜而已。生亦嘗聞香蘭美。未以爲意。及見之。初愕然。以爲人間未必無西施也。然素謹敕。不見於面。時生着赤霜袍。戴白接羅。與香蘭蘸碧衣緋繡袿相映。若一雙名珠。侍婢等竊嘆美。擬爲好夫婦。酒酣。玉鏡大醉。使香蘭鼓箏。淑蕙吹笛以助歡。清商流轉。纖音發歌。抑揚俯仰。極其巧妙。而香蘭時時搖睛送情於生。生亦微笑示意。既而夕陽初落。晚鴉歸林。銀燭滿堂。素月縣空。新饌洗觴更酌。坐皆醉矣。時夜雲忽掩月光。滅燭。席間暗黑。生醉乘氣動。促膝抱蘭袖。香蘭羞悸。唯從其爲。生臂入其懷。挨乳房。柔

膩如脂。更逼嘗其唇。香蘭少露舌。入生齒間。吸呼爲戲。生心益蕩。臂披緋綃襦襠送股間。以指探其牝。玉液溢出。盡指尖。香蘭顏熱神適。鼻內成聲。以臂抱生頷。憑體猥(偎)着。時侍婢執燭而至。二人忽相避去。既堂上再點燭。光輝倍前。更相劇飲。三更報籌。生辭不能飲。遂拜諸客而出。還書室。時月影淸瑩。梅香薰人。生思香蘭而不能睡。更剔燭讀西廂記。漸將終卷。忽聞敲窗戶。起啓鎖。有一美人簪金鈿。着綠羅衣。微笑而入。則香蘭也。生喜出望外。便延入臥內。生曰。君得何計至此。香蘭曰。思郎君不能交睫。候侍婢皆睡。便竊得出。因舉袖掩顏。生意動甚。急使香蘭解帶脫羅裙。唯着緋袒及綃襦。引被同掩。披襦。以脚挿香蘭股間。更剔燈斜睨。香蘭仰臥。紅襦半解。雪膚全露。牝肉墳起。纖毛叢生。鬆膩毛顚。牝舌紅玉。精露微濕。一見使人魂散魄飛。生情慾不自禁。急脫褌服。露那麈柄。玉色如滴。直挿牝肉。香蘭未知人事。漸覺微痛。生徐徐進之。

須臾盡其柄。抵含苞上。筋弛骨軟。香蘭娥眉顰蹙。五肢顫搖不持。精液如湯。自含花中湧出。流溢雪股間。生亦神快意活。不覺失聲吾死矣。一泄如瀉。眼昏氣暈。兩口相嘗。兩舌相交。生便出帕拭之。玉露溢茵。香氣如蘭。生因使香蘭起。穿衣及裙。身亦着服。謂香蘭曰。久坐恐爲侍婢所悟。不如速去。香蘭諾。且約後宵而去。爾後情交益密。必夜半而至。及曉而去。如是者半歲。玉鏡妻及家中諸婢。皆不知也。同縣有大姓贊翼者。聞香蘭美。使客請玉鏡。玉鏡喜許之。告妻及香蘭。香蘭掉頭不聽曰。兒願以處女終。父母以爲其羞。強之不止。香蘭泣從之。即夜往告生。憂懼不置。香蘭泣且曰。妾既任身於郎君。不能復從他人。請共奔他鄉。荊釵麻裙以終生涯。是妾之願也。生曰善。符吾意。因共偕奔出。往數十里。具極艱苦。夜迷失路。投一莊院。蓋賊巢也。有賊三人。各手劍。縛生及香蘭。繫之床側。大鼻巨口黑色多髯者。先執劍脅生。謂香蘭曰。苟從吾意便

生。不聽先殺爾夫。然後斬汝。香蘭泣不聽。生垂淚曰。姑從諸君意以救我。香蘭不得已。泣曰諾。賊大喜。急解縛。盡奪翠裙紅襦裸之。玉膚如雪。羞且懼。俯頭而泣。賊亦脫衣褌。滿身赭黑。出其陰八寸許。骨節隆起。臥香蘭乘之。如蒼鷹攫鶯也。送陰入其牝。口窄物大。窘澀難達。賊極力抽送百數。香蘭啼泣嗚咽。顫聲呼道。請救奴命。賊不聽。益淺抽深送。旁衝後觸。精神大適。龜稜努(弩)張。摩抄苞肉。香蘭不覺蕩腰擡尻。痛泣一聲。玉液極熱。送吐數斗。浸漬股間及賊精囊。賊於是意大快。兼腰一送。洩氣滿牝。大叫快甚。二賊見之垂涎。各相代汚之。最後一賊陰頗短。二賊笑曰。如此不足使娘子痛哭矣。賊曰不然。但看吾所爲。因探出一貼末劑。塗抹龜頭。便挿之。時香蘭爲二賊所侵。筋骨舒緩。氣息厘屬。賊不以爲意。兩臂擁其頷。吐舌嘗其唇。因低仰抽送。藥氣透徹攪亂。牝內含苞悉開。紅舌鼓動。且哭且喚。如夢如死。銀瓶破裂。玉液一瀉。沛然氾濫。

賊亦抽送。一時精神蕩出。須臾賊及香蘭暈絕矣。時有武人慕容傑者。赴役江南。過莊院下。聞婦人哭聲甚急。排闥入。見之。大怒。立擊倒二賊。擁香蘭者忽蘇。然體疲不能立。亦倒矣。傑急進解生縛。生喜且泣。及飲香蘭以水。蘭氣厪蘇。而疲困且羞。垂頭無語。傑使生着香蘭服。因審問以故。生因盡告事狀。傑大憐之曰。吾能使汝等爲夫妻。云云。

花影隔簾錄

錢塘 陳偎 戲春翁 閱

話說有一個家僕是犀節。家中諸人見他形體粗。肥肉骨隆自健漢。方二十五歲。生性姦淫者。時候五月某夜。天氣炎熱。走過泉池前房中。唐突只聽得生德和香蘭房中哼哼有聲。聽得婦人口裡又吁吁嗄嗄啞啞。連聲叫道。親肉心肝。丟了丟死也。犀節當時聽罷。心中驚慌。但心中笑道。好幹事也。他二人竟在陽台之上麼。便走近房門。側着耳朶聽了一回。開空隙。雙眼睁望內一看。只見燈上明鮮。一見神散魂飛。癡呆了開口。凝凝覗婦人全裸露露。兩腿展向上。纖毛叢生。牝戶聳迎玉莖。仰臥在床。生德又赤裸露着身。立近床沿。拜起兩腿。正在那牝戶聳上聳下。亂抽連抽。摸擦有趣興。有一千多回抽送。便伏在婦人肚上騎伏。一連親嘴揀舌數嘴舌含了低低道。心肝你肯把這件東西與我看一看

麼。婦人把手在肩上。牝戶向上展開。復生德嘻嘻起來身。燈火前跪在地。就把那牝戶細看凝視。便舌嘴在牝戶亂摸亂擦。吸了得婦人騷水淋漓洩流。生德口中含了。吸舌牝戶得婦人淫興發來。騷癢難禁。當忙坐起身來。反令生德復翻身一轉。來把一隻脚提起。自首至根盡。抽送一千多回。婦人咬牙切齒。叫道。哼哼心肝。今夜爲何這般有趣。生德便一口氣亂抽了數百抽。婦人聲漸低了。細聲〔道〕。只管再送送。吁吁啞啞喘氣。搖屁高舉。抽送迎湊。抽擦聲音大放開數千次。此時犀節摟不住。慾火如焚。只把自己玉莖甚大發漲。雙手撫弄。復倍力揑摸。上下抽了數千回。正欲再看。不覺叫聲呀呀一聲。陰精太多洩了。那生德唐突起身。把火吹滅了。聽時寂寂無聞。只得蹝將進來。不覺從然心上想。未得美人相遇。豈可無一二夫婦行雲雨。反狂收作徹夜夜歡聲呼淫慾之事。又夫婦枕席之歡。後來生德急據商量定了。離家出門墓處自去。

一年旅程。即到臨行之時。生德別了丈人玉鏡和香蘭。那婦人有許多幽鬱之情熬不過。今三四個月守起活寡來。實在歡娛既不可得。交媾想越想越不禁止那一段淫慾之情。從此以後。就把雙手牝戶摸摸。二邊出來消愁解悶。復想上心。那房中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又死了絕命一般交接之情。要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厚到極處。一日香蘭在房裡洗浴。細看那肌膚白雪。乳峰豐隆高起。嫩毛叢生。牝戶朶鮮紅的堅硬纖尻。又將露出兩腿。扒開牝戶上邊。好動高聳起濕染紅色。此時犀節爬上板壁去。把那一看。還喜得有縫可尋。就先用一把小刀將橫木之上鋌去。使撬板下來。就跪坐看見。即與犀節打個照面還不知。可是香蘭兩股大開。坐在浴盤上。牝戶摸擦數百回。便把尻向湊上。指挿了進去。花心亂抽。不住湊合。立定便去。復將一個大號角帽兒。先端頭都是光光的。如大龜頭一般。約有尺來樣長短。握

端穿了絨毛兒。自家將輕輕□進去牝戶內。又塞滿着緊牝戶。雙手握定。抽送數百多回。便索摸緊密花心。又淺抽深送一千餘回。低頭下面看見抽送出入。又雙了閉眼。口裡〈裡〉道。心肝呷呷。就只管便連抽送抵着一處。花心緊密塞滿帽兒。又一手撫摸乳峰。婦人一會不能煞得。情興即如夢。却將亂抽牝戶向湊。搖頭揉擦花心一千多回。兩腿震展開。却不能夠自定。閉了雙眼。雙頰面紅。口裡〈裡〉道。心肝是心肝。眞卵兒有趣。聽聞抽送了音放開。香蘭不覺又淫慾發起興來。念正狂。只得長驅凝凝抽送之情。魂蕩心迷。恨不得只管口裡哼哼啞啞不絕。慾火早動。已有騷水太多流出。那角帽兒又是濕濕的。所以抽出音溜溜大放開。婦人咬牙切齒啼哭。口裡道心肝。就只管淫興大動。一脚架洗盤台上。急忙把牝戶向湊上來迎合。把角帽兒往右以右承。角帽兒往左以左承。忽然抵着一處花心。緊密裡急忙亂擦。抽送一千多回又幾百。

力也不停一停。牝戶高漲緊密。湊以口裡<裡>道。呀呀哼叫。把牝戶中淫水旁流橫溢。又流沈洩流。嗚咽不能出聲。又息了哼哼。忍耐不住。體□顫頭搖頻。更覺只不能解癢。着實抽了一會。又挑尻高舉。急忙花心內捻擦。右摸左擦。力亂抽送。只都根(狠)命一套一套的。不顧搗壞了花心。婦人閉了雙眼矇矇。口不能開。只管啞啞哼哼連聲。更抽至數百回。婦人□全疏。星眸□展。舌尖吞吐。嗚咽無聲。口裡極好。我心肝去也。又凝凝輕輕。九淺一深。又急緩撫弄抽送。哼哼呀呀。死摟得不放那角帽兒。更忍耐不住。閉了雙眼。口裡只不絕去也去也。我死了也。婦人急忙忙低面頭。倍力握定帽兒。狂蕩弄淫。狂抽數百。以不叫妙細語道。去也去了。見那香蘭却纔太多洩流。淫水更如男子一般。濃白旁滯流連。只見多啞了。他身也都倦乏。沒有氣力。在牝戶內角帽兒搖搖一般。將雙頰揮紅。歡情不盡。將犀節見了。不覺玉莖弄甚大硬了。急忙雙手握

定玉莖。弄撫摸上下連抽數百回。就婦人看見。凝凝視他牝戶。只管抽連上下摸擦玉莖。倍力狂抽數千回。犀節展脚震體顫。只急忙忙抽。口裡道哼哼。倍力雙手握定玉莖。抽送上下。不覺飛出陰精。一齊洩去了。婦人不在一日快樂盡了。樂極生悲。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又活。少許一頃。婦人起身。洗好身澡□牝戶。然後上床裡。方纔就犀節急忙忙把壁走過去了。某日。香蘭在花園梧桐樹下裡午睡。閉了雙眼。即閉眼橫秋水。眉揷春山。說不盡萬種風流。兩腿扒開。放開地坐上身。兩隻金蓮方纔就坐起身。把新奇時樣的羅裙子內。一手摸摸牝戶不住。身子後面支身體。一手片手即伸直指向牝戶中。左掏右摸覓花心。掏摸了一會。又深入抵着花心一處。覺得陶然。身子後面樹一手扳住兩腿向上。直搖着纖腰。只是閉了雙眼。咬牙切齒。雙頰鮮紅。指頭揷進牝戶中抽送不能禁止。以盡指根直抵。一邊尻向上。一邊抽送數百回。又低下面乳

峰襦裙內。一手摸撫熬不過。何況三四月起活寡來。實在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角帽兒手淫。難想越不禁止那一段淫慾之心。即心上想消愁解悶。而男子玉莖抽送的發動興。索性濃濃到極處。也連抽送指頭。牝戶中騷水湧出。流溢雙股間。蛾眉顰蹙又微笑細語道。哼哼很好。此時既隱在樹上。犀節細見看。急忙忙下來。坐身在牝戶。正在那玉莖對着。又把身子推倒。兩腿扒開。自己兩腿閉伏仰臥。着緊握定乳峰。香蘭不覺開眼目睜。驚慌叫道。呵呀呵呀。犀節急忙忙無語。肚上騎伏。臥身便摟了親嘴閉唇。以依樣赤露出下艷(體)肚上起身。婦人肚小臍之下撲連撲玉莖。婦人一見。不覺大驚。露出腰間的玉莖。堅硬聳起搖。龜頭大怒打肚面。原來生德的玉莖不滿四寸。那犀節的倒有八寸餘長。那婦人見了。不覺又驚道。呵呀呵呀。犀節附耳低語道。原來是要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遂要在沒人去處訴告衷情。又從前看見獨樂千金之

體。生得嬌情一般不住了。只得進來叮嚀奉承。求小姐救命。同歡之樂。此時婦人聽了。眉頭騷騷計細。見玉莖卵袋。正好動淫興發來。無言點一點。就扯住婦人的手。把玉莖交與雙手握定摸弄了。香蘭就捧雙手玉莖撫弄。抽送上下數十回。犀節着臉看了一回牝戶。忍熬伏在婦人身上。一連親嘴。復犀節不多時。便舌嘴在牝戶亂擦舌擦。咬牙齒吮咂。咬嚼一回牝戶兩旁得香蘭啼哭道。呵呀好好心肝。握定玉莖。便倍力狂抽。上下又狂抽。起捧玉莖雙手。以口來含了。口尖咂咂興正狂。只得含了吮定了一回。又咬嚼吸舌不肯放。玉莖更大硬起來。把婦人口塞滿滿。却又雙手狠命握定玉莖。上下口唇摸擦吸舌數百。香蘭只閉着眼。死摟的不放。又連忙保(抱)緊雙手玉莖。搖舌吸吸急。犀節轉身伏臥肚上。頭面脚足他體動搖尻。那口舌套用心摸吸舌了花心。香蘭玉莖含了不放。哼哼慾火早動。烈火連忙搖動心又搖動尻。展足向上擡

身。喘氣仰臥。牝戶向上展開。又騷水流沈出。那淫水犀節口中滿溜。香蘭忍耐不住。愈更太重淫騷。狂念正狂。急得翻身扒起犀節肚上。伏臥騎上。急忙忙牝戶進去玉莖。只得花心直入。款款亂抽送一千多回。那婦人雙眉緊閉。兩腿緊緊。却從尻後聳入。徹首尾抽送一千餘回。香蘭體顫聲微。細語道。吁吁嗄嗄。又洩了死也。更挑尻高舉。下面只管亂抽送一千餘回。連根盡沒數百。不顧死活。又不顧亂搗壞了花心。慾火如焚。一個婦人聲低了。只管吁吁啞啞。嬌氣道。再送送。心肝心肝。更不能禁止。亂擦亂揉。倍力狂抽。只見犀節不動了。興念愈狂。遂自己又九淺一深。花心揉擦。太深抽送。即而力盡。婦人不覺咬牙切齒。咿咿啞啞。更牝戶緊小。就抽五百。歡水流溢於牝戶。都多大洩了。嗚咽啼哭道。極好。去也死了。復犀節抱香蘭叫道。咿咿呀呀洩也。却那淫水淋漓。流出了一席。又犀節根盡沒牝戶。連抽千餘。擦聲音大放開。婦人連聲叫道。親

肉心肝去也。犀節聽聞擦聲音。牝戶慾火如焚。禁(竟)不管牝戶緊痛。扳住意興狂抽。狠命抽送一千餘回得婦人死去復甦。無不叫妙。細語道。心肝死也死也。犀節情興大發。魂不附體。直抵摸揉數百回。不覺的洩了。陰水太多洩了。和做一處。香蘭是要洩。急忙忙却含龜頭。上下抽送吸舌了。以口承受做吸飲。又去把龜頭舐刮。指望還要洩了。不肯便不放。復犀節牝戶把口來含了。搖舌吸吸了。即婦人自腿推起兩隻大展開。細聲低了。只管心肝心肝再送送。只是連洩了幾次也。少許一頃。香蘭道。有趣。雖則結親二年以來。又未有今日之樂。若不經過這件妙物。幾乎虛度一生了。親嘴數回。又二人慌忙起身整治。急急的收拾定了別往。走了出去花園。

却說僻處境邑中有一莊院。稱呼善孤寺。又有一僧法名龍峰。與衆僧不同。但酒肉淫邪之事得甚。宜常淫慾之念。又巧言者。但諸人皆不知

也。這個龍峰年紀五十多歲。心性是極喜風流的邪惡也。嫖（標）致的女子。還是富貴的人家。貧賤的人家女子。都是幹盜又窮漢的空房寡婦家老婆容易說法姦淫。道有那青年寡婦我把救他。可快活着哩。又院中有二個徒弟僧。年十八歲。兩個人物都一樣妖䗝姿色。上床去睡。把他權當了婦女。姿（恣）其淫樂。即行樂之時。能聳尻後庭。如婦人一般迎合。好發洩狂興。又就倒爬上身去澆了數回尻穴色本色蠟燭玉莖。將龍峯仔細看見玉莖軟了。時十三四歲的那瘘被（疲）雞巴。此時一左相一會。右相一會。捏摸一會。忽然大怒聳起。極雄壯起來甚大。倒有尺餘寸。根粗大硬。堅如鐵棍。漆紫紅潑漲。大龜頭開眼。小孔赤紅。大馬眼。不倒長時三個辰。一手把握掌中不來的。其外面七寸。魁梧奇偉也。

某月某日龍峰作□。就便走到柳大家。玉鏡和龍峰善談。飲了幾盃方

終話。自送別了。龍峰過房門。一經歸途。這大家的有茶寮。又月見軒觀花軒有數十棟。軒後便是香蘭臥房橫。忽然耳朵聽得啞啞有聲。得又連聲心肝哼哼。龍峰當時聽罷。心中驚慌。又忽笑道。好幹事也。暗暗走便走近房。着耳朵聽了又看了。就一有空隙窗。雙眼睜望內一看。只見明鮮婦人脫去裙襦赤露。兩腿大開。伏臥在床。立床脚地。家僕又脫了褌子。赤露着起身婦人的背伏臥。爬後身兩腿正在牝戶。那尻聳上聳下。亂抽摸擦一千多回。婦人低低細語。心肝再送送。深入直抵花心。插去東西。心肝吁吁抽送。時接尻玉莖。粗毛尖突突刺纖尻。那婦人淫興大發。體顫搖頭哼哼。復只管亂聳亂聳迎湊上來。赤露出大扒開展脚向上。尻伏臥在床上。犀節又脫去襦裙。着身立近床沿。拜起兩腿。正在那牝戶。又拿一個軟枕兒。挨墊了婦人腹兒。只管亂抽。下邊裡摸擦。上邊突角摸擦。亂擦一千多回。看見婦人頭搖切齒。細語道。極好。哼哼去

了罷去也。太多洩流淫水。又道慢緩再送送。便伏在婦人肚上。家僕騎伏。親嘴舌含了抽。摸擦一千多回。把扯他兩腿在肩上。牝戶向上。展脚開。連抽送數百回。婦人咬牙切齒。嗚咽啼哭。不能出聲又息了。心肝吁吁。再送送罷。便把雙手握定乳峰摸摸。只管再抽送數百抽。婦人嗚哭叫道。心肝。我要丢了四次。慢送送。把扯他抱身翻轉。身一轉。婦人仰臥床上。正在那對着牝戶。兩腿分開。犀節起身立脚。兩腿着緊抱他身。兩腿輓車姿勢。便把雙腕握定。摸擦玉莖數十回。那把牝戶兩旁摸擦。牝戶突角摸擦。忍耐不住。直抵揷進去玉莖。花心深入進去。抽送停一停。又輓車抽送一千多回。婦人閉了雙眼頭搖。嗚咽聲低細語道。哼哼嗄嗄。我要又死也。不住慾火如焚。淫慾興大發動。向湊上下尻。震展抱腕雙隻金蓮。連抽聲音大放開。騷水淋漓流洩。所以又抽擦聲音放開。念正狂。只得款款抽送。婦人閉了雙眼。魂蕩心迷。恨不得只管吁吁不絕。

抵着一處花心緊密哩。此時龍峰聽了看見了。許久一頃。唐突咳嗽一聲叩扉。急忙忙開扉。忽然二人大驚。慌怕叫道。呵呀呵呀。犀節心神散魂飛。面鮮紅又蒼白。土色顏面息了一氣。急忙拔出痿疲玉莖。放在褌子。忙忙握手帶了。惶慌進去窗戶。急奔奔的跑去了。香蘭驚怕。又體疲不能立又倒也。心神迷魂。且垂顏頭無語。疾忙羞慚滿面。就看見笑道。不要害怕。小姐。我不告訴。無語衆人。就悉皆我看見聽了也。我想跑去了狗僕東西。看見了我東西比狗僕東西如何。就便要他試一試。自己脫了褌子。兩腿露出取出。見玉莖即痿雞巴。也就扯住婦人的手。把玉莖交與。忍笑道。摸擦一回。雙手握定抽罷。小姐那看見。香蘭一手握定雞巴掌中動。上下摸弄了抽送。上下一回。左右相一會。忽然大發起來。更大硬伸漲。一弄根粗。一摸發漲龜頭。一擦根鐵棍。一摸紫黑紅搖頭大龜頭。上下搖根。撲連撲打肚臍面。玉莖聳起大怒。香蘭大驚。放開手

掌叫道。呵呀呵呀。龍峰微笑道。雙手握定根槍。摸抽送罷。香蘭細見了。又驚恐怕道。呵呀壞心了不好。龍峰笑道。不要心好看也。撫摸了麼。就扯住手的把玉莖交與香蘭雙手握定。玉莖不來的過七寸。龜頭倒有尺寸餘長。根如鐵棍發漲。紫紅大龜頭如陳茄瓜頭。又硬堅。龜頭小孔如馬眼。<牙>活躍大怒。龍峰便扯他與脫了主體。把乳峰摸撫着耍弄。摸揉摸又含了就住吸舌親嘴數回。又一手雙股露着。向牝戶花心兩旁弄撫擦數百回。看見只見他雙頰蒼白。口不能開。閉了雙眼朦朦。又牝戶脹狠。騷水湧出。洩流溢雙股間。那時只得頭搖細語道。呵呀呵呀。不好壞心兒。呵呀吁嘘。龍峰忍笑微笑。<顏>附耳朶低聲道。我東西極好。酣美滋味直墳(噴)出。將好妙藥也。把扯他身子。便玉莖推進口唇邊。香蘭不覺淚下流。便放聲大哭。急忙却又雙手握定。便把上下挪移數百玉莖。不開口。低低了細語道。不是不能徑入口裡。便不得背望還

要他不肯。便着緊口唇邊。玉莖又推進口唇。越弄越着緊忍。龍峰笑道。試一試。應不應使不得。方纔婦人便那知心裡。便了開口了。香蘭便雙手玉莖把口來承受。含了吮定一口。玉莖大硬起來。紫紅發漲龜頭。口裡正緊塞滿滿。吸息穴着緊不息了。香蘭只管手脚亂騷恐驚。開眼又閉了。雙眼淚下。口裡道。呀呀咿呀。不通難口裡苦也苦也。哼嘘吁嘘。體顫又手忙脚亂。不拔出龜頭。在摟得緊滿。龍峰握定肩。他搖尻上下慢慢輕搓擦。只進得巨大龜頭。其餘都在口邊。不能徑入。那婦人大哭。雙眼矇矇。復不拔出。又不能出龜頭。又龍峰緩抽送數百回。許久緊緊的龜頭騷水流沈。婦人忽道。吁嘘吁嘘。雙眼淚下流。忍了口裡聲低了。只管呀呀騷水流。吁嘘哼嘘。又龜頭緩慢送抽數百抽。口中滿溜陰水。擦抽聲音大放開。濃白騷水流出婦人口邊。漸許久。口中寬綽。所以緩慢抽送稍寬容易。龍峰開眼了。雙眼只看見其出入。淫興大動。急忙連抽

送數百回。不覺叫道。我洩了。忽然發漲來。以有陰水突突打撲流。流放了口中滿溜。吁吁不停一停。惹得陰精直滑流。我心肝我丟了。香蘭嗚咽哭道。嘔嘘嘔嘘。即便陰精咽下又去含。方纔龍峰笑道。洩了也。一口吃了。眞個好滋味乎。又笑道。我丟了一次也。推抱行走榻到床上去完事試一回。香蘭不應。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麼。且此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不上床也。只是閉了雙眼。搖頭又不應。就是竟把他雙足架在手腕上。抱將起來。抱到床上。把他仰臥放倒。龍峰爬上肚麼。要摸着他兩隻脚好架肩頭。露出牝戶。就把下身擡起。又挺起摩擦弄了牝戶兩旁。推進龜頭。香蘭就像殺豬一般喊起來道。呵呀。苦也苦也。痛也。使不得。求放輕些。龍峰把兩隻替他扒開牝戶。慢慢輕捱擦捱擦。許久只進得巨大龜頭。其餘根都在外面。不能徑入。龍峰又挺起玉莖朝裡一進。香蘭又喊起來哭。淚流下道。呵呀。痛也。使不得。我用些饞唾。

就把龜頭拔出。聽他自用。香蘭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把牝中扒開。貫了龜頭一半進去。餘剩的都擦在玉莖上。對龍峰道。如今沒事了。慢慢弄進去。從容把兩隻手捧住他兩股。響的一聲。將巨大的玉莖一概事(塞)進去。香蘭又震展。却體顫喊起來。叫道。呵呀。疼也。苦也。不絕。牝中淫水旁流橫溢。又塞滿滿龜頭和根。那裡能經得粗大玉莖。叫喊之聲。啼哭之狀。然後牝戶漸寬綽。淫水濕洩了。方纔揷入牝戶。此時的牝戶已被龜頭楦了。大不像以前緊澀。龍峰就放出本領來。急緩塞進牝戶。抽送數百回。又不住的亂抽數百回。那香蘭閉了雙眼。啼咽低聲道。咿啞吁嘘。咿啞吁嘘。抽道吁嘘。送道咿啞。連聲不絕。一見有淫水。不抽拔龜頭。就把他頭底下的枕頭取墊在尻下。復然後按了。從新提起雙隻就在肩頭。盡根直抵抽送。一停要拔出半戴(截)每一送定要抵送盡根。此時香蘭忽然開眼。呀咿啞壞毬兒。我眞個死也。抽便得急抵却

抵得。緩抽送數百抽。那牝戶把得向上。恐怕漸漸寬容起來。香蘭起先不動。咬牙切齒體顫。口中裡咿啞吁嘘。所以咿啞送。吁嘘。抽連抽送不絕。又道。壞毬兒也。香蘭已中稍寬。忍痛道。師不再進其半就。龍峰遂直聳之。抽送甚急。又緩慢一千抽送。香蘭覺不堪。哀聲道。吁吁嗄嗄。吁嘘吁嘘。我要洩了。願徐徐。師無苦我。龍峰興念正狂。只得花心直入。款款抽送數百回。香蘭雙眉緊閉道。咿啞吁嘘去也。復洩了。兩腿震展肩上。首至尾又抽了一千多回。花心揉摸直入抽止數百回。又緩慢而進。又急忙忙快而進數百回。香蘭切齒。星眸微轉。雙頰揮紅。不能忍耐。連聲叫道。吁吁哼哼。吁嘘丟也丟也。牝戶內陰水充滿。尻邊。淋漓流出。聽聞了龍峰却是出大的一股。正好淫興發動。不能禁止。又牝戶寬綽。又末了勾住不放。只得摩弄摸抱將起來。玉莖留在牝戶。並不抽出。翻身轉跨上肚上婦人。以巨大龜頭直頂花心。只管亂抽。就抽送一千多回。又

款款輕輕。九淺一深。揉擦抽一千多回。抽送不止。不停一停。又細見而進入搗亂牝戶出入。即抱住纖腰。盡根直抵玉莖。更大塞滿牝戶。動上下着緊牝戶兩瓣。突突尖刺那婦人肚下面玉莖粗毛。香蘭不覺。心上却要順從。蠢頭蠢腦放在心。吁吁□啞吁嗤連聲。但覺淫興大發動。騷水溢牝戶中。又兩旁流横陰精沈沈流了。咬牙切齒。喉嚨體顫細語道。咿啞吁嗤丢了丢也。兩腿大開。堅緊着他横腹。更加奮勇抽送。向却聳臀後聳入徹。只是盡根亂擦。抽了一千餘回。牝戶高漲緊湊。□香蘭體顫聲微道。吁吁又洩了。龍峰急忙忙顛狂。就震展上下搖尻。愛慕風流。遂盡根抽提湊有千餘。而雙股愈加□。只管狠命一套一套的。不顧搗亂壞了花心。忽花心突起緊堅。又牝戶肚大硬堅起來。香蘭體顫搖頭頻便連聲叫道。哼哼咿咿死也。又陰水淋漓流出了。龍峰也又抱身。雙手握定那尻。盡根連抽一千餘回。狂蕩不顧壞了花心。那婦人不動。幹

到酣美處。聲也叫不出。只管閉眼不□的不好。那玉莖也盡力急快復二千餘回。只□香蘭體顫。手脚忙亂道。吁嘘我眞個死也。極好。初得滋味也。連洩去也。龍峰淫興不能禁止。抽送不止。却抱露露摸着乳峰摸擦。牝戶却如濃涎流沈沈流了。心神恍惚。龍峰摸弄舞尻動。更上下復倍力奮加亂抽送二千有餘回。香蘭閉了眼。不住低低了道。嗄嗄去也死也。吁吁心神已遠了也。又濃濃的淫水大多洩了。看見只管馳動牝戶兩旁。他身子癡癱。看四股顫搖無語。都倦乏沒有氣力。死了一般。又做夢裡。龍峰口兒當了牝戶口。以口受承陰水。盡吸舌了停了。雙手扶起上身接了一口氣。討滚湯餵了。方纔甦醒。朦朧着眼斜視。龍峰忍笑道。好事也。又纖毛叢生。牝戶弄摸摸一回。又這樣龍峰摸摸道。我比生德又犀節如何。死又活了爽利心神恍惚。連洩數次有趣也。我東西眞個標致。快活更加十倍也。歡情不盡心上想勿不忙也。即消愁解悶。而

我東西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索性濃到極處也。此後香蘭淫亂尙多。不盡羞慚之色以分解。

錢塘　王隆愁癡人　補閱

話說後來自此龍峰常與香蘭乘間猛歡。即夜夜香蘭臥房潛入。幹到數次。淫慾之極。都不肯放。又不能禁止。然後又犀節來相約等。乃日中之淫渲淫也。自古柳大家有家規數十案。就夜男僕衆人不許香蘭擅房廂入中堂。又女婢都去廂房裡內離寢。所以奸淫之徒私通來往。策弄浸入容易。某月某日白晝時分。就香蘭在房裡蘭湯洗浴之時。犀節伏在窗邊兒窺看。只見蘭湯盆滿。婦人先把羅衣卸下。露出那胸前那充沖沖的酥胸。如履玉懷。兩點乳峰猩紅丹丹。及把下面的裤裙卸時。見小小的一個肚臍。那臍之下嫩毛叢生明鮮。生得肥肥淨淨。高豐厚而雪白。當中那紅鮮鮮的露出牝戶。而香湯略拭。只見那□又媚艷也。犀節細細見了暗笑。口裡連聲道。極好。忽叩門聲。香蘭急忙改換衣服。

開房門看時。却是犀節也。急忙忙如飛的走了。一直趕到入房。坐在懷中。香蘭親嘴數回次。又往常親嘴舌頭送過去。犀節急忙忙伸手。一手摸牝戶兩瓣。只是慾火既久。陰水流濕了。香蘭便把犀節抱着。伸手摸那玉莖。恰似堅健鐵棍。忽慾興難忍。脫了裙子放上床。倒伏臥犀節肚上。二人慾火早動。婦人已有騷水流出。雙股流洩。香蘭轉身騎伏臥。以把扒開兩腿。正在那玉莖對着緊又口唇邊。又犀節牝戶口中含了吸舌得了。婦人便如餓狼一般。在肚上口唇邊玉莖口來含弄。含了更覺飢渴。狂虎一般。就口唇含了玉莖撫弄。抽送上下數十回。又搖舌吸吸興正狂。只得了吮定。又咬嚼一回不肯放。嗚啼哭叫道。哼哼。慾火早動烈火。只管連忙搖尻。忍耐不住。愈更太多淫騷狂念。玉莖陰精口中滿溜嘵抽送音放開。急忙忙起身。翻轉身又肚上伏臥。忙忙牝戶進去玉莖。只得一口氣。花心直抵抵摸揉。款款輕輕亂抽送一千多回。犀節就

故意不動。婦人雙眉緊閉。兩腿堅緊。却從尻後聳入徹。挑尻高舉。首至尾連根盡沒直抵。九淺一探。(深)又花心擦揉。右摸左摸。勇力抽送。只管狠命一套一套的。不顧搗亂壞了花心。嗚咽不能出聲。又息了吁吁。忍耐不住。頭搖頻抽送一千餘回。又微細語道。吁吁啞啞。心肝我要洩了。下面只管亂抽揉擦。根盡沒。擦了二千餘回。不顧亂挑壞了花心。又死活聲低低了。只管咿咿啞啞喘氣。心肝抽送不停一停。牝戶高漲緊湊。以牝戶中淫水旁流橫溢。又流沈連洩了。更不能禁止亂擦。倍力抽送。興念愈狂。遂花心揉擦太深抽送。婦人不覺咬牙切齒。蛾眉顰蹙。五肢顫搖。急急嗚啼道。咿咿丟也還死了。却淫水淋漓流出了。又玉莖根盡沒牝戶。連抽二千餘回。抽擦聲音溜溜大放開。連聲叫道。親肉心肝。連丟洩流抽送極好。就聽聞擦聲音嘵嘵。突突大放開。牝戶慾大烈火一般。竟不管牝戶緊痛。拔住意興狂抽。狠命亂抽一千多回。得婦人死

去復甦。叫道。連洩丟也死也。洩了太多流浸溢牝戶兩瓣。細聲低低了道。心肝心肝再送送。只是連洩。已連丟數次。不許拔出去。就緊在牝戶裡。此時犀節暗暗心上想。有些古怪也。原是姐姐嗚哭。體顫頭搖。叫道。疼痛苦訴。直抵亂搗抽送。又花心停了揉擦。就便今嗚啼體顫頭搖。歡喜是事件。直抵亂抽捻擦數千回。又花心亂搗。不顧壞了花心。不能禁止。連洩幾次。便不許拔出玉莖。這是怎麼牝戶乎。婦人連洩數次。依了手足酸。四肢軟。動彈不得。只是閉了雙眼。心神恍惚如魂飛。微細語道。心肝連丟連抽再送送。犀節就是意把他抱將翻轉身床上。他仰臥放倒。仔細看見牝戶。只得凝凝視牝戶。又兩瓣突角太腫。漲紫紅色太寬花心不閉。□穴只管開放太寬穴。又淫水溜溜。大驚只啞然心中疑惑。難道呵呀。姐姐這是怎的怎麼。牝戶兒太寬肥。太腫漲兒。牝戶爲甚麼。反覆細看。婦人輕了慢慢起身坐床。不覺哭流下如雨。嗚咽不能出聲。

又慌忙淚流滿面泣。便把犀節抱雙膝。只管推開牝戶。把白綾帕拭了牝戶道。和尚暗走裡。連夜進潛入來了姦淫。他東西兒甚大長。又強壯勇太硬堅。即兩個一大一小。盡根抽送不止。抽送了三個時辰。連洩連丟數十次。又不許拔出去。就玉莖放在牝戶裡。不顧性命壞了花心牝戶的。所以疼痛狠苦。當下和尚便口來含了。搖舌吸吸。猛盡吸陰水爲依。有連洩抽送擦傷了。某夜幹至數次。疼痛苦難忍的。光景那我見和尚如此。遂得將懷中取出紅藥一丸。叫哭牝戶插入數粒。花心着丸藥。自覺牝戶滑順寬綽。疼痛全無。我些古怪問那此丸藥何乎。和尚道。此開牝丸也。牝戶插入數粒。即牝戶大寬也。就然來插數粒。□姦淫抽送時插入丸藥。覺疼痛苦全無。快爽利亂搗抽送。又遍體酸麻。心花都開。其中滋味難以言。直抵拜進去。玉莖花心深入進去。又只送連根盡沒。龜頭往左往左。龜頭往右又往右花心抽送。牝戶突角擦了根。心神恍

惚。又翻身騎伏上去。把牝戶湊着龜頭。往下一坐。套了個到底。花心穴着覺很好又極好。死也復有趣也。玉莖從臀抽入牝戶抽送也。但想苦也。日夜恐怕終身。仍復□因牝戶不能乎。犀節聽了。不勝嘆息。只管點頭不能呑聲。忽抱身。他推倒。牝戶把口來含了搖舌。陰水吸吸了。餂刮乾淨。摩弄了一回。道。是事天殺的。心中不壞的。意眞是該奸姦盜賊的。他的黃面畜生也。若不尋計謀害。怎消魂此恨。正在心下思尋。見下須有走。暗暗歡喜。他忙拱手。他不許坐定。下須有乎。即和尙殺害妙計策。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必須斬草除根□(根)也。香蘭驚得面如蒼白。又嚇色驚惶。不能開口。復犀節道。姐姐不打緊。放心罷。聽膽碎心寒不能得。我耐忍不得也。和尙是不用性命無賴奸惡之徒也。姐姐俺兩個情意相得。尙不知心裡。姐姐即以千金之軀相託。不才寧肯相負乎。心如金石。誓不再改。即殺了和尙。香蘭便啼哭。自流淚不止。停了一回道。倘

被人觀破。不壞了吾家名節。犀節點頭含笑。正要打點道。不打緊。吾有報仇一計。姐姐安心住落一兩天。姐姐安堵也。暗裡事暗裡。犀節忽附着耳朶細語。香蘭聽了只管點頭。却是喜道。此計甚妙。又犀節首肯再三。特請犀節計議。犀節再三寬慰。又約定他以（後）不許。復以雙手摩弄他乳峰又牝戶。道。我知道了。有緊牝丸。即牝戶揷入數粒。牝戶再不寬放。終身只如處生。（女）仍復舊因牝戶。香蘭聽了大喜得眉歡眼（笑）又秋波送眼道。數日以來。更沾重疾。此是將謂齊根入泉□。是心忍轉茲見一線之惠。恩感深五體。又便抱他着緊。又伸手摸擦。那玉莖就犀節又未了勾。玉莖直聳隆隆。搖動旺盛。龜頭上下撲肚面。香蘭嬌聲道。好東西求歡。我死了要數次。豈獨生是不好的模樣。你就便先以去洩一半也。急急扒開他兩腿。下邊跪坐仰面。却雙手握定玉莖。把口來含了。吮定一回。上下挪移數口中。抽送一千多回。口塞滿滿。緊密裡。復以

口尖嘔。不移時。那玉莖又昂然高舉壯。上下亂抽一千餘回。口裡淫水滿溜。抽送音聲大放開。犀節覺忝(舔)不過道。吁吁。愈加湊合。其快樂無窮。擦抽送搖臂動。上下抽送直聳之。來往甚急一千餘回。婦人口唇保緊。吸舌根。搖舌龜頭線眼。犀節陰氣大燥火。龜頭發漲。犀節叫道。吁吁。我要洩了。婦人即口裡承受。放了一口。骨的多燕(嚥)下吸去道。好滋也。復婦人不許拔出去。就緊在口中裡。摸摸撫舌龜頭。復自家臂高舉搖動。一手弄撫卵袋。一手牝戶摸擦。騷水淋漓。濕了一席滿溜。嘵嘵放開口中龜頭。摸弄卵袋。龜頭一手漸漸硬起來。復口塞滿滿。婦人耐忍不得。口唇上下挪玉莖移數抽。倍力抽送數百。急忙忙拔出玉莖就起身。念正狂。急得推倒他身騎上。放開雙腿正在對着。起身立足地。兩腿扒開。急忙伸那手扶玉莖塞入牝戶中。又兩手抱着他肩邊。體動扭搖臂上下高跳。只得花心根盡沒直入。款款亂抽送一千多回。婦人雙

眉緊閉。兩腿脚堅緊。却聳臀左閃又右閃聳入徹首至尾。亂抽送一千多回。香蘭微笑細語道。心肝心肝。吁吁洩了死也。流沈陰水太多洩了。但只管不□。挑臂高舉。前面揉扭抽送。只管狂亂抽送。玉莖盡沒數千回。不顧死活。又不顧壞了花心。牝戶上邊一聳。下邊一掀。一頓狂抽。復急急連聲嗚咽道。親肉心肝還丢也。死也。而不放肯。連忙體動搖臂。哼哼啞啞喘氣。只見犀節不動了。洩了一半。忍了一半。只管抱着搖動他臀。婦人興念愈狂。遂又太深入抽送。停一停。揉擦一千多回。三個時辰。牝戶漸漸緊痛扳住。竟狂抽狠命亂抽一千多回。得婦人死去復甦。嗚咽不能出聲。吁吁咿咿。體顫震脚。閉緊兩腿。着緊龜頭在花心裡。只是倍力狂抽數百回。婦人不覺咬牙切齒頭搖。娥眉顰蹙道。吁吁。歡水流溢於牝戶。却太多洩流。五肢顫搖。嗚哭道。丢也死也。眞個死也。復抱他頭搖叫道。吁吁心肝死也。那淫水淋漓。流了雙股。立足地間。連聲低了

細聲。只管心肝也吁吁。你後門再進去。玉莖有趣也。只是二人連洩了數次。既至日落西山。黃昏歸休鴉時分也。香蘭笑道。此晚不來和尚也。你不許回了。犀節心中大喜。是樂無窮。只管點頭含笑道。我也不肯便去。又勾頸而交接數次。聞得雞鳴。慌忙起來着整衣服亂髮。兩個含情無限。勉強話別而去。但只見婦人顏面。滿面鮮紅紅。又雙頰揮紅撥動了。男兒面如蒼白色。又體疲軟了也。

話說到了次夜二鼓。此時正在闇夜。急急到來。犀節潛入。就便莊院又尋和尚房室。穿過前面一個房。立在房門邊。聽聞了吁吁嗄嗄細聲。跪伏窗邊兒窺着。只見燈火明鮮亮亮。只見男二人脫去衣衫。那赤露出。徒弟伏臥在床。扒開兩股立足地。和尚又赤露着身。立近床沿。就徒弟背面。雙手握定抱肚立足地。兩腿正在着緊。玉莖向那抽送尻穴後庭裡。聳上聳下。左閃又右閃亂抽。犀節見那。頓發難意不能。立身不住。又

見和尚有趣興發。約一千餘抽。低低了道。快爽利。心肝也。玉莖見修巨塞滿滿緊密尻穴偉觀也。便把雙股扳住。直抵入玉莖。抽弄多時。覺得入內緊暖。比那便覺有趣。而徒弟故意〈故意〉呻吟不絕。佯作疼痛難禁之狀。又徒弟細語道。願師徐徐。師無苦我。吁吁。和尚低低道。心肝心肝也。又徒弟故意作難。顰蹙顏面。兩肢顫搖。〈就〉和尚便亂聳起尻。上下體動。吁吁的不住。徒弟微聲道。吁吁痛苦也。直抵摸擦。師不再進其半。和尚聽說。興愈狂。遂又抽送甚急。款款輕輕。行九淺一深之法。停一停了。深入抽擦之法。抽送二千多回。吁吁咿咿啞啞。二人連聲不絕。愈加湊合。其樂根盡沒直搗撞。往來倍深狂疾也。犀節即便俏俏暗暗走浸（進）入房裡。暗笑。口中〈裡〉道。兩個沒臉（廉）恥也。便就和尚抽得復送得急。就徒弟尻中淫水大多。旁流橫溢雙股間。流又不止。越來多響。聲越覺溜喨。抽送聲音大放開。犀節減響步。急急和尚背後。便把刀

如飛的走了一直趕。一跳跳到和尙背身。着對扯舉刀那回手一閃閃。突刺一刀。又刺一刀。背身刺殺了。忽噴出淋漓鮮血。地面流流。和尙大叫一聲。就像殺怪獸一般。喊起叫倒在地。徒弟只管呑聲。便可放心。一見心神散魂飛。癡呆開口。只管啞然呑息了。復大聲喊叫。慌忙的放聲大哭。見此光景。轉覺驚慌。只見就嚇得面如土色。走出房外道呵呀時。已不知跳往何處去了。龍峰不能開口。死了即口閉。諸人何不傳旨死了和尙。即終身之樂沒有也。犀節殺終。向泉池一擲一刀。掙出一身冷汗。氣力已竭。口中發。手脚冰冰。慌忙跑走。急奔奔的走回到。又正在閣夜。諸人不知。犀節忙手脚亂着慌。只忙香蘭臥房入房。響脚步得婦人已到。飛出忙忙迎入。相見之際。如拾至寶又無事。婦人坐床上略談了。又問以經過幾句。便把犀節抱着。犀節雙膝跪下。對着向香蘭道和尙殺害了一事。細說一遍。香蘭聽了驚呆了。又含淚滿面。心中大安堵。深

深一揖。又秋波送眼。喜得眉歡眼笑。緊着他扯抱身。喜極遂忙殺親嘴數回。又便解襦裙卸去。脫下褌子放上床。就扯住他手。把牝戶交與摸摸了。又自家一手伸手摸擦那玉莖道。此非豈何以誰之罪乎。犀節點頭含笑道。沾重疾將謂齊根入泉熟也。是心忍轉茲在畏縮。任意安心住落也。香蘭道。極好。你須夜夜來此。眞勿負約。使我懸望也。犀節道。快說不敢有間。自後無晚不會。無晚不樂也。香蘭大喜極。遂復雙手摩弄玉莖。又親嘴數次。就便解衫衣。全裸摟住。只見其牝戶寬綽。淫水太多。比不得緊牝丸數粒。插入牝戶。仍復舊。因抱緊。豐厚肥肥。牝戶又緊又乾。如處女之微紅鮮花心。婦人緊着他抱腰跪坐。捧了玉莖。雙手握定。以口來含了。口尖咂咂吮定一回。又咬嚙一回。婦人口塞滿滿玉莖。上下口唇摸擦數百。婦人只閉着眼。死摟的不放。又連忙抱緊雙手玉莖。搖舌吸吸了。自身體動扭搖臀。婦人慾火早動。烈火忍耐不住。便又不

許拔去玉莖放在口中裡。復翻轉身。自己仰臥於抱肚。兩腿扒開。犀節爬上去坐着。將臂撇起往下坐。牝戶騷水淋漓濕了。雙股間流浸。婦人急忙忙伸那手扶。昂然高舉硬堅。玉莖塞入直抵花心。根盡沒挿去。又忙忙搖臂向上湊迎。牝戶中上邊一聳。下邊一掀一頓。連根盡沒花心。狂抽亂擦二千多回。婦人漸漸連聲叫道。吁吁親肉心肝。復急快直抵根盡沒。抽送一千多回。而雙股愈加湊。只管狠命一套一套的。牝戶向上亂搗。不顧壞了花心。便抱他臂。婦人嬌聲微細語道。心肝心肝。你不好動搖不要丢。又直搗撞往。往來倍深。狂疾抽送二千多回。那犀節不動了。洩了一半。忍了一半模樣。婦人只管閉着眼不摟的不放。都從臂後聳入龜頭。抱緊花心裡。徹盡根亂擦那玉莖。盡力急快抽送二千多回。婦人體顫。扭轉頭搖。耐忍不得。忽然大洩了道。吁吁我眞個要丢也。死去復甦。妙細語道。極好。若死了。已連丢洩數次。如今便你便後門進

去。我當下。婦人仰着睡下。只見牝戶濃濃陰水太多流浸。將玉莖從臀。復玉莖根盡沒抽入牝戶聳上。聳向前亂抽三千多回。婦人也只管哼哼心肝。向上臀尖抽送許久。抽送亂搗三千多回。復婦人體扭轉頭搖。兩肢震足。嗚咽不能出聲。道。吁吁我要還去了。心肝爽利。快後門進去有趣也。復道。後門進去抽三千回。我毬極好。又玉莖再硬堅緊壯起來也。又要二千回。所以我豈獨生。又掇身來伏在肚上。騎伏起坐。兩腿扒開。又四臂交咂舌。<舌>心忙意亂。而又犀節便即摟住求歡。即略不以前後畏縮。任意姿(恣)意狂顚也。亂抽送數千回。復洩了數次。犀節復以雙手摩弄其乳峰。是出火的一般。婦人大發動情。急忙忙以牝戶進去。玉莖只得花心裡直入。款款亂抽送一千多回。又挑臀高舉。下面只管亂抽摸揉一千多回。連根盡沒。把龜頭緊密花心裡。只管擦揉二千多回。婦人聲低了。只管吁吁啞啞喘氣。快罷再送送。心肝。更不能禁止。

橫扭體轉揉轉臀。倍力狂抽甚急二千多回。犀節又耐忍不能。洩一半了。忍了一半。哼哼連聲。抱婦人臀。欣喜欲狂。只得急快湊向上迎。抽送一千多回。又心中勃然大發。興淫騷動。玉莖直聳。甚大硬起來往抽。抽甚急。又慢抽一千餘。亂抽直抵花心揉力。犀節又香蘭愈加湊合。其樂無窮。二人魂蕩心迷。恨不得只管口裡胡言胡語。吁吁呀呀嗄嗄不絕。早動已有騷水流浸。所以花心深入進去。玉莖抽送聲音嘵嘵大放開。婦人閉了雙眼頭搖。嗚咽聲低了細語道。吁吁還我連洩死也。又犀節我要洩了。連洩也。香蘭低低了微笑道。吁吁。你耐忍耐了罷。犀節又覺牝戶來。依舊忍住。望復便退。又洩了一半。忍了一半。刻許久又進送抽。緊緊的抽送四個時辰。又覺牝戶花心直抵揉擦。那婦人正幹得酣美〈一〉處。把腳勾緊。着實擦揉不住。犀節不及抽出。却便連洩透了。婦人抱住道。心肝吁吁。只連洩幾次。盡根沒揉擦。龜頭抵着一處花心。又把

龜頭緊靠在花心裡。復緊密裡。急忙亂擦抽送又幾百。力也不停一停。牝戶高漲緊湊以道。呀呀啞啞洩了。那犀節洩了和一處淫水。又牝戶中流浸旁流。又橫溢流了二人雙股之間。香蘭忙忙翻轉身仰面臥。只見便把扯玉莖。一聳直抵口唇邊。便以口來含了。咿咿啞啞。連聲不絕。吸舌又連忙搖舌。淫水盡吸。吸了。那犀節伏在婦人身上。握定扒開兩腿。不多得便舌嘴在牝戶亂擦。舌擦咬牙牝戶兩瓣。得婦人口塞滿滿。玉莖上下口唇摸摸。體顫啼哭道。呀呀心肝。口含裡玉莖。便倍力狂抽上下。又犀節搖臀上下。舌嘴在牝戶亂擦。舌摸上邊。突角下邊吸舌數百回。婦人復臀右閃左閃一回。扭纏緩急抽。上下抽送。龜頭小孔搖舌數百回。許久緊緊的牝戶又玉莖。二人口中滿溜騷水。抽擦聲音嘵嘵放開。濃白的騷水流浸二人口邊。所以舌擦了牝戶。口含了玉莖。往來抽抽吸吸甚急。以二人淫興大動。急忙口含裡連抽一千多回。不覺二

人咽喉裡道。我洩了。吾死了。忽然潑潑來以有淫水突突打撲流浸。放了洩了。和做一處。又口中滿滿呑息一了。吁吁嗄嗄不絕。不停一停。耐忍不得。惹得二人陰精直滑流。便咽下呑去了。方纔二人都倦乏。沒有氣力。死了絕命一般。二人無言無語。但兩陰不許拔出去。就放在口裡。只是連洩了數次也。

　青春難再。可惜錯了好光陰。豈何況枕席淫慾之事大大個時辰。

話說犀節約定應諾沒到了。次夜。婦人有許多幽鬱之情。消愁悶悶而不歡情交媾。想越想越不禁止那一段淫慾之情。然後到了過三天。夕陽西下。却早撞鐘時分。響步脚步。婦人心中猛喜。滿面通紅。喜得眉歡眼笑。急奔奔的已到。飛步出迎。相見坐床並着而坐。問以沒到了經過。便把犀節抱着。又伸手摸摸那玉莖。須有滿心歡喜。就上床。又秋波送

眼道。我知道了。我看東西。婦人便去脫褲子。那玉莖起初也是軟軟綿的。被婦人把纖纖的手指兒捻了一會。便發硬起來。上下一般。又左閃一會。右閃一會。龜頭小孔摸撫。粗大光彩。甚大硬堅。遂即解襦裙。卸去裙褲放上床。只管推開牝戶。就扯住犀節的一手。把牝戶交與摸摸弄了。犀節就把手指牝戶上邊一摸。下邊一摸擦。指頭向花心掏摸了一會。又以盡指根深入抵着花心一處。摸摸數百回。復以一手摸摸乳峰。犀節慢慢細語道。我有些疼痛。所以東西卵袋夜夜連洩了數次。又倦乏身體疲困。沒有氣力。癡癱四肢。但快愈快了。今夜姐姐不想了不打緊。就我便摟住求歡。婦人雙手握定玉莖。摸弄上下移數百不放肯。秋波送眼。首肯點頭再三。却欣喜道。快說極好。妾既任身於你。既牝戶騷水湧出淋漓不終。流浸雙股之間。抱着他上床仰臥。玉莖面緊着用力。一聳直低玉莖口唇邊。便口內含了上下移數摸摸。舌吸龜頭道。咿咿

啞啞。犀節一手推床柱。一手伸去摸擦牝戶。又抱頭倒在一邊。與婦人親嘴數回。所以不耐煩。便把一隻脚架肩頭。一手握定乳峰摸弄。不多時便舌嘴在牝戶狠命亂擦。舌摸吸吸舌流浸騷水道。吁吁嗄嗄。連聲不絕。二人將犀節起身立足地。香蘭伏臥床沿。將玉莖臂□盡根沒抽入牝戶。亂抽一千多回。香蘭斜面娥眉顰蹙。身肢顫搖體扭道。極好。再送送後門。很好。吁吁。三淺一深進去罷。吁吁嗄嗄不絕。

却說此時香蘭的弟哥淑蕙。在裡書房怠慢千萬疑作。就看見放在窗前庭。但見月色穿窗。花陰滿庭。眞個好光景也。想一想那月正當空。明如白晝。姐娘說那裡話。又做了明證。拜月焚香。忙忙不要走了別路。已自訪得的。一有空隙走到香蘭臥房壁間房裡。即將(聽)吁吁親肉心肝。心肝去也極好。我要洩了。吁吁啞啞。聲聲不絕。男女二人。淑蕙當時聽罷。心中驚慌。更走近房窗前。着耳朶聽了一回。妙細語吁吁嗄嗄再

送送。又啞然開空隙窗扉。雙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火明鮮。一見心神散魂飛。見只就嚇得面如蒼白色。癡呆了開口。凝凝視那個二人全裸露露坐起。將玉莖牝戶餂刮亂幹淨摩弄一回。又姐娘仰臥在床。兩腿展開向上。犀節架肩頭。纖毛叢生。流浸淫水。牝戶向上聳迎玉莖。將犀節赤露露着身立近床沿。拜起兩腿。正在那牝戶。念正狂得只聳上聳下。連根盡沒亂抽。往來抽送。摸揉有一千多回。將更姐娘肚上爬騎伏。吁啞連抽一千多回。嘵嘵抽擦聲音放開。一連親嘴揀舌數十。嘴舌含了。姐娘低低妙細語道。吁吁心肝再送送。已牝戶淫水旁流太多橫溢。又流浸洩二人雙股間。竟歡這二人淫慾亂騷事體。當時不覺功淫心滿懷不能。惟有淑蕙難熬。自言自語想上心。多大年紀沒有婦人戲耍。可恨錯過了我的青春也。此時淑蕙雖是動興。却也不敢就心疾將意迷。不覺玉莖直豎起來。又褲中濕濕了。着實難熬。摩一回自己玉莖。將

反覆細看。那二人又有叫聲。二人去也死也。慌忙倒退幾步。羞得滿面通紅竟走了。急奔奔的跑到自家書齋房裡。此時袖中不覺落下一物。他也落下一物件。原來是金簪一個也。

話說那二人。婦人仰臥在床上。將繡枕墊在臀下。兩腿扒開。展脚抱兩腕。牝戶聳高高緊向上。把龜頭緊靠在花心裡。只管研摸揉。又呀呀吁吁連聲不絕。亂抽數千回。將犀節玉莖拔出仰臥着。昂昂然豎起八寸長。這玉莖口裡含了。餂刮乾淨摩弄。把白綾帕拭了牝戶。婦人遂翻身跨上去。把花心湊着龜頭。往下一坐。套了個到底。犀節捧着他雪白的臀。一起一落搖。婦人在上不住的一吞一吐。弄了許久。一個抽送迎合數千回。翻身將犀節按在底下。拿起兩隻金蓮來。看玩多時。抽送二千多回。婦人嗚咽妙細語道。妙好。吁吁洩了。連洩時也再送送。又然後雙手提起兩腿。仔細進退。出入急緩。抽送一千回之勢。牝中淫水太多旁

流。橫溢不止。越來得響。敢覺溜唬抽送音大放開。又耐念(忍)不得。嗚咽不能出聲。體動搖頭。微細語道。吁吁如今眞個要死也。再送送。將聳臂高湊上架肩頭。震脚體。扭直抵揷進去。玉莖緊緊的抽送。花心揷入。直停揉抽停一停二千多回。婦人雙了閉眼。胡言胡語。心肝吁吁嗄嗄不絕。只見婦人不住的把心肝來叫。把腰兒着實閃。不顧閃斷了腰。犀節急急忍住。望後便退却。洩了一半。忍了一半。婦人體纏着緊。淫慾火如焚。倍力着緊密擦摸。亂抽二千多回。犀節已連丟洩了十數次。所以手足雖動。癱在肚上。憑婦人抽送了。陰精只管帶出。便男子一般。濃白牽滯。洩流了十數次連去了。婦人又牝戶緊緊的向上。把龜頭抱緊。靠在花心裡直抵揷進。抽揉一千多回。却要抽出去。那裡得出。這犀節已幹得十數次。放了陰精水。癡迷死也。婦人不肯放。不許拔出去。就牝戶裡體纏緊密。又抽送盡根直抵。抽揉再送送四五千回。那犀節過了陰

氣燥火也。此時陰精已盡洩得不止許多。婦人着緊他扯臂。又甚急抽送數千回。已玉莖軟軟了。婦人要再送送應諾。犀節狠命送了二三十次。不覺又大洩放了。婦人體扭抱着他搖臂。自家體動扭搖臂向上牝戶道。呵呀不好了。好沒用也。却是一個空長東西。怎麼便還洩了。我不爽利也。從前多洩數次抽。却更沒用。方纔即軟了。玉莖也再不能舉。婦人慌忙便把口來含了。吮定一回。犀節却過不得。漸漸硬起。婦人口塞滿滿。婦人却又雙手握定玉莖。挪移數百回。左閃右閃一回。龜頭小孔急急吸舌了。犀節便覺舔不過。叫遂。(道)我要洩了。婦人即把口來承受。放了半口。骨的嚥下去。香蘭道。小小了陰水。那玉莖却又軟了。婦人又抱他臂。把口來含吮一回玉莖。犀節那裡過得。不覺的又硬起。那婦人便把牝戶揷入去。狠命狂蕩。急快抽送。亂搗數百回。犀節覺不堪。哀聲微語道。願姐姐徐徐。姐姐無苦我。把龜頭緊密在花心裡擦揉。五十

抽揉又却纔洩了。玉莖只是連洩了十數次也。犀節已昏昏的不知了。婦人便接過一口氣。不見醒。婦人却慌了。犀節口中裡細微語道。呵呀吁吁我死也。不能閉了兩眼。將婦人正還動火。直搗抽擦撞往。往來倍深。狂疾盡根牝戶裡。便甚急抽送數千回。這犀節無言死了一般。婦人所以牝戶寬綽。淫水流深太多。接一口氣。只是不醒。玉莖陰精流連不止。婦人又抱臂他。牝戶向上。兩腿緊緊着。急快抽送一千多回。婦人低低了只管吁吁心肝。連聲不絕。將不顧死活。不顧亂搗壞了花心。直抵抽扭一千多回。婦人不覺咬牙切齒。娥眉顰蹙。身肢顫搖道。吁吁啞啞。便牝戶緊小。就緩抽百抽。婦人啼哭道。洩了死也。復抱臂他。哭流下叫道。吁吁呀呀死也。却那淫水淋漓橫溢。流連不止。此時只見得肚上犀節五肢沒有氣力。手脚冰冷冷。便就氣絕之狀。香蘭轉覺驚慌。放手他身體。忙忙起身來推倒他床外。犀節轉倒在地。就便床柱石碎割其顏

頭面。所以鮮血淋漓流出地面。犀節見只就嚇得面如既土色。遂不起而死了。這犀節歡淫太重過度。精力漸漸耗散。容顏漸漸枯槁。又以快急甚急。連洩十數次。一跳跳到至死也。香蘭渾身精光。抱着一床綾被披在身上。只啞然也。方纔香蘭肚裡自家算計。原來香蘭是名門之女。生得俊俏。又最是伶俐乖巧聰明。急忙忙把白綾帕拭淨淨牝戶。忙殺整服整亂髮。穿好衣褲。將拭淨了那玉莖。便把放在床。他衣服就放在地面。反復仔細看見。就像含淚滿面慌怕。急奔奔的大喊叫道。救命救命。衆人聽了大喊叫起來。諸侍婢跑到。衆人慌忙入房來。看見犀節赤裸落命一個。見此光景在。那衆人忙手亂脚。着慌驚大叫道。呵呀呵呀。衆人驚得面如蒼白色。忙問道。香蘭號天喊起來是大哭。諸衆婢相對而搖首。放聲大哭。又掙出一身冷汗。氣力已竭。口中發苦。喘喘坐地。侍婢雙手扶起道。姐娘不要哭。不要害怕。放心罷。這是怎麼。香蘭首肯。再

三點頭。便放聲大哭。自流淚不止。停了一回道。是奴急奔奔的進入到房裡。對着慌忙雙膝跪下訴。便即摟住求歡。私通來往之意。復他叫道。小姐即千金之軀。熟(孰)是心忍轉茲見一線之惠恩。恩深五內。許諾戀情應不應。吾驚怕了。不能開口。復道。何無言。拒復殺了不肯脫衣。將道死即口閉。諸人何不傳旨又過殺了其樂。諸人不知。也就像他殺了。想一會也。都是忽遭此大變。料我仔細思。再無計算逃避別處陰了。又逃遁追跡他。天幸也轉倒他床柱石碎割其頭面遂死也。又香蘭哀哀慟哭。衆婢聽了驚呆了。只得回進玉鏡報知。玉鏡大驚道。沒有此事。氣又惱。玉鏡只管忙手亂脚着慌。只忙入房來看一看。又探聽出來家僕死了一事。再細說知一遍。香蘭相對面復放聲大哭。淚下如雨。嗚咽不能出聲。又息了一回。又淚流滿面泣。便如飛的一直趕走跪下地。所以因是香蘭心□雲雨。連洩去了十數次也。然疲不能立。又倒地而疲困

垂頭。但玉鏡衆婢皆不知也。玉鏡憂也。只管點頭不能答語。遂抱頭相向而道。是出大禍也。不要哭。姐娘放心罷。抱着擦背。玉鏡心中勃然大怒道。我姐娘且不要哭壞身子。那原來這奴隸無禮。已到天罰死矣。復雙眼丹睜相□大怒道。奴隸求歡之言。天下有此禽獸之徒也。奴隸若生。過我即碎割其首不足以泄此恨也。將擦背抱頭他。再三寬慰道。有家規約定他一族以不許。是不要性命奸淫之徒。後事落下一物如何。即淑蕙金簪一個結果。且聽卷下分解。

花影隔簾錄

錢塘　魏素珠　吹簫嫗　訂閱

話說犀節却死過了十數日。香蘭自想悶悶。心想起連夜仍歡愛交媾之情。有許多幽鬱消愁。又不覺情。想越想越不禁止那一般淫慾之情也。然後將空房獨宿。如何在床。怎當那月光明入。展轉無聊不能睡去。慢起身來垂珠簾半捲觀看。誰想一見了窗外邊空隙壁間。班竹數竿。盆花數種。其之下果然有點照物是何。香蘭接着窗扉仔細看見。又凝凝視。就便大驚吞息一了。見了一回。忽滿面蒼白色。却只見正在那金簪一個。即以前承我送至把金簪一個贈與蕙哥。落下一物也。香蘭無一語。自想道。原來是甚麼簪却落在。反覆一看又金簪。蕙哥何以所因復甚麼意思乎。許久點頭。再三首肯。計從心來遂妙計。急忙袖中收拾了金簪。忙忙回覆。蕙哥正在書齋窺。遠遠望見方纔回身輕輕步。遂上

床赤身露露仰臥。心上想起交媾之事。許久慾火正熾。所謂易食渴易飲。況是耐忍不住。猛想起那玉莖。把着裙子脫下。只見裙襠之中太多騷水淋漓濕了。婦人急忙忙兩股扒開。一隻挺起手巾拭□片手伸直。向牝戶中左掏右摸覓花心。掏摸了一會。忽然抵着花心一處。覺得了陶然。亦倍力只攻一處亂摸揉片手。不覺身子後面扳住兩股。向上直湊。搖着纖臂。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抱手指淫。誰想越不禁止那一段淫慾之心。忽將却把大角帽兒放挿進去牝戶亂送花心裡。又手摸着乳峰摸撫舞定。動亂體扭一千。握定帽兒亂搗送數千餘回抽了。低頭了又凝凝視其出入之勢。被帽兒點透了花心裡也。只見閉了雙眼。不住的嘻嘻微笑。口裡道。心肝好個標致心肝帽兒。吁吁只管喘息。那帽兒也濃溢狠命的抽送。准的過了得便把帽兒往左以左承。帽兒往右以右承。纖腰向上聳迎。聳下幾百。力也不停一停。花心內直抵亂搗急抽

送。不覺陰水淋漓流浸。弄得聲音放開十分。心肝爽利。體顫頭搖頻。更覺忙忙花心裡捻揉。右摸左擦。力亂抽送。只管狠命一套一套的。不顧搗壞了花心。雙頰揮紅。細語道。吁吁連聲不絕。

話分兩頭說。這淑蕙一日晚獨坐觀月軒。但見皓月半窗。觀燈明滅。不覺想起。一心念着只要雲雨。狂收作徹夜夜嗚啼哭淫慾之事。又想起〔會〕眞記。楊玉懷（環）外傳。武則天如意君傳。又念着只要見每覺春心難過。那其意蓋姐娘癡想。只因交媾善淫難遇。空裡想思。一稚深情極慕之情。然常獨坐無聊。便把那念想這癡心妄念。急低頭思想了。一人嘆息道。我每日自在書房攻書。想但人生一世。譬如狂癡意求做了這段風流。又是夜雲散長空。冰輪皎潔。晚風沈沈夜鐘。這淒涼只是無語低頭了。心上想起姐娘毬之事。不覺動興。慾火正熾。一陣熱烘烘肚下流出。玉莖的直豎隆隆。好像小解的濕了。伸手一摸。却是濕濕濃濃

的騷水也。又發漲甚大硬堅。玉莖恰似如鐵棍。原來起手已幹了數次也。這是日日思想。夜夜做夢裡是沒有空兒會牝戶。即以手銃也。忙忙脫去褲子。當時見了這玉莖直豎。約長八寸許也。此時摟不住慾火如焚。兩股扒開。只把自己玉莖雙手握定撫弄。復倍力捏摸。上下抽了數百回。又閉了雙眼。只管自想起牝戶。狂蕩亂抽上下又甚急。上下抽送一千多回。不覺吁吁連聲。吞進吐出。龜頭紫紅色大發硬。小孔滴滴直噴出。陰精將洩了。飛流出去了四五尺路。復深以興念愈高。又想起所見。每覺淫慾難過。那姐娘應有幾分姿色。又嬌聲妖態其戀情牝戶交淫之狀。將只把玉莖雙手撫弄一會。又想起自那姐娘牝戶。却便狠命摸揉。上下抽送。只見這玉莖甚大粗胖。鐵棍也似不倒。又白嫩無根無毛。根漸漸白又紅。龜頭又紫紅色。

話說此時香蘭輕移步。側邊樓下池邊經過。走進房來。窺見都是這個

模樣。忽細細悉見了。却早隱隱的。急忙忙進入來。便他的挨肩擦背。淑蕙大驚慌。忙忙放手玉莖。叫聲問道是誰。香蘭莞然而笑。應道。細語罷。是我也。我都悉見了。淑蕙又驚叫道。姐娘都看了。就是這樣罷了。恥辱也。香蘭復擦背道。不要緊。不要害羞。是此事豈敢以有將男女諸人自手幹之法。又有理也。淑蕙慌忙褲子穿着見禮。舉目看時。但見他蛾眉淡掃。粉香噴噴。笑面的美貌無雙。正是妖麗絕世美人也。香蘭滿面只見鮮紅紅笑嘻嘻的。便在袖中取出那金簪付與淑蕙。淑蕙見。滿面蒼白色。慌忙雙膝跪下對着向香蘭道。我就是這樣沒廉恥。又慌忙藏過袖中收得金簪。香蘭挨肩他笑道。我想世人那手銃將磨鏡角帽兒敢青春不再。雖諸人人生在世之理也。人生快活是便宜。豈敢以不戒是等爲便宜。以何恥乎人間之樂也。是豈敢以有將妻子又丈夫與人相換之理。未得妻婦相過。豈可無一二以償世人。那有將妻子又丈夫與

人償債之理也。但今寡居在此。只因丈夫又沒妻未得婦。只因夫婦行雲房事。絕無薄倖也。淑蕙點頭。首肯再三。致謝道。快說也。復香蘭道。手銃磨鏡角帽兒就人生快活是宜便也。守了寡空閨又未得婦。只落個虛名。不曾實實受用與丈夫。又妻婦又有何益。寡婦又空閨不守。便沒了丈夫的情。他出家丈夫之情怎的任解恩愛夫婦。婦人死了。便又娶着一個婆娘。即將前妻丢却□老媳婦。看起可不定守寡空閨的癡。也不曾快活得。不空錯了青春何去。青春不再。人生將都是一樣的。男子即交媾想越想越不禁止復情也。從此以後。就把手銃磨鏡一邊即出來消解也。我知道那房中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下的神仙也所以交接之情要心上的。就把索性濃想上心怎麼的。淑蕙復點頭首肯再三。仰頭滿面嘻嘻的。其意道。姐娘好說。有理有趣好模樣。香蘭莞然而笑道。我想一想請人不知不壞了名節。即暗裡事。暗裡秘密。

我們二人存好法是快樂。我們就是這樣罷了沒廉恥。自試之幹法我交與毬也。就把你也就把玉莖付與我。二個相抱相連。同型摸撫送手指。是事自己得心心念念要弄撫個不打緊。我與你身體一個。也是這番不曾一個歡樂也。手銃又角帽兒一邊出來消愁解悶。復不顧壞了心一樣的。不要外想。實在歡娛不可得。又不壞了名節一樣的怎麼的意思乎。淑蕙聽了完。欣喜如肯順從其意。點頭忙忙。滿面只見笑嘻嘻。復抱香蘭身腰。挨肩擦背又攬頭。忙忙解帶卸衣全裸。復赴牝戶着緊抱他。便摟了親嘴數回。以依樣赤露露出下體。香蘭細細看了。小臍之下肚面撲連撲甚大。玉莖直聳隆隆堅硬聳起搖。龜頭突突打撲肚面也。倒有八寸餘長。香蘭滿面只見鮮紅紅。大喜又驚道。呵呀。甚的標致卵兒。又甚的粗胖。鐵棍一樣的似不倒得。白嫩無賽。柄根無毛。似孩兒家一般的。是極好有趣。香蘭即時慾興難忍。笑而急忙忙把下面的脫

了裙子。又便解襦裙。却去脫下。放上床道。你看一看。將摸摸我毴。淑蕙大喜。便凝凝視細。見了嫩毛叢生紅紅的。生得肥肥淨淨高高豐厚。鮮鮮的牝戶開閉不止。牝戶兩瓣一吸一吸。勤動了保緊小突模樣。牝戶上邊流溜騷水開閉不止。牝戶下邊紅鮮鮮也。就扯住他手。把牝戶付與摸摸。又自己雙手摸弄那玉莖。又親嘴數回。香蘭坐椅上。兩腿扒開緊着他向上牝戶。急忙忙挪一手扶塞入。直抵花心。手頭根盡沒挿去。又忙忙搖臀向上湊迎。牝戶上邊一從。下邊一掀動。上下自己一手掌握定玉莖不來的。過三寸龜頭。便把上下挪移數百。玉莖復發漲。紫紅龜頭鐵棍即自用。香蘭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把握定。抽送一千多回。將一手往他腰搖動。又快急抽緊索抽一千多回。只管看見玉莖。復道。你要一手把乳峰摸摸。要將吸舌含了罷。好是好。花心直抵摸揉指頭甚急罷。正着我的毴。細看一細看。淑蕙視就細看了。那騷水淋漓。牝

戶兩瓣開閉不止。一吸一吸活動。恰似如有言語模樣。喜得滿面嚇色。細語聲道。很好。心肝有趣也。我牝戶吁吁啞啞。着實兩湊抽。復曉得龜頭吐沫津唾太多又乾。方纔香蘭忙忙花心湧出淫水。以又沫塗龜頭根。淑蕙將只見牝戶兩旁一吸一吸。動了陰水流沈雙股之間。亂送快急送。把指頭去摸揉花心。却如濃涎一般的牽牽連連。只管溜溜湧出。又抽擦聲音放開。將香蘭就便甚休不休。上下抽抽。握定玉莖。淑蕙咿呀連聲。吞進吐出。復直抵花心。摸擦一千多回。只見香蘭不住的遂心肝。來把腰兒着實閃。不顧閃斷了。淑蕙又揉掏抽送一千多回。淑蕙耐忍不得。不覺忽然龜頭發漲。又體搖兩股顫搖。便捺不過。叫道。我要洩了。香蘭見了這玉莖。忽雙頰揮紅。就忙忙即把口來承受。放了一口。骨的多嘸下去。又把口來含吮吸舌一回。玉莖過得不益的。將玉莖含弄口唇裡。這淑蕙熬□不走。硬起來更洩。連忙以口承受。香蘭都吮咂乾

了。又去弄他玉莖。卻又洩了。香蘭卻又吃了。把玉莖偎在臉上吮咂一回。咬嚼一回不肯放。如此不休。不計其數。香蘭細語道。好滋味。還不盡興。淑蕙不忍去。只管把他扯取腰來。牝戶甚急摸擦。復香蘭微聲道。大洩了。把玉莖去也。洩了時。根甚大壯堅。龜頭發漲緊硬。潑開小孔口塞滿滿。突突撲打撲直噴進去。熱湯來口中裡。眞個有趣好滋味。嚥下去也。試一試再送送。我洩了時。牝戶兩瓣保緊。吸吸動了。復開閉不止。花心穴復注水滿滿淋漓。大穴開閉的不能禁止。更牝戶脹滿。吸吸的有趣也。不謂這般知趣。又生得這妙物。內裡塞緊無餘。又酸又癢。使魂靈但已飄散。人間之樂無愈於此乎。香蘭許久慾火正熾。遂上床了。赤身仰臥。兩股扒開展脚。淑蕙聽了。復只管看見牝戶兒。欣喜慾狂。便向坐椅上。對着牝戶。便把一手摸撫乳峰。更把香蘭兩足勾在頭架上。只管摸掏。淋漓騷水牝戶兩瓣脹滿。一吸一吸。淑蕙的復口唇當了牝戶兩

瓣吸舌。抽送了二千多回。又舌頭花心裡一千多回。香蘭自想起淫交之情。體扭向上牝戶。將上下動臀搖。快急一千多回。身子搖擺不定。便似浮雲。自想起從前妖淫雲雨之狀。快活難過。淑蕙將把指頭摟了千多次揉擦。將含口裡搖着舌。吸了花心吮定緩急一千多回。香蘭白腿推起。兩股大展開。細聲低了。只管心肝心肝吁吁。淑蕙揉撫了乳峰。將細看了牝戶。便摟了親嘴數回。只管他扯取臀。來牝戶口來含了花心摸擦。吸舌一千多回。都是不休交換。將一手直指向花心。左掏右摸覓花心。掏摸了一會。又深入抵着花心一處。又突角上邊覺得陶然。只是閉了雙眼。咬牙切齒。雙頰鮮紅紅。體扭將體搖擡身喘氣不覺。微聲嗚啼道。如今要洩了。淑蕙連忙以口承受。却放了時。便牝戶脹滿。吸吸的花心。兩瓣抱緊。開閉的不止。將花心穴湧出。陰水浸浸突突不止。香蘭雙眉緊緊閉。四肢酥軟又震搖。自想起玉莖洩了花心裡。都和做一處

意思。淑蕙却把舌尖餂刮又吸吸了。却如濃涎的一般流流。口中滿滿溜溜。將抽送數百回。抽擦聲音口中大放開。香蘭那裡熬得。只管把身軀扭。又自己體顫。牝戶却又有些活動。淑蕙做兩三口吃了道。眞個有趣。怎般好滋味。又牝戶兩瓣餂刮。指望還要他洩。不肯便放。香蘭滿面大喜。將抱緊口唇。摟接玉莖含弄。又咂咂餂刮一回道。你嫩質輕軀。此輪爲何獨粗長大。似此能不令人愛殺。淑蕙不覺心動爽利。就將玉莖過得不僉的又硬起來。還興不盡。把指頭去摸撫牝戶花心。當時兩個笑而不答話。再送送。所以都是一樣的。你無言。吾也無語傳意思。但見其模樣。兩個不休四個時辰。兩個手足雖動癱將。香蘭愈加猖狂。不顧性命。正是睹不顧性命。貪淫慾死甘心。此異事也。今見香蘭與淑蕙。方纔淑蕙道。自見姐娘交媾以來。廢寢忘食不能。今我幸欣幸何言慎勿以樂。自此□間□歡不能極好。復伸手摸入牝戶裡。牝戶則又濕濕了。

玉莖又則易然堅舉甚大。香蘭點頭。忙忙道。不要煩惱。就不要想話。我語羞人羞。漸和做事。此事非偶然。只因前世遺福。所以果世良偶。就□指說。豈敢以邪淫而手淫相請。只是他日之憶。譬如從海不至覆溺能有幾個。況且白日易去。青春不再。人生在世。眞如一場大夢也。何以煩惱乎男女之間。淑蕙莞然而大喜道。相遇的即是此良因緣。那更鼓已經五下。蓋將兩人只是連洩十數次也。

却說淑蕙在房。自此淑蕙深以興念高。又想起連夜那幹事。仍歡娛手淫交媾之情。每覺淫慾難過。那姐娘應有幾牝戶。又嬌聲妖態。其交與玉莖手淫。將淑蕙摟不住慾火如焚。只把玉莖雙手撫弄半個時辰。當時更興濃。急急的癡想。只因交媾手淫難過。空裡想思。一穉深憐極慕之情。這癡心妄念想急。雖倒覺有些害羞。不能禁止。却早快隱隱走到香蘭房壁。就將有空隙看見了房裡。此時在房裡燒蘭湯洗浴。是香蘭

浴。當時浴罷。自到房中。淑蕙伏在窗邊。在壁間窺着。只見明鮮鮮了椅上。脫了衫裙燒蘭湯。盆滿要燒蘭湯洗浴。是香蘭洗浴。此時香蘭浴全裸。露出那肩胸又兩點乳峰及下面。但見小小的一個肚臍。那腑之下嫩毛叢生。生得肥肥淨淨。高高豐厚。鮮鮮的露出。即牝戶也。既而香湯略拭。全裸輕輕□。好像又那步步金蓮放在蘭盆之中。淑蕙細細看了。即看想嘆氣。口中裡道極好。當時若不被那老苦纏去看。又豈不親見月中人了麼。那浴盆姿態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編。(遍)不覺褲內濕濕了。又直從(聳)硬起玉莖。反覆看一看。凝凝視。口中裡呀呀。即淑蕙打個照面還不知。可是香蘭兩腿大開。坐浴盤上。牝戶兩瓣摸揉數百回。便把臂尖向湊上。指頭插進去花心。直抵亂抽數百回。不住得立足地。便去將一個大號角帽兒。端頭都是光光的。大龜頭一般。約有尺來樣長短。握定穿了絨毛兒。兩腿扒開又低頭了。自己將輕輕插進去牝

戶內。又塞滿牝戶兩瓣。一手握定。抽送一千多回。便索摸緊密花心。復淺抽深送。急緩抽二千餘回。姐娘低頭下面凝視。看見抽送出入之勢。只管抽送。方纔雙了閉眼。口裡〈裡〉道。心肝。就便只管甚急急連抽送。抵着一處花心緊密塞滿帽兒。上下兩瓣吸吸活動。牝戶突角緊小。又一手摸乳峰亂揉。姐娘不能煞得情興。即大發動。將亂抽牝戶向上。搖頭震腳。將花心揉揉一千多回。口裡道。心肝心肝。是眞個有趣。聽聞了抽送聲音放開。姐娘自想起淫交之情。不覺又淫慾發起興來。念正狂只得長軀抽送之情。魂蕩心迷。恨不得只管口裡吁吁咿咿。不緩不止不休抽送。已有騷水太多流出。姐娘啼哭息了。口裡好好又幾百。倍力抽送。帽兒往右以右承。往左以左承。抵着一處花心緊密二千多回。咬牙切齒。嗚啼吁吁。耐忍不住。體顫頭搖頻。閉了雙眼顰蹙。口不能開。只管吁吁啞啞。更抽送一千多回。死摟的不放那帽兒。口裡道。洩了死也。

將姐娘急忙忙低頭了。倍力狂蕩抽數百。以不叫細聲語道。丟了丟也。淑蕙便就悉見了。不覺摟不住。想起慾火如焚。只把玉莖硬聳了。急忙忙雙手握定弄撫摸。上下抽數百回。但見淑蕙耐忍不住。急忙忙進入。如飛的走了。一直趕到房裡。香蘭朦矓見了。帶着笑顏。全裸露露。慌忙走迎入他。親嘴十數回。又往常親嘴舌頭送過套。淑蕙急忙忙伸手。一手摸牝戶。又香蘭就便全裸。也秋波送眼。喜得眉歡眼笑。緊着他。扯把身道。你看見乎怎麼的。就扯住他手。把牝戶交與摸擦。香蘭點頭。再三笑面。見了那玉莖。伸手弄摸一回道。呵呀好也。好個大卵。我的好個光卵。好個無毛根嫩卵。把玉莖雙手握定弄摸。上下移數百回。淑蕙細語道。是姐娘這□不曾歡樂幾日。却是可恨。耐忍不禁止玉莖。又忘不了姐娘牝戶。香蘭點頭首肯再三。笑將忙忙就他。雙手把牝戶付與摸揉了道。心肝。我愛蕙哥標致。故此不惜身子性命。你不要煩惱。又消愁解

悶。而雖我將是好。是有一法。此我撲着身子把臀尖聳起。你便把爬上來。如龍陽一般。淑蕙聽了。喜面嚇色。點頭再三。即如肯順從其意。又便解却去。脫下褲子放上床。見這玉莖紅白無毛。更大硬堅。聳上聳下。搖根肛面。撲連打撲。淑蕙完欣喜慾狂。便向香蘭再三致謝道。有趣。香蘭伏臥在床。扒開兩腿立足地。即雙膝豎起。雙足蹲在床上。如忍小便模樣。斜面仰頭笑道。我愛龍陽。蕙哥與我美一個矣。又只此極好。這是我與從前是如此慣也。將在後面洩了。這是手淫不比大爽利。淑蕙又赤露着身。立近沿。就香蘭背後面。雙手握定抱肚。他立足地。兩腿正在着緊臀穴。向香蘭微聲語道。把些津唾沫滑了玉莖龜頭。輕輕塗擦了。又尻穴滑溢。龜頭却又有些活動容易也。將一手把乳峰摸撫。我美也。將就便一手弄撫牝戶上邊突角。只此我極好也。淑蕙急忙忙自曉得龜頭上抹唾太多。又沫塗根。將玉莖從臀尖那尻穴徐徐抽入。那玉莖又

濕濕的。所以進去稍寬容易。及再進去寸餘。修巨塞滿滿緊密尻穴。又再進去其半。盡根沒。覺得入內緊暖。此那便覺極好有趣。只見香蘭光光的聳起尻尖。雙膝倒豎。循而下之。便嬌嬌不住聳動向上。又淑蕙看了。將玉莖深入抽送連連。反送套弄。送得見只玉莖根有些白的帶出來。這個便是精了。即做了油一樣也。就淑蕙急忙忙伸手。一手便把甚急摸撫的牝戶上邊突角。一手摸撫乳峰急急。此時香蘭便把尻向湊。上下動搖。便去將握定一個大角帽兒。自己將輕一輕挿直去牝戶內。又塞滿牝戶兩旁。將尻穴塞滿。抽送二千多回。便索摸揉緊密花心。又淺抽深送急緩二千多回。亂抽不住湊合立足。淑蕙抽送上下。急急的活動。自己尻搖展上。香蘭低頭。下面看見抽送出入之勢。停一停。一會不能煞得。情興大發。復却將亂抽甚急。牝戶向上。尻湊迎扭。話不休二千多回。兩脚震展開。却不能夠自定。閉了雙眼。雙頰面紅紅的。口裡道。

心肝心肝吁吁。蕙哥怎的麼。聽聞了。抽送聲音溜嘵放開。淑蕙又淫慾發起興來念正狂。只得款款亂抽之勢。魂蕩心迷。恨不得只管口裡極好吁吁不絕。兩個慾火早動。已有騷水太多流出。那玉莖又是濕濕的。所以又抽出。音溜溜大放開。淑蕙耐忍不得。強着緊握定乳峰一摸。忽然大洩了。引得花心癢難撓。香蘭下見只玉莖大發漲。尻穴緊密塞滿滿。又牝戶中濃精牽帶不斷。濃濃的二人淫水便熬不走。所以陰水直滑流浸。淑蕙七顛八倒模樣。就香蘭還不盡興。便把帽兒深入花心一處。着實甚急送送一千多回。娥眉顰蹙。兩肢顫搖體扭。濕癢難禁。死活不得。嗚啼微聲語道。耐罷忍罷。不休再送送。淑蕙急急往望後便退却。洩了一半。忍了一半。那玉莖一半經過洩透。只是發狂狠。停了一會。又抽送進去。甚急模樣。牝戶上邊突角着實重抽。復香蘭思思想想起的嗚啼道。心肝吁吁咿咿。我直待弄死。蕙哥便休也。那淑蕙抽了許久。不

覺牝戶來。依舊忍住。望復便退。又洩了一半。忍了一半。刻許久又送進去。緊緊的抽送。又覺牝戶花心來帽兒。香蘭正幹得酣美一處。把帽兒勾緊。着實摸揉擦掏不住。淑蕙又不及抽出。却便連洩透了。香蘭閉了雙眼頭搖嗚咽哭道。心肝吁吁。又亂抽搖。臀尖向上。臀扭活動。淑蕙復道。還如今要洩了。又香蘭正還動火。直搗撞往。往來倍深狂疾。盡帽兒花心甚急抽一千多回。亂搗不顧壞了花心。這淑蕙兩腿漸閉。伏在香蘭背面上。吁吁嘎嘎不絕。玉莖緊在裡就尻穴。復上下抽將。摸揉牝戶突角上邊。香蘭不覺咬牙切齒。吁吁啞啞。更牝戶緊小。就急急抽三百回。深抵着帽兒抽。直噴進出。陰水洩花心內。嗚啼道。洩了死也。復叫道。心肝死也。却那淫水淋漓橫溢。流出不止。此時淑蕙兩肢震搖體顫。復道。呀呀還洩了。兩個身子不休。搖擺不定。便似浮雲。又快活難過。兩個接擦不住。玉莖牝戶都連洩了。和做一處。淫水流下浸浸兩個雙股間。

不知死也活也。不知的有趣。兩個只是連洩了幾次也。方纔二人手足雖動癱。不敢起床外邊。香蘭坐床上。便把淑蕙抱着。香蘭把手摸玉莖。是既軟了。揉摸再不能舉。便把口來含了。吮定了一會。玉莖漸漸硬起來。把香蘭口塞滿滿。復香蘭却雙手握定玉莖。上下挪移數百。復淑蕙親嘴。兩個弄得把伸手摸摸牝戶。却是淫水淋漓了一手。急忙忙耐忍不能。下面跪坐。仰面把口當了牝戶吸吸舌吮定一會。上邊將下邊挪移數百回突突。忽然香蘭吞息吐息叫道。呀呀不可思不可想。如今要洩了。淑蕙連忙忙口承受。却放了滿滿口中裡。淑蕙道。做兩三口吃。也眞個有趣。怎般好滋味極好。又牝戶兩瓣餂刮吸舌。不肯便放。香蘭笑道。原來起手已幹了數次。這是第二法也都是不一樣的。所以第三法。何謂是牝戶插入進去玉莖也。亦眞個夫婦行雲交接之法也。將更興濃濃。是又這其風流只般何以言乎。淑蕙急得握定香蘭雙膝。復親嘴

數回道。姐娘今日之事復何言樂事。將快活也。方望姐娘垂憐。生死感激。香蘭復擦背抱頭他。嘆了一口氣道。絕無交接及一年。丈夫又空房。雖淫樂歡娛知道了。而雖手淫又後庭交接之便宜。便就常有定情。即不要說我與蕙哥身體一個也不打緊。只管臂入玉莖。又帽兒挿深牝戶。便宜求歡爽利也。

却說過了三天。外邊的就是侍婢接了信書。急忙忙進來送與香蘭展開看之。其信書一封着。一看心中驚怕。丈夫生德的已到錢塘。回來歸到了家。過二朝四日。此信急忙藏在袖中。不覺眉頭一皺。計從心來。遂妙計。香蘭對向淑蕙。不敢隱瞞。只得說道。我自有一計策。即我付與你姐姐身子。我知道了少婢之中有一個年紀十八。標致又伶俐。復默寡言輕挑沒有還沒私心。至信深憐愛賞。我想倒小二歲越發可愛了。也就却倒有事本事。又這個却便無賽的。便做他以不私言也。但就把明

晚相好。暗暗裡來我臥房。須俟更深。諸人睡熟。然後過來。二鼓也意思。又覺默言。停了一會。所以第三法幹到。淑蕙慌忙雙膝跪下。歡喜又滿面。大喜感激。再三致謝道。不妨。差不多年紀我要好。愛多大年紀婦人恰似姐娘。

話說淑蕙意氣揚揚。手舞足跳(蹈)過了一日。到了次夜二鼓。是夜二鼓至更餘。房忽見一婦人推門而入。驟把燈火吹滅。不知是人。正欲訪門。(問)忽那婦人反把淑蕙抱住。親嘴數回。兩個舌頭吸活。送舌頭抽舌頭。津唾吸含嚥咽。復婦人無言。淑蕙也無語。自此深以興念愈高。又想起牝戶放在裡活動玉莖。每覺淫慾難過。婦人是眞個香蘭也。亦在久既便許久慾火正熾。所謂飢易渴易飲。況是餓狼一般。既牝戶寬綽。淫水太多。比不得那緊又乾宛處女。既緊牝丸揷入數粒牝戶。而淫水流出。方覺溫潤牝戶。兩瓣吸吸的開閉不止。玉莖將其淫慾戀情。交媾

淫情如烈火。只見尤物直豎。八寸有餘長。龜頭紫紅硬。無毛根甚大。香蘭遂揭帳子上床聲音。已自赤露露仰臥。淑蕙不知是香蘭。又忙忙解帶卸衣全裸。復赴牝戶聳進。急急抽。又一手摸撫乳峰。一手抱腰他。亂抽一千多回。香蘭急忙忙兩腿扒開。展上兩足架肩頭。他亦應迎聳抽。迎送湊上一落一起。進又迎送響二千多回。又左右□一般。花心裡裡穴緊密龜頭。兩個不休。身子轉體扭摸着揉擦花心裡。亂搗抽送。復體纏不休二千多回。玉莖牝戶陰水都流浸。濃白帶的溜喨抽送音聲大放開。其模樣狂蕩標致。不知死也活也。不知的有趣。只管連根盡沒抽送。只見兩個不住的不顧壞了花心亂搗。把心肝握定抱腰兒。又乳峰着實閃。不顧閃斷了腰兒。乳峰又牝戶性命壞了花心矣。狂蕩體扭模樣。淫水流溢流下二人雙股間。只管連洩連丟了。不許拔出去玉莖。無言無語也。則再送送便泄了。淑蕙兩腿漸軟閉伏在香蘭肚上。香蘭愈

加猖狂。不顧性命。正是睹不顧性命。貪淫死甘心。兩個不說話不答語。之後再送送。體扭纏搖身向臀。不許拔出去。就玉莖緊密在牝戶花心裡。將這香蘭被他抽渾了。似死不死。活不活也。不叫定也不叫止。只憑淑蕙便了。那個玉莖抽牝戶。送到五更有餘。歡娛得意。只是的二人自家去了死也不能禁止。又都洩了。和做一處。只是香蘭也不應聲。不許拔出去玉莖。仰臥抱腰他體纏。連洩了十數次也。而還兩個不盡興。方纔兩個手足雖動癱少許一頓。淑蕙心上想。是婦人不應語無言有發聲。吁吁嗄嗄咿咿。反覆細看。心中疑惑難悶。問道是誰。香蘭莞然而笑。又點頭忙忙應道。是我也。不煩惱不想話。淑蕙大驚叫道。我等是這樣罷了。都是沒廉恥壞了。心有害羞。我敢苦姐娘被這廝侮辱了。香蘭滿面笑嘻嘻。一面親嘴。復擦背那他道。你話都是一樣的沒廉恥。但我知道了。細想一想。我言不打緊。我與你身體一個也。故此不惜身命。又不

煩惱事。即盡歡娛。是事第三法幹也。又我美也。又一手伸手磨弄玉莖。復道。我與你□做了得了。又諸人不知露水夫婦。此乃天緣。實非偶然。只依因緣也。不要緊意思。此非乎還。豈可以邪以淫。誰之言乎。淑蕙聽了。深深一揖。喜得顏面道。我安堵心中。就把扯他乳峰。親嘴數回。又雙手伸手摸撫那乳峰牝戶。香蘭道。你心心念念要弄倒去了玉莖也。初得滋味怎的麼。淑蕙聽了含笑而不答語。自想起牝戶一個。初賞(嘗)佳味。自然方與之甚興高。即再送送意思。淑蕙是心忍轉。茲在畏縮。任意安心住落也。兩腿扒開仰臥。香蘭喜極。遂復以雙手磨弄玉莖。又以口來含了。口尖嘔咂吮定了一回。又咬嚼一回。香蘭口塞滿滿。玉莖上下口唇摸摸。搖舌吸吸了。又自軀體動搖臂。香蘭慾火早動。烈火耐急不住。便又伏在他身上。不多得便舌嘴數回。把一手扶玉莖插進去。花心湊着。聳臀。聳上亂抽。又一坐套了個到底。淑蕙抱着他臂。一起一落

搖臀。香蘭在上。他身不住的一吞一吐。弄了許久。一個抽送緊密迎合
不休數千回。復保緊直抵。停一停揉摸擦。抽送二千多回。兩個細聲道。
妙妙吁吁啞啞。連聲不絕。又連洩時機。兩個不休再送送。又然後雙手
提起兩腿。仔細看見了。進退出入。急緩抽送二千多回之勢。兩個情興
大發。魂不附體。狠命連抽不休。又緊密送。又耐忍不得。不能出聲。嗄嗄
啞啞呀呀連聲。牝戶淫水太多。旁流橫溢不止。越來得響。聲覺溜喨。抽
送音聲大放開。又耐忍不得洩了。和做一處。沒□了緊緊的直抵抽擦。
深入花心亂抽。直停一停二千多回。那二人雙了閉眼。胡言胡語。吁吁
啞啞不絕。淑蕙急急忍住。望後便退却。洩了一半。忍了一半。香蘭軀扭
着緊。倍力摸撲。亂抽送二千多回。淑蕙又已連丟洩了數次。香蘭又牝
戶緊緊向上。把龜頭保緊。靠在花心裡直抵插進。抽揉送一千多回。又
香蘭不肯放。花心裡龜頭緊密。又抽送盡根。不要想不休。再送揉二千

多回。香蘭體纏抱着他。聳臀體動扭。復搖臀甚急向上牝戶。不顧亂搗壞了花心。不覺咬牙切齒顫搖體。呀呀吁吁。嗚啼哭道。還洩了死也。復抱身他叫道。呀呀眞個死也。却那淫水淋漓。流出不止。續續直噴花心裡。此時只見兩個沒有氣力。便就氣絕一般。只是不休。香蘭伏臥他身上。不拔出去玉莖。連連洩了十數次也。仔細看見無毛玉莖。根盡軟了。又痿疲敢起倒不能舉。只見牝戶又兩瓣上邊突角太腫。張沈慢紫紅色太寬。花心不閉止穴。只管開放太寬穴。其下邊淫水溜浸流下。方纔已五更也。急忙忙起身。淑蕙喜得滿面道。我愛姐娘。深謝感激也。復心肝我姐娘。只是歡娛不忘。是夜更興甚高濃也。日日却是可樂又是也。自家保重。宣淫妖淫。所以精神漸損得病也。我爲以求願姐娘不要損壞了身子也。香蘭點頭再三。笑應道。好說話。我弟哥標致。故此不惜身命。我愛弟哥。然可後邊自有日子。只是弟哥好好將息。又自家保重。不

要損壞了身子呀。淑蕙如肯順從。首肯再三。復兩個當了口唇舌尖送迎。津唾嚥咽送合含了。親密親嘴數回。淑蕙急忙忙轉身回去自家書齋房。却說香蘭急急的收拾掃掃完了。就便燒蘭湯洗浴淨身。又牝戶澡淨淨。而香湯拭潔。便又換新衣。穿了一套之新艷麗衣服。復蛾眉淡掃。粉頸面滿面嚇嚇鮮紅紅。又換了一床新艷美潔的鋪陳。又見寶鼎焚下香餅。煙搖搖如白雲。那時淨月光照耀。花陰滿庭。看一看復回身輕輕移蓮步上床。燒藥嚥下一粒。莞然而笑顏。雙了閉眼又不能開。將無言也。癡婆子傳詩曰。

心在巫山意在雲。只緣宿世有情根。阿娜尤媿能嚼指。今者佳人更倍增。

所謂生難其樂配合。死得相樂。巫山之夢永却。香蘭歎。

花影隔簾錄完

花影隔簾錄跋

余觀此野史花影隔簾錄。則盡終殆汚穢且俗。是事天下無雙矣。何以足深聽其言。以將其交情之氣。妖怪將奇姦淫。或以備畜生邪淫交媾。此異事也。故無聊觀之者。當以會意。而信者固愚。疑者又愚也。所謂此書。正在邪諸人皆不知不傳。又却滅以欣幸言矣。

光緒己卯年仲秋錢塘溪衙梓於自跋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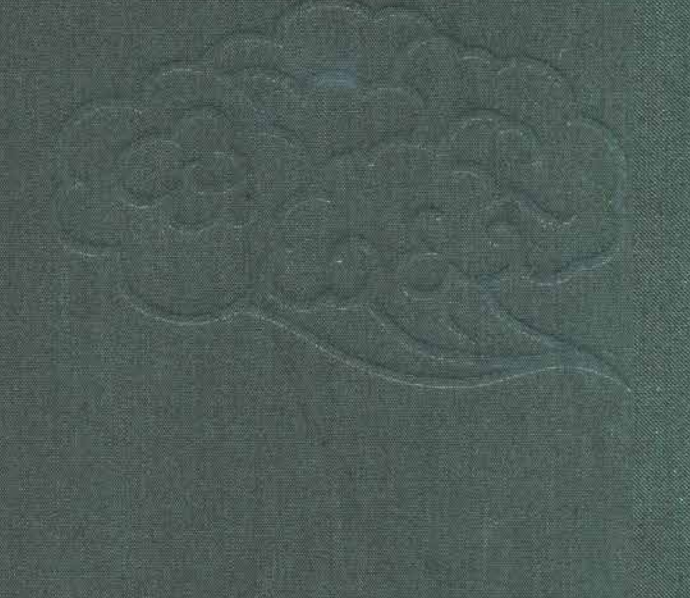
思無邪滙寶［外編(一)］

遊仙窟・趙飛燕外傳・趙飛燕別傳・武曌傳・控鶴監秘記
大東闈語［繪圖本／排印本］・三山秘紀・春鬩拆甲
滿娛樂散雲史／枕藏史・花影隔簾錄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湯秀蘭・楊俶儀・薛淑敏・陳櫻瓊・李美黛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8月

定價2100元
ISBN957-8592-59-0（一套；精裝）

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